屈萬里先生全集⑰

屈萬里先生文存

第五册



雜著

目次

雜著

讀老劄記

五月子

——兼論同音字的附會

五月子的不祥是由於同音字的附會——船家底諱「沉」「到」「飯」——「福祿壽」和「五幅」——事物的附會——栗、慄、立，棗、早，玦、決——龜、久、蓍、耆——地名的附會——柏人與迫人——日辰的附會——丁、丁寧，巳、變改——五月子的男害父，女害母，——田嬰說「五月子者，長與戶齊，不利其父母」——五午的同音——「午其眾」和午逆——長與戶齊的「戶」字——戶和午逆——拋磚引玉

五月五日生的兒子不吉祥，在山東的西南部，江蘇的西北部，都這樣的傳說。而且這個傳說，是於古有徵的。但是五月五日生的兒子,為什麼不吉祥呢?這點,似乎還沒有人解釋過。我覺得五月子之所以不祥，乃是由於同音字的附會。現在且放下正文，先從附會同音字的習慣說起。

常乘木船的人，都會知道船家對於沉重的沉字，諱莫如深。因為它是和沉溺的沉字，同音的緣故。在魯西的運河裏，假使船的前頭載太沉重時，船家叫做「前丁」。後船裝載太沉重時，便叫做「後拖」，左舷或右舷太沉重時，又叫做「左瓦」或「右瓦」。船家自然是最怕沉船的，因

而他們對於這個不祥的沉字，是無論如何，也不肯說出口的。

川江的船板主，這類的忌諱更多了：他們因爲到達的「到」字，和倒退的「倒」字同音，於是不肯說到而說「攏」。吃飯的「飯」字，和翻船的「翻」字，聲音相近，於是把飯叫做「粉子」。飯碗的「碗」字和完了的「完」字，聲音相近，於是把飯碗叫做「蓮花子」。

此種習俗，並不限於船家。我們常見茶壺上面，着畫一隻鹿，一隻蝙蝠，和一個長鬍子的老頭兒，那便是代表「福祿壽」。又常見比較講究的木器上，往往刻着五隻蝙蝠，那便是象徵「五福」。諸如此類的情形，在山東的濟寧一帶，叫做「媽媽經」。

這些媽媽經，固然很可笑。在縉紳先生們看來，是不配登大雅之堂的。然而歷代的聖經賢傳裏，卻也有不少的媽媽經存在着。這裏，順便舉幾個比較古老一點的例子：

一、事物的附會

譬如栗子和棗。論語八佾篇，有一段話，說：「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這是把栗樹的栗，表示戰慄。這個意見，孔夫子雖然不贊成，但可以證知當時（至少是宰我個人）曾有這樣的附會。

儀禮裏說新婦初見舅姑的時候，要拿着棗和栗子作贄見禮。國語裏對於這個禮節，也曾提到。魯語上說：

> 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

拿着棗子和栗子去見舅姑，爲什麼就算是「虔」呢？韋昭解釋說：「棗取早起，栗取敬栗」。既既起（自然是早起向公婆請安），又敬栗，自然是虔敬的意思了。直到現在，魯西舊式的婚禮，還有一個節目，叫做「撒帳」。由新郎的本家嫂子或表嫂們，拿着棗和栗子，撒在新夫婦的床上。口裏還唸唸有辭，多半是祝福新夫婦早生貴子的話語。據年老的人說：「棗是表示早，栗子是表示立子」。用棗和栗子，就是希望「早早立子」的意思。這對古禮說，雖然已經變了相；但對於同音字的附會，眞乃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了。

其次，譬如玦。莊子田子方篇說：「儒者……緩佩玦者，事至而斷。」這是用玦表示決斷的意思。史記項羽本紀，記鴻門之宴情形，有這樣一段話：

> 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者三，項王默然不應。

范增用玦向項王表示，請他決意殺掉沛公。這自然就是莊子的說法，把玦表示決斷的意思了。

復次，譬如蓍龜。卜爲什麼用龜？筮爲什麼用蓍？在古書裏，雖然有許多神話，說龜怎樣的靈，蓍怎樣的神。但那些神話，終難使人相信。論衡裏有一段話，曾談到這件事情。卜筮篇說：

> 子路問孔子曰：「豬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由此言之，蓍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

固然，論衡所引孔子的話，未必眞正是孔子說的。而劉向的洪範五行傳也說：「龜之言久也」（初學記卷三十引），又說：「蓍之爲言耆也」（藝文類聚卷八十二引。明刻本耆字多誤作蓍，今

正）。可見這個說法，從西漢時候就有。我以為如此說來，眞乃一語破的。年高德劭的人，閱歷的世故多，可以根據他的經驗，斷定未來事情的成敗吉凶。那麼，古老的生物，在古人想，也應該前知已往，後知未來。龜字的音讀，既和舊字或久字相同；蓍字的音讀，又和耆字相同。一是古舊，一是耆老（龜壽長，蓍是多年生草本，固自有它們得名的原因），用於卜筮自然能辨吉凶了。

二、地名的附會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裏，記載着這樣一段事情：

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

這是把柏樹的柏字，附會作逼迫的迫字，因而逃脫了一條性命。

三、日辰的附會

儀禮少牢饋食禮：「少牢饋食之禮，日用丁巳。」鄭康成的注說：

內事用柔日。必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

這是以丁來表示丁寧，以巳來表示更改（改從巳得聲，古音相同）。所以用這兩個日子的緣故，乃是為了「丁寧」和「變改」的令名。

周易革卦的卦辭說：「巳日乃孚。」六二爻辭說：「巳日乃革之。」經解家對於巳日兩個字的解釋，多不能使人相信。只有宋人朱子發，和清人顧亭林、吳淩雲等，以爲巳乃十干的第六位之巳，用這日子是來表示變改的，這個意見，非常高明。吳淩雲的吳氏遺著（卷一），既引述了鄭康成注少牢饋食禮丁巳之說以後，而又申之曰：

巳讀若改，與幷讀若開，豈讀若愷同例，從攴爲改，又與學爲斆，启爲啓同意……巳日卽改日，改日猶革日也。

由此看來，「巳日乃孚」，隱然是說：「到改革的那一天，大家才能够信孚。」「巳日乃革之」隱然是說：「到改革的那一天才改革。」因爲在革卦，所以用巳日。這種江湖術士的口吻，誠然是說破不值半文錢。然而，那裏知道這「人更三聖」的周易，其眞象就是如此啊！

總上所說：可知在民間，在聖經賢傳裏，都有附會同音字的情形。於此，可以進而探討五月子所以不祥的理由了。

前文說過，這個習俗，是於古有徵的，風俗通說：「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也。」（史記孟嘗君列傳索隱引，今本所無。）可見在漢代有這種「俗說」。史記孟嘗君列傳裏，更記載着一段這樣的事實：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

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嬰默然。文曰：

「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

論衡福虛篇和四諱篇，也有類似的記載。可知這個習俗，從戰國時候就有。前面說過，五月子所以不祥的原因，我以爲是由於同音字的附會。我們試看這五月五日的五字，究竟和什麼不吉祥的字同音？說文：「五，五行也。從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這個解釋，對與不對，我們不必管他。可注意的是許叔重既用「交午」來解釋五字，可以知道，五字和午字同音。所以左傳晉國裏的夷羊五（見成公十七年），在國語裏便作夷羊午（晉語）乃是最確切的證據。午字又和牾（或仵、忤、迕）字同音同義。說文：「午，牾也」。禮記哀公問篇：「午其眾以伐無道。」鄭康成注也說：「午其眾，逆其族類也。」可知午字就作逆字解。午既是午逆，五字又恰和午字同音。那麼，五月五日，乃是午逆而又午逆的日子。在這雙料午逆之日所生的兒子，自然有危害他父母的可能了。

「長與戶齊」一點，風俗通和現在的習俗，都沒有這樣的話語。起初，我以爲只是表示長大成人的意思。然而看田文的辨論，對於這一點，也非常着重，恐怕這長與戶齊，也是媽媽經裏的一個條件。按午和戶兩個字，古音同在魚部；雖然一個是喉音，一個是唇音，然而喉唇對轉，也是極常見的情形。宜賓一帶的方言，就有許多喉音的字轉成唇音。所以午字他們讀作ㄪㄨ，戶字他們讀作ㄈㄨ，在發音上成了雙聲。既疊韻，又雙聲的字，有許多是很容易讀成同音的。午和戶，就有讀爲同音的可能。詩伐木：「伐木許許」（許讀作滸），許許或作所所。許字從午得聲，

所字從戶得聲，可見午和戶的聲音，在古時可以相通（此丁梧梓先生告我）。廣韻裏，從戶的戽字，和從午的滸字同音（此勞貞一先生告我），這是午戶可讀爲同音的，又一個證據。如此說來，戶字也有附會作午字的可能。那麼，在生日裏帶着雙料午逆的孩子，等到長與戶齊的時候，於是又加上一重午逆，那自然越發的不利其父母了。

以上的論斷，自然我不敢誇大着說：「聖人復起，不易斯旨。」可是，如果利用這類的媽媽經去讀古書，或許更有不少可以使人解頤的發現。作者在這裏先拋上一磚，我相信會有不少的美玉被引出來。

按：風俗通又說：「五月蓋屋，令人頭禿」（初學記卷四引，今本所無）。董勛的問禮俗也說：「五月俗稱惡月」（初學記卷四引）。以及現在民間在五月端午和正月初五（破五）的許多忌諱，大概和五月子之所以不吉，是同樣的道理。因爲此類材料，作者收集得甚少，不敢作肯定的論斷。探討研究，只有待諸異日了。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作者附記。時寓南溪李莊。

原載「風物誌」，一期（民國三十三年一月），頁一六——一九

媽媽經和經學

天皇皇，
地皇皇。
我家有一個夜啼郎。
行路的君子念三遍，
一覺睡到大天光。

如果小孩子常常夜哭，他的父母往往用紅紙條寫了上述的語句，貼在路旁牆上；據說，當行路的君子讀過三遍之後，這小兒就不再夜哭了。諸如此類的習俗，稍有知識的人，自然都知道它是迷信，是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但有不少老太婆們卻竭誠地他信仰這些物事。這些被老太婆們所信仰的迷信「全書」，在山東叫做媽媽經。

媽媽經，誠然是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但它卻和列聖相傳的羣經，可以互爲註腳。這話決不是「侮聖人之言」。謂予不信，有詩爲證：

當人們忽然打起噴嚏的時候，常常說：「是那個在想我」？或：「誰在說我」？這是道地的媽媽經，也是道地的聖經。詩經邶風終風篇有這樣兩句話：

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鄭康成解釋這兩句詩，說：

言，我。願，思也。嚏，當讀爲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人之遺語也。

鄭康成此說，雖然大意近是，但還有商量的餘地。這裏的「言字」應作「而」字解，是在兩個動詞之間的連字（詳見胡適之先生所作詩三百篇言字解）；「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就是「寤而不寐，思而則嚏」。翻成語體文，應該是：

睡，睡不着；想（他），就打噴嚏。

「想他」和「被他想」，雖有今古之不同；但因「思」而「嚏」，則從古到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媽媽經和聖經之互爲註腳，有如是者！

這是古人已經道破的問題，不足爲奇。還有被經生們埋在烏烟瘴氣之下的經義，也需要用媽媽經去發掘它。詩經鄘風蝃蝀篇云：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

作詁訓傳的毛老先生說了：

蝃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

鄭康成先生更申明之說：

虹，天氣之戒，尚無敢指者。況淫奔之女，誰敢視之！

我們讀了毛鄭這些解釋之後，對於這兩位「迂哉夫子」之「危言聳聽」，只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其實，這兩句詩依然是因物起興，和其他興詩一樣，正不必和下文硬拉關係。如果用媽媽經解釋起來，那就太平常了，因爲媽媽經說：

指虹，會使人爛掉了手指。（陝西華縣說：小兒指虹，會使手歪。）

這眞是說破不值半文錢，然而，我敢說，這纔是聖經的眞象。

在臺北郊區的十字路口，有時會看到插着一支約摸二三尺長的竹竿，被劈開的竹竿頂端，夾着一打紙錢，紙錢裏面，包着一只鮮血淋漓的母雞頭。假使你要追究這現象的前因，當地人就會告訴你：這是一隻不甘雌伏的母鷄，它也效法公鷄，在早晨打起鳴來。它這樣發奮爲雄不打緊。可是它的主人就吃不消了；因爲輕則家敗，重則人亡。遇到這種非常事件時，惟一解除災難的辦法，就只有把這隻越俎代庖的母鷄，梟首示衆。

假使我們摹倣朱夫子注大學的語氣，來追溯這個傳說的統緒的話，那必然要說：「右經一章，蓋媽媽之意，而臺北人述之也。」

這一個「大義」，大約是媽媽以是傳之周武王，武王以是傳之天下後世的。因爲在號稱經孔子刪定的尙書中的牧誓篇裏，記載周武王數說商紂的罪惡時，曾有這樣幾句話語：

古人有言曰，牝鷄無晨，牝鷄之晨，惟家之索。

翻譯成語體文，是：

古時人有句話，說：母鷄沒有在早晨打鳴的，如果母鷄早晨打起鳴來，那麼，這家必定衰敗。

地之相去也，近乎萬里；時之相後也，三千（？）餘歲；然而聖經和媽媽經，若合符節。眞是「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在四川，幾乎家家戶戶，都貼着一張字條，上面寫着：

佛生四月八，
毛蟲遍地爬。
嫁到青山去，
永世不還家！

這叫做「筆嫁毛蟲」。據說：這樣一來，損害穀苗的毛蟲就都聞風遠颺了。這種情形，應該屬於「筆伐」一類。孔夫子當年，用一支禿筆寫成春秋之後，「而亂臣賊子懼」。老百姓們，在「聖」的程度上，固然萬萬不及孔子；但是，動起筆墨來，難道還不能使毛蟲懼嗎？

宋邵博著的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九），記載着這樣一樁事情：

呂公晉伯云：「除蟲法，吸北方之氣，噴筆端，書「欽深淵默漆」五字，置於牀帳之間，

卽盡除。」

邵博引述了這段話之後，還加以案語，說：「公正直，非妄言者。」可見呂邵二公和「筆嫁毛蟲」的人士，都是媽媽經的「此道中人」。

這些媽媽經也都和聖經可以互相發明，如果不信，請看所謂周公致太平之書的周禮。秋官哲蔟氏云：

> 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只要用木版（方）寫上天干、地支……等，懸在巢上，那麼，惡鳥就不敢來了。

如此看來，聖經和媽媽經，眞是相得益彰了。

被埋在烏煙瘴氣之下的經義還多得很，我希望有志之士能利用媽媽經多多地去發掘它。

原載「暖流」，三期（民國四十年三月），頁六——八

習俗與經義

在經書裏，有很多地方，害得歷代的經生們往至深至奧的方面鑽研而不能得其義；但，如果以習俗相印證，則往往可以渙然冰釋。這種習俗和經義相關的例子，眞是不勝僂指數。不過，本文所說的習俗，只是習俗中的一部分，卽被世人所目爲「媽媽經」的習俗。

喜鵲叫是報喜，聽到貓頭鷹叫家裏會死人：像這類毫無道理可說，而卻使老太婆們深信不疑的說法，相傳謂之媽媽經。說這些媽媽經會和聖經賢傳有關，在衞道的經生們聽來，必然要嗤之以鼻；（雖然鄭康成解詩經邶風終風篇的「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已經有「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人之遺語也」的說法。）但我們如果平心靜氣的去看，在許多地方，媽媽經可以替聖經賢傳作注脚，那是毫無疑義的。

在抗戰期間，筆者作過一篇短文——五月子（登在風物志的創刊號）；在這篇短文裏，曾談到「同音字的附會」問題。又在七八年前，作過一篇「媽媽經和經學」（登在臺大學生所辦的叫做「暖流」的刋物上，記不起是第幾期了。）曾舉了幾個例子，以明媽媽經和經學的關係。因爲

風物志流傳的不廣；而曖流這一刋物，更很少有人看見。乃就上述兩篇短文中所舉的例子，加以修訂和補充，寫成本文，用以請教於當世的學人。

一、指虹的迷信

詩經鄘風的蝃蝀篇說：「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作詁訓傳的毛先生解釋前兩句說：

蝃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

鄭康成先生更加以解釋說：

虹，天氣之戒，尚無敢指者；況淫奔之女，誰敢視之！

我們讀了毛鄭二公這種危言聳聽的解釋之後，便很自然地想到了子路頂撞他老師的話語：「有是哉，子之迂也！」

原來，詩三百中的興體詩，正和民間興體的歌謠一樣；它們那開頭的幾句，只是「先言他物，以引其所咏之詞」（朱子語）的。吳歌說：「山歌好唱起頭難，起出頭來便不難。」這「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兩句，只是山歌的「起頭」；只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詞」。若硬把先言的「他物」和「所咏之詞」拉關係，那就非穿鑿附會不可。毛鄭二公對於這首詩的解釋，便是一個顯明的例子。

「指虹會爛手指頭」，在魯西，這是老太婆們常常告誡小孩子們的媽媽經。「小兒指虹，會

使手歪」，這是陝西華縣的習俗。「指虹會使人駝背」，這是廣東五華縣一帶的說法。類似的說法，還多得很。這段說法雖不盡同；但認爲指虹對於身體有不好的影響，則各處的習俗是一致的。明乎此，我們就可以知道「蝃蝀在東」，爲什麼「莫之敢指」了。

二、牝鷄司晨的迷信

有一年，筆者在臺北溫州街附近的路旁，看到一支約摸二三尺長的竹竿，揷在那裏。竹竿的上端破開了，其中夾着一疊紙錢；紙錢裏面，包着一顆鮮血淋漓的母雞頭。經筆者請教了本地的朋友之後，才知道被殺的是一隻不甘雌伏的母雞；因爲它也效法公雞，在早晨打鳴起來。據說：母雞這樣越俎代庖，會使它的主人家敗人亡的。解救這種不祥的辦法，只有把這隻發奮爲雄的母雞，斬首示眾。後來知道日月潭的邵族，也有類似的習俗；他們認爲母雞啼叫，是破財之兆。（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九、十合期唐美君所作「日月潭邵族的宗教」一文）

由於上述的習俗，我們想到了尚書牧誓篇所記周武王責斥商紂的話語：

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翻譯成現代的話，是：

古人有句話說；母雞沒有在早晨打鳴的；要是母雞，在早晨打起鳴來，這家是要衰敗的。

牧誓裏的牝雞，固然是比喻妲己。但，「牝雞之晨」，何以「惟家之索」？就非用媽媽經不足以說明它的道理。牧誓大約是戰國年間的作品；它所記的周武王之言，是否眞正可信，雖是問

題。但牝雞司晨爲不祥之兆，這習俗之在我國，至少遠在二千多年以前就有了。

三、字音的附會

在吳縣，一般人把梨叫做圓果，因爲梨字和離散的「離」字同音；又把傘叫做竪笠，因爲傘字和離散的「散」字音近。離散是不祥的字眼，所以人們要避諱它。

這類的媽媽經可多了；尤其是四川木船上的水手們，更是篤信這類媽媽經的。到達的到字，他們是不肯說的，因爲它有倒退的倒字之嫌；於是名之曰「攏」。吃飯的飯字，有翻船的翻字之嫌，因而把飯叫做粉子。飯碗的碗字，和完蛋的完字音近；因而把碗叫做蓮花子。……諸如此類的對於同音字的附會，不及細數。

這類的情形，在古書裏也是常見的。在史記項羽本紀所描寫的鴻門之宴的故事中，我們知道范增是決意要殺沛公的；但項羽卻一時心軟，不忍下手。於是：

> 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者三，項王默然不應。

范增是用玦示意項王要他決斷的；因爲玦和決同音。

在同書的張耳陳餘列傳中，又記載着這樣一件事情：

> 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

從這段記載裏，我們知道漢高帝由於相信字音的附會，而逃掉了一條性命。

類似的情形，在經書裏也是常見的。論語裏記有魯哀公問社於宰我一事，宰我對曰：

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的意思，是把栗樹之栗，象徵戰慄之慄。這意見孔子雖然不贊成；可是畢竟有此一說。儀禮士昏禮說：「婦執笲棗栗。」禮記曲禮說：「婦人之贄，椇榛脯脩棗栗。」國語魯語上解釋這個禮節說：「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但棗栗和虔敬有什麼關係呢？韋昭的國語注說：「棗取早起，栗取敬栗。」由此我們知道，那完全是字音的附會。到現在，北方有些地方，在結婚時還有「撒帳」的一個節目，那是用棗和栗子撒到新郎新娘的牀上。據老太婆們的解釋，那是祝福新人將「早早（棗）立子（栗子）」的意思。棗栗的用法和解釋，古今雖不盡同；但，對於字音的附會，則是一致的。

於此筆者想到周易繫辭傳中的十三個「蓋取」，其中有一條說：

作結繩而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作網罟何以取於離？漢易派的象數之說，固然穿鑿附會；義理派的解釋，也難令人滿意。朱子說：「兩目相承，而物麗焉。」雖然兼顧到象和義；但網罟究竟不止兩目，而且兩目也不能表眾目。因而朱子之說，也是費解的。

原來，在古代離和羅的音讀是相同的。我們不必繁徵博引，只要看揚雄的方言（卷七）：「羅謂之離，離謂之羅」，就可以知道了。網罟就是羅，而羅和易卦的離同音，所以作網罟「蓋取諸離」。這只是同音字的附會，眞是說破不值半文錢。

以上所說，只是舉例；此外經義與媽媽經相關的地方，還多得很。不過本文所說的各點有無是處，還請方家們賜教。

原載「新生報」六版，「讀書週刊」三期，民國四十八年五月廿九日

民俗與經義

經書，自漢代以來，認爲是金科玉律、至高無上的寶典。民俗，在古代士大夫心目中，認爲是不登大雅的物事。因而歷代說經的先儒，很少有用俗事俗物解說經義的（但並非沒有）。可是，實際上經書中涉及民俗的地方很多；而這些民俗，或爲先儒所不屑於採用，或爲學者所未曾注意；也或者中原已無其俗，而國外或邊疆地區還保存着，因未爲國內學者所知，以致未能採及。可是，用民俗來解說經義，往往使人有渙然冰釋之樂。現在分別舉幾個例子，用以求正於大雅之士。

一、願言則嚏

詩經邶風中的終風之詩，舊說是衞莊公夫人莊姜作的。詩中有兩句說：「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寤言不寐，是說醒了以後再也不能入睡。願言則嚏，鄭康成把願解釋爲「思」，把言解釋爲「我」；全句的意思，是說思念我我就打噴嚏。鄭康成並且說：

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人之遺語也。

這是用民俗說經、而爲大家最熟知的例子。這種民俗，到現在還存在着，但說法卻不盡相同。有些地方，當自己打了噴嚏，說是有人在想念自己；有些地方，則說是別人談起自己；更有些地方，卻說是別人咒駡自己。諸說雖不完全相同；但打噴嚏是由於別人無形中對自己的影響，則是一致的。從詩經的這項資料看來，這個民俗，至少已有兩千五六百年的歷史了。

二、蝃蝀在東莫之敢指

詩經鄘風蝃蝀篇，第一段的經文是：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毛傳和朱子集傳都說這是一首懲戒淫奔的詩。蝃蝀，就是虹。毛傳說：

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

夫婦過禮，是不合乎禮的婚姻，指私奔說。毛傳認爲：人間如果有不合乎禮的婚姻，天上就會有虹出現。照朱子的解釋，是：陰陽之氣，不應當配合的而配合了，就會變成虹。於是他說（詩集傳卷三）：

此刺淫奔之詩。言蝃蝀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可道。況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

毛傳之說，固然使人不易了解。朱子把這詩說成比體；但「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兩句，從語

法上看，朱子那樣地解釋，似乎也不免「增文解經」之嫌。

如果把這首詩看成興體，就容易解釋了。朱子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那是說：興體詩開頭的一二句，和下文常常沒有關聯；只是先言他物，作爲開頭而已。我國南北各地，都有一種類似的風俗，就是不讓小孩子指虹。有的說：指了虹手指會爛；也有的說：指虹會使手指歪邪。說法雖不盡同，而「不敢指」則一。詩經的「莫之敢指」，當是由於這種風俗的關係。

在詩經裏，「有行」二字，用到婦女身上，都是出嫁的意思。這首詩是詩人詠一個女子出嫁，在傍晚的時候（古人結婚，多在晚間。），看到虹出現在東方，因而就以虹起興，說：「虹在東方，沒有人敢指它（和下文沒關聯）。女子出嫁了，遠離開她的父母兄弟。」這樣，似乎簡單明瞭些。

三、下莞上簟不遑啓居

詩經小雅的斯干篇，其中有幾段是描寫宮室的建築，和室內陳設之情形的。它有兩句說：

>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

鄭康成解釋說：「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這是說寢室裏鋪着雙層席子：在下層的，是用類似蒲草的一種植物做的、比較粗糙的席子；在上層的，是用竹子或葦子做的，比較細緻的席子。有這樣兩層席子，就可以安適地睡覺了。這說明了一點，就是古人睡覺不常用牀，而是用席

子鋪在地上作為寢具。

這種習俗，在國內早就沒有了（除非貧苦的人，沒有牀、或炕的，才席地而睡。）；但日本人還保存着。日本的榻榻米，就是這種風俗的遺留。榻榻米外面精緻的席子，就類似簟；裏面粗糙的草，就類似莞。雖然榻榻米的做法，和下莞上簟稍有不同；但大體上還是相似的。日本的很多文物制度，都是我國流傳過去的，榻榻米是由我國的席子演變而成的，當無可疑。這正是所謂「禮失而求諸野」。看到日本的榻榻米房間，對於詩經這兩句話，才能有親切的了解。

又：小雅采薇篇，是一位征伐玁狁的軍人，歸來時所作的詩。詩中有這樣兩句：

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鄭康成解釋說：「啟，跪也。」那麼，不遑啟居，就是無暇跪處。這也是後人所不易了解的；因為居處在家裏，又何必跪着呢？其實，古人跪着就是坐着；這乃是席地而坐的現象。

古人不僅寢室裏鋪席，客廳或其他房間凡是人坐時都要鋪席，古書中這種例子多得不勝枚舉。這種習俗，國內雖然沒有了；但在語言方面，還留下了不少的痕迹，譬如酒席、主席、來賓席、記者席……都是。然而，要了解切實的狀況，也需要參考日本的習俗。

日本人房間裏鋪着榻榻米，前面已經說過。每一個榻榻米，就是一張席。房間裏沒有桌、椅，只有矮几。吃飯、讀書、寫作，都利用這矮几。因而，人們必需坐在席上。坐的姿勢，是雙膝跪下，上身坐在雙足上面。由此可知跪着也就是坐着。

日本人這種坐的姿勢，無疑地也是傳自我國；這從我國古代的文字，就可以得到證明。甲骨

文和金文的女字，是這樣寫：「[字形]」：母字是這樣寫：「[字形]」。一望而知，它們的形狀，是雙膝跪下，上身坐在足上，雙手交叉着放在膝上。這個字形，生動地畫出了跪坐的姿態。甲骨文是三千多年前的產物，都是由我國傳去的；那麼，這種跪坐的習俗之傳自我國，當無可疑。這是「禮失而求諸野」的又一例證。

四、織貝

尚書禹貢篇所載揚州進貢的物品中，有一種東西，叫做「織貝」。鄭康成的解釋（見史記集解引）說：

> 貝，錦名也。詩云：「成是貝錦。」

這是一般學者所採用的說法。但，貝錦是織有貝形花紋的錦，顧名思義，容易明白。單一個貝字，或織貝二字，就說是貝錦，便成問題。因爲貝固然不能解爲錦；而織貝從名義上看，也只能解釋爲編織起來的貝殼，似乎不可能把織貝說成貝錦。

僞孔傳把織貝說成兩件東西，它認爲織是細的紵蔴，貝是貝殼。但，古代凡是用筐子進呈的東西，都是絲織品、或絲繩，或用絲繩貫串着玉石等的飾物。單是貝殼，不應該用筐子進呈。而絲貝是用筐子進呈的。因此，僞孔傳之說，也成問題。

按：臺灣山地同胞，有一種飾物，叫做珠裙。那是把貝殼打碎，磨成圓形的小粒，中間穿洞，用細線把這貝粒，一串一串地串連起來，然後再織成布狀，作爲裙子或披肩等。日本尾崎秀

貝，在他所著的臺灣四千年史之研究一書中，說這珠裙，就是禹貢的織貝。他這一說，看來是很正確的。

古揚州在今長江的下游，距離臺灣較近。由於近年考古發掘所得的實物，證知本省在很早的古代，就和大陸有了交通。那麼，這山胞的珠裙，也當是我神州文化的孑遺了。

五、牝鷄之晨惟家之索

尙書牧誓篇，所記載的，是周武王伐商紂時，在牧野誓師的事。武王數商紂的罪惡說：

古人有言曰：「牝鷄無晨。牝鷄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武王是把母鷄司晨，比喩商紂寵信妲己，讓她干預朝政；這是人人都能了解的。但，牝鷄司晨，家境爲什麼就會「索」（蕭條）呢？這也須向民俗中尋求理解。

大約二十多年前，臺北溫州街一帶，還有些稻田。有一天早晨，筆者路過一塊稻田時，看到稻田的一個角落裏，插着一只長約三尺的竹竿，竹竿的頂端被劈開，裏面夾了一疊紙錢，紙錢裏包着一只血淋淋的鷄頭。筆者不解其意，問到本省的朋友，才知道被殺的是一隻母鷄，因爲它早晨像公鷄一樣的啼叫，這樣，鷄的主人家裏，就會發生凶災的事情。必需把這母鷄梟首示衆，才能免除家裏的災殃。

這大概是閩南的風俗；臺灣山地同胞中，有的種族，也還有類似的習俗。由於這種習俗的啟示，我們才能切實地了解「牝鷄之晨」，何以「惟家之索」的道理。

六、案十有二寸

周禮考工記玉人說：

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

鄭司農的注說：「案，玉案也。」鄭康成則說：「玄謂：案，玉飾案也。……玉案十二以爲列。……棗栗實於器，乃加於案。」漢人沒說十二寸是案的長度、寬度、或高度；大概漢時人們還經常用案，它長、寬、高的尺度，不言可喻，所以就無須注解了。

這裏的案，既然是用來盛棗栗，可見它是進食的案。進食的案，常見於古代的記載。譬如史記田叔傳記述漢高祖路過趙國的時候，趙王張敖招待漢高祖吃飯，張敖「自持案進食，禮甚恭」。可見進食的案，是可以用手持着的。尤其盡人皆知的孟光的故事（見後漢書逸民傳）：當孟光送飯給他的丈夫梁鴻時，「舉案齊眉」。孟光能把案舉到和眉一樣高，可見這案也是輕而易舉的。從上述的兩件事看來，周禮所謂十有二寸之案，決不是像桌子似的案，而是另外一種東西。

舉案齊眉的案，一般人都認爲是桌案之案。但孟光雖然力大，又何至於作這種吃力而不討好的舉動！因而宋代有人把案講作椀（見曾鞏的耳目志）。但，這一說是誤解了廣雅釋器的話，絕不可信。到了明代的陳繼儒，才說案是有足的盤（見枕談）。清代的戴震和段玉裁，才證明周禮的十有二寸之案，與「今之上食木槃近似」。從這些情形看來，顯然地，十有二寸是指長寬各十

二寸說；換句話說，它是十二寸見方以玉爲飾的木盤。

用木盤盛着菜碗，把菜碗從盤中取出，放在桌上，大家食用，這情形在內地還有。但把一人份的全部飯菜和餐具放在盤裏，連飯菜餐具帶盤一齊放在食者面前，食後再把原盤和餐具撤走，這情形在內地就少見了。可是，在日本還保着這種習俗。日本的御膳（ゴゼン），是一尺多見方的木盤（也有長方形的），油漆得很漂亮，四周有矮的邊欄，盤下有四隻矮腳（也有沒腳的）。送飯時把一人份的飯、菜、碗、筷、醬油等，統統放進御膳裏；然後把這盛着食物的御膳，放在食者的面前。見到這種情形，不但可以深切地了解「持案進食」和「舉案齊眉」的狀況；也可以確實地知道「案十有二寸」的意義了。

到過日本的中國學人，跪坐在榻榻米房間裏，靠着矮几，用御膳進食，不但可以發思古之幽情，不但對經義可得到正確的了解；同時也可以體會到日本被我國文化薰陶之深，幾乎無微不至了。

七、結語

以上只是隨便舉了幾個例子，如果更進一步去探討，相信這一類的情形還很多。而且，上面所舉的這些例子，都是現在在本國和日本所能見到的。倘若再多多利用考古學、和民族學的資料，把我國古代的、邊疆的，亞洲乃至亞洲以外國家的事事物物，用以印證我國的古書，不但可以得到一些確實的了解；而且在文化傳播方面，也將會得到更多的知識。

原載「孔孟月刊」，十三卷十二期（民國六十四年八月），頁一——四

臺俗求野錄

席地　解屨

榻榻米的房間，進門先脫掉鞋子。大家都知道是日本的風俗，傳播到臺灣來的。殊不知這正是我國古代的風俗，被日本學了去，而保存到現在的。自然，在形式上，已和我國古時的情形不完全相同，但大致還相彷彿的。「禮失而求諸野」，這種在內地早已絕跡的習俗，倘使被好古的老先生們看到了，一定會興致勃勃的，在喊「古風猶存」了。

榻榻米有固定的地位，我國古代的席，則是可以隨便移動的，這是兩者不同的地方。席上放着矮几，可以用它當飯桌或寫字檯，也可以伏在它上面休息。孟子所說的「隱几而臥」，莊子所說的「隱几而坐」，便是這類的矮几。

人們在席上，特別在几上吃飯或者做其他的事情的時候，總是雙膝抵席跪坐着才方便。所以我們在古書裏，常常看到在今天認爲不需要的「跪」和「長跽」，我們很奇怪的覺着古人未免「謬爲恭謹」。實際上古人因爲在席上，坐和跪幾乎沒有多大差別。這情形，看過住久了榻榻米的

人，就可以明白了。

因爲進門便是席子，而席子又是坐臥的地方，必須保持它的清潔，所以進門要脫掉鞋子。禮記曲禮說：「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又說，「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這都是古時進門脫鞋的例證。

由於這些情狀，我們才曉得爲什麼把坐位叫做席；才曉得管寧坐久的地方，爲什麼會「當膝處皆穿」了。

案

「舉案齊眉」，幾乎是人們所共知共喻的典故。這故事出於後漢書的逸民傳。原文說：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家貧而尚節介。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至吳，爲賃春。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

一般的解釋，以爲案乃几案之案。但後世所謂几案之案，是很笨重的東西，孟光雖然力大，何至於像開玩笑一樣，把它舉到齊眉呢？後人覺着這種解釋不妥，因而又說案字應當解作椀（同碗）。曾鞏的耳目志說：

孟光舉案齊眉，俗直謂几案耳。呂少衛云：案乃古椀字，故舉與眉齊。

這樣解釋，對於「齊眉」兩個字，是可以說得過去了；但案究竟是不是椀，還大有推敲的餘

地。

由舉案齊眉的故事，可以知道案必定和吃飯有關係。而史記裏有「持案進食甚恭」的話，是更明顯的例子。但周禮考工記玉人之事說：「案十有二寸」。案假使是椀，這十有二寸，應該是照它的直徑說（和周禮說璧的尺寸同例）；古尺雖然小一些，但直徑十二寸的碗，畢竟不近乎情理。況且王褒僮約裏，有「滌杯整案」的話；鹽鐵論裏，有「文杯畫案」的話；神仙傳裏，又有「金案玉杯」的話。案都和杯並舉。倘若案就是碗，那麼，上面三個例子在修辭上，豈不是床上疊床，屋上架屋了嗎？由此說來，案也不是椀。

這問題到臺灣便可以解決了。當下女給你送飯的時候，她捧着一只方形的木盤，飯和菜都放在上面。大家也都說這是日本式的傢具，而不知這便是舉案齊眉的案。

抗戰初期，在長沙出土的一批楚器裏，曾有一只木案。髹漆得非常精緻。這怕是現在所存最古的案了，除了它是長方形，和臺灣所見的方形案不同之外；其餘如四角下面都有矮腳，周邊都有矮矮的圍牆，油漆得都非常精潔：這些卻是完全一樣的。

因為用它送飯，所以史記說：「持案進食」。這輕的木盤，舉到齊眉，自然是容易的事。但孟光的面貌，是「肥醜而黑」的。因此，當她別離多日的丈夫歸來，她羞答答的給他送飯的時候，而把案舉到齊眉。她究竟是恭敬呢？還是遮醜呢？恐怕還有商量的餘地。

不過，我們要知道，這仍是被日本人保存的我國的古風，而不是日本人的土俗。

的。

獨木舟

遊過日月潭的人，都看到過高山族人的獨木舟，它是用一個完整的樹幹，把當中刳空而成的。

這是最原始的船形，世界各民族的遠祖，多半都用它作過渡水的工具。我國古書裏，也有明白的記載。周易繫辭傳裏，有下面一段話：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最堪注意的，是這個「刳」字。刳是用刀剜的意思。我們知道，除了獨木船之外，其他的船，根本不需要刳的。繫辭傳大概是戰國時期的作品，那時的船，已經很進步，獨木船卽使還有，也應該不很通行。但是，繫辭傳這段話是敘述黃帝制器尙象之事的。繫辭傳的作者，似乎知道原始的船是獨木的，所以有這樣的說法，當年讀繫辭傳的時候，對於這個刳字，覺着很難瞭解。及至看到獨木船之後，才恍然大悟了。

射魚

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的陳列室裏，陳列着一幅射魚的照片。射魚的人，立在河邊，張開弓，神情奕奕的注視着河流。這是能高區峙加耶盃社的風俗。照片旁邊，還陳列着捒拉瑪奥社出產的鱒魚。魚的長度，約一尺左右。魚腹的側面，有一個小洞，一望而知，是箭射的傷口。承該館館

長黃更生先生，把他們特藏組所編的陳列品詳細說明書的底稿給我看，因而知道峙加耶孟社和捒拉瑪奥社，都是屬於臺中蕃人太耶裕族的。

春秋隱公五年，有「公矢魚于棠」的記載。左傳對這件事情，記述得很詳細。由於左傳的記述，我們知道臧僖伯對隱公矢魚這件事，曾大加反對。結果，隱公雖然沒聽臧僖伯的諫諍，而臧僖伯卻稱疾未從。

由於左傳說隱公「遂往，陳魚而觀之」。於是解春秋的人，都把矢字解釋陳列的陳字。但臧僖伯諫隱公時曾說：

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

這段話分明着重在射字。矢字倘解作陳，臧僖伯的話，豈不是「無的放矢」了嗎？

近年陳槃庵先生，才根據許多古書裏的材料，和漢畫石上的材料，證明我國古時候，有射魚的風俗。因而斷定「公矢魚于棠」的矢魚，便是射魚。他這個考證，無疑的已成了定讞。但不想到這種風俗，居然還在臺灣保存着。而難得的，是臺中圖書館能給這種風俗，攝下一幅珍貴的照片，和留藏了被射過的鱒魚標本。這給槃庵先生的論斷，又添了一個最有力的證據。

相杵

高山族人的杵歌，大概遊過日月潭的人，都曾欣賞過。

在竹樹葱蘢的羣山之中，瑩晶無波的碧湖之旁，一羣衣着古拙的婦女，每人拿着木杵，圍起

一塊石頭，不斷的用杵撞着石頭，合唱着響亮而溫柔的樂歌。這是作者在一年以前遊日月潭時所看到的情景。到現在回想起來，還有餘音繞梁之感。

可是在最初，這樣的場合，是來收打穀粒的。因爲調節疲勞，而發出了自然的歌聲。現在高山族人所表演的，已經是「告朔之餼羊」了。

這種杵歌，便是禮記所謂「鄰有喪，舂不相」的「相」，周易象傳裏所謂「君子以勞民勸相」，和荀子「請成相」篇的相，都是同樣的意思。

她們所用的杵，是兩頭粗大，中間細長的木棒。它的形狀，恰恰像甲骨文的午字（[illegible]）。因而可以推定，甲骨文的午字，也就是最初的杵字。

原載「新生報」四版，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十九、二十三日以「屈翼鵬」之名發表。

鴞鳴的凶兆

在山東的西南部，流傳着這樣兩句諺語：

能聽夜貓子叫，
不聽夜貓子笑。

「夜貓子」，就是貓頭鷹，也就是書傳中常見的鴞鳥或鵩鳥。當深更半夜萬籟俱寂的時候，人們聽到貓頭鷹怪叫的聲音，已經够不愉快的了；偏偏它——貓頭鷹，引吭高歌之後，又有時繼之以哈哈大笑，笑的聲音是那麼醜惡。因此，在山東西南部的人，認爲夜貓子叫雖然凶多吉少，但還可以過得去；如果聽到了夜貓子的笑聲，那麼，家裏必定將要有人死掉。

在河南，在江蘇，在湖南等處，都有聽到貓頭鷹的叫聲將要死人的說法。其他省份，想也有不少地方有此習俗。乃至於在印度，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鄭振鐸翻譯M. R. Cox 所著的民俗學淺說裏，有這樣一段話：

「在北印度……，如果一個人應和了鴞鳥，那末，他便將死亡了。」

可見這種風俗流傳的普遍。

而且，鴞鳥叫聲之被人認爲凶惡，並不自今日始。在詩經陳風墓門篇裏，即有詩爲證：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

漢代大儒鄭康成箋云：

梅之樹，善惡自耳；徒以鴞集其上而鳴，人則惡之。

晏子春秋裏（內篇雜下），也有下面的一段記載：

景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柏常騫曰：君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而不踊焉？公曰：然，有梟昔者鳴，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鴞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陛布翼，伏地而死。

此梟鳥之伏地而死，大約是柏常騫先把梟鳥捉住弄死而放在陛間的，我們很難相信它是因禳而死。但從這段故事和上面所引的詩經鄭箋看來，梟鳥之被人厭惡，是自古已然了。

而猶不止此。說苑談叢篇：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可見梟鳥的鳴聲，是古今中外人士所一致不樂聞的。當賈誼被貶到長沙，正在滿肚皮不高興的時候，不被人歡迎的鵩鳥（梟類），忽然到他房裏來作不速之客。在長沙，認爲這是主人將死

之兆。賈誼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曾經作過一篇鵩鳥賦來安慰自己。但他內心的苦悶也就可想而知了。

以上所舉梟鳥的凶兆，是主將要死人。但浙江的餘姚，則說梟鳥夜叫主將發生火災，這要算是「非常異議可怪之論」了。

原載「自立晚報」，三版，「風物志」，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二十日以「翼鵬」筆名發表。

牝鷄司晨在臺灣

有一天，筆者在臺北市近郊的十字路口，發現一段約摸兩尺多長的竹竿，挿在地上；竹竿的上端被劈開，中間夾着一疊紙錢；紙錢裏面，包着一只血淋淋的母鷄頭，帶着兩寸多長的脖子。那正是稻子成熟的時候，而且這鷄頭所在的地方，旁邊便是稻田，筆者以為這大約是祭祀田神的一種儀式。及至請教了本地的朋友之後，才知道大謬不然。

據說這隻被殺的母鷄，是因為牠不甘雌伏，也學公鷄一樣，在早晨長鳴起來。牠這樣的越俎代庖，養鷄的主人可就吃不消了，因為這家人家，將來必定家業衰敗，甚至於還要死人。惟一解救的辦法，只有把這不守本分的母鷄，開刀取斬，並且懸首示眾。這樣一來，鷄的主人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這風俗乍聽了好像很新鮮，其實這是我們中國道地的「故家遺俗」，它至少已有三千年的歷史了。當周武王伐商紂，在牧野誓師的時候，曾經因為商紂專門聽信他太太的話，而慨然的說（見尚書牧誓）：

古人有言曰：牝鷄無晨，牝鷄之晨，惟家之索。

用現代話翻譯出來，就是：

古人有句話說：母鷄沒有早晨打鳴的，母鷄若是早晨打起鳴來，那麼這家人家必定要衰敗。

臺灣對於牝鷄司晨的深惡痛絕，無疑的是從「牝鷄之晨，惟家之索」這個習俗演變出來的。可是，這種習俗，筆者在內地並沒聽說過，而居然還保留在臺灣，這眞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了。

原載「自立晚報」，三版，「風物志」，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筆名「書傭」發表。

烏啼和鵲噪

鴞聲之爲不祥，是衆口一辭，沒有異議的。至於烏鴉和山鵲鳴聲的吉凶，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烏叫是報喜，鵲叫主有口舌」。在魯西、蘇北、豫東北、冀西南，人們都具有這種觀念。但在長江流域，這說法就完全兩樣：

1. 早起聽到鴉叫，必定有口舌之事；聽到鵲叫，則將有喜事來臨——這是安徽壽春一帶的說法。
2. 烏鴉繞屋飛鳴，主家中將發生口角——這是湖南人的見解。
3. 早晨聽到鴉叫，是不吉祥的。要想避免這不祥事件的來臨，必須默誦「乾元亨利貞」五個字——這是南京一帶的說法。
4. 鴉叫主有口舌，鵲叫是報喜——這是浙江吳興等處的說法，這說法和壽春似乎是一脈相承的。

我們不必再博徵繁引，但就以上所舉的例子看來，就很顯然的分作兩派，卽：南方認爲鵲叫主吉，鴉叫主凶；北方則反是。

這個議論，並不是筆者發前人所未發；而是宋人早已說過了的。洪邁容齋續筆（卷三）說：

北人以烏聲爲喜，鵲聲爲非。南人聞鵲噪則喜，聞烏聲則唾而逐之；人至於弦弩挾彈，擊使遠去。

彭乘墨客揮犀也說：

北人喜鴉聲而惡鵲聲，南人喜鵲聲而惡鴉聲。鴉聲吉凶不常，鵲聲吉多而凶少，故俗稱喜鵲。

由此看來，是南北兩派之分，雖未必於今爲烈，可的確是自古已然了。

而此俗之古，實不止於宋。西晉初年白馬人成公綏作有烏賦一篇，前有序云：

夫烏之爲瑞久矣，以其反哺識養，故爲吉鳥。

白居易答元郎中楊員外喜烏見寄（舊說此詩作在江州，恐怕不對。因爲元和十五年五月元稹才做祠部郎中，那時白樂天正在忠州。是年冬天，白樂天也被調回京，任尙書司門員外郎。這首詩旣說「我歸應待烏頭白」，可見那時白樂天還沒回京。因而可以推知，這首詩大約是元和十五年的秋天在忠州作的。而「喜烏」的事，卻是發生在那時的京城——長安，詩意是很明顯的。）詩云：

南宮鴛鴦地，何忽烏來止？故人錦帳郎，聞烏笑相視。疑烏報消息，望我歸鄉里。我歸應待烏頭白，慚愧元郎誤歡喜。

這是晉時和唐時北方人以烏爲吉鳥的證據。北齊書云：

奚永洛與張子信對坐，有鵲正鳴於庭樹間。子信曰：「鵲言不善，當有口舌事。今夜有喚，必不得往」。子信去後，高儼使召之，且云勑喚。永洛詐稱墮馬，遂免於難。

這是六朝時北朝人以鵲叫爲不吉的證據。

南人以鵲叫爲吉兆，在宋以前最常見的證據，如西京雜記云：

乾鵲噪而行人至。……鵲噪則餧之。

西京雜記不是劉歆所作，已有定論。此書的作者，不是晉代的葛洪（句容人），便是梁代的吳均。自然，「乾鵲噪則行人至」，是南方的風俗。此外開元天寶遺事說：

時人之家，聞鵲聲皆以爲喜兆，故謂靈鵲報喜。

馮延巳的謁金門詞，也有句云：

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鵲喜。

開元天寶遺事，是五代時王仁裕作。仁裕仕蜀，馮延巳仕南唐，所以兩人的話，都是代表長江流域的風俗的。

以上是宋以前南人以鵲叫爲吉兆的證據。至於宋以前南人惡鴉叫的文獻，筆者卻一時找不出來。「吾所不知」，只好「蓋闕如也」了。

但是，北人也有承認鵲叫是吉祥的。宋之問詩云：「破顏看鵲喜」，便是一個證據。如此說來，那南北兩派之說，豈不發生動搖了嗎？關於這點，我們不妨仍舊拿彭乘的話來解釋，即所謂

「鴉聲吉凶不常，鵲聲吉多而凶少」是已。

此外，有一位薛士隆先生（疑是元明間人，待考），曾經作了一篇信烏賦，前有序云：

南人喜鵲而惡烏，北人喜烏而惡鵲，好惡之不同有若是。故南北更相笑，而無有訂焉。走實南人，以北人好惡爲正，作信烏賦以辨之。

此公以南人偏從北俗。好在信仰自由，只好由他去了。

原載「自立晚報」，三版，「風物志」，民國三十九年一月二十九、二月一日
以筆名「書傭」發表。

「偷青」和「摸秋」

在本刊二卷一期裏，讀到張耀錡先生的府縣志所載臺灣正月之風俗一文；那篇文章裏，記述着一件饒有趣味的習俗。原文引述清乾隆十二年范咸的重修臺灣府志，和乾隆二十九年余文儀的續修臺灣府志中所轉引的赤嵌筆談說：

上元節，未字之女，偸折人家花枝竹葉，爲人詬詈。謂：異日必得佳婿。平民有毀傷他家牆垣，或竊豕槽鷄欄，辱及父母，亦謂一年大利。

又引澎湖廳志說：

是夜（元宵），男女出遊，以竊得物件爲吉兆。未字之女，必偸他人的葱菜。諺云：「偸得葱，嫁好公；偸得菜，嫁好婿」。未配之男，竊取他家牆頭老古石。諺云：「偸老古，得好婦」。又婦人竊得別人家餵猪盆，被人咒罵，則爲生男之兆，周年吉慶云。

這個以竊得物件爲吉兆的韻事，據張耀錡先生說：是漳州和泉州的風俗。但就筆者所知，全國各地，多有類此的風尙；只是偸物的日期互有不同，所偸的物件互有不同，偸物的目的互有不同；

乃至由偷竊變爲遊覽，變爲袪災躲病。如果歸納起來仔細研究一下，恐怕這些風俗都是一個本源；正如一個老祖的裔孫，因爲分住的地域不同，久而久之，於是言語衣着等就各異其趣了。

四川的樂山等縣，有這樣的習俗：正月十五日的夜間，到人家菜園裏偷一些青菜，送給還沒有生過子女的戚友，從此，戚友夫婦就可以生男育女。當偷菜的時候，故意讓園主看見，園主必然大罵。據說：罵得越兇，將來所生的子女越多。這種習俗，叫做偷青。

廣東通志（郝修）裏，有類似的記載：「正月十六夜，婦女走百病，擷取園中生菜，曰采青。」

偷青和采青的不同，是：一個是偷，一個是采；而日期則僅有一日之差。采青的目的，廣東通志雖然沒說明；但可以推想得到：它的意義如果不同於樂山的「以弗無子」，必然相似於臺灣的祈求佳婿。把臺灣、樂山、廣東的此種習俗比較一下，說它們同出一源，大致是沒有什麼錯誤的。

可以注意的是：廣東的采青，又叫做走百病。而這走百病的風俗，幾乎是遍及全國的。

就筆者所知，走百病的日期，安徽壽春一帶，是在正月的十四、十五、和十六、三天。山東的鄒縣，和江蘇的吳縣，都是在正月十五日。陝西的臨潼、韓城，南京及江蘇的六合等縣，以及廣東、吉林等省，都是在正月十六日。按照一般習慣，節氣的前一日和後一日，雖然不是「正

節」，也可以說是「准節」；走百病的日期，雖然有正月十四、十五、十六等三個不同的日子，但它是元宵節下的應時產物，則可以斷言的。

參加「走」的人，是婦女；「走」的目的，是在袪百病：這是到處一致的（廣東則兼行采青）。而「走」的方式，則各有千秋。韓城縣是齊集柏樹下；寧古塔是散步沙上，有時還在沙上打滾；六合縣則要携帶瓦罐，抛在橋邊；吳縣走百病的，必須經過三個橋，謂之「過三橋」；而一般的則只是逛逛街或遊遊城頭。這眞所謂「天下同歸而殊途」了。

我想：走百病的風俗，最初也恐怕是經過「偸」的階段的，廣東的兼行采青，還留着一個顯明的痕迹。因爲偸青一類的勾當，雖然是雅賊所爲，但究竟要負着「偸」的名字。因此，久而久之，便漸漸地捨其「偸」而取其「走」；而「走」又不能無所取義，於是乎大家才「走百病」了。

和偸青堪稱爲姊妹花的風俗，還有摸秋。

安徽的蕪湖和沿江各縣，有這樣的習俗：如果清明節恰巧是三月三日，便叫做眞清明。這天，沒有子女的人，準備一只南瓜，放在鍋裏煮爛，夫婦並肩而坐，同時舉箸食之。據說：這樣就可以生子。這證明了吃南瓜爲生子之兆。但這瓜卻非由偸得來。而在江蘇的六合縣，則是當中秋節的夜間，沒有生過子女的婦女，去到人家瓜田裏偸一個瓜吃了，便可生子的。在這個意義下發生的偸瓜行動，叫做摸秋。

摸秋，也是非常普遍的風俗。除江蘇外，安徽、貴州，以及四川、湖南等處都有。偷瓜的人，有的是婦女自己，有的卻是親戚朋友；偷瓜的日期，則都在中秋節。自己偷瓜的習俗，前面已說過六合縣的狀況；至於替親友偷瓜的情形；這裏且舉一個湖南衡陽的例子：

當中秋節的前一兩天，關心親友缺乏子嗣的人，到人家菜園裏，偷一只多瓜，用彩色畫起耳目口鼻，給它穿起衣服，推舉年長多子的人，在中秋節夜裏，抱着送給無子的戚友。這時，有多人敲着鑼放着爆竹同去。到達後，把多瓜放到床上，用被蓋起，口裏還念念有辭，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受瓜人必須設筵招待送瓜人。於是無子的婦女，把瓜吃掉，以後就會生子。

別處的情形，和衡陽大同小異，只是所偷的多半是南瓜而不是多瓜。

摸秋和偷青不同之點，是：一個在元宵節，一個在中秋節。而相同之點是同出於偷；其目的，偷青雖然有「可得佳婿」之說，但在「可以生子」的意義上，又完全和摸秋相同。

因此，我以爲摸秋和偷青，同是一個習俗的演化。

偷青和摸秋的共同點是「偷」，又都不是眞正做賊而是別有用心的「偷」。那麼，無疑地，要研究這個習俗，必須着眼在「偷」上。

明人郎瑛的七脩類稿（事物類），有着如下的記載：

金與元國俗，正月十六日，謂之放偷。是日，各家皆嚴備，遇盜至，則笑而遣之。雖妻女車馬寶貨爲人所竊，皆不加罪。聞今揚州尚然。而燕地正月十六夜之走街，恐亦遺俗也。

從郎氏這段記載裏，我們知道偷青和走百病（走街），都是「放偷」的變相，都是金元的遺俗。

但放偷的日期，又不只限於正月十六日。宋人葉隆禮的遼志（說海本。國土風俗節）說：「契丹國，……好爲寇盜」。又（詔盜節）說：

> 五月十三日，放國人作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行遣。北呼爲「鶻里尀」。漢人譯云：鶻里是偷，尀是時也。

這是在夏天放偷。遼和金元，放偷的日期，雖然因時因地而不同，然而發揚「偷」的精神，卻是一致的。這樣說來，「摸秋」也應該是「放偷」的裔孫。

我想是這樣：由於胡人的佔據中原，漢人也必然習染了放偷之俗。後來，漢人光復故物，這個究竟不大體面的風俗，就漸漸變相，於是混和了些「以弗無子」和「登高避瘟」等觀念，便演化成了偷青、走百病、摸秋等習俗。這雖然是個猜想，或者雖不中也不遠吧？

四十一年三月三日於臺北

按：重慶居民，在新年後竊人家門前紅燈，或廟中燈竿上之燈，用彩輿，頂馬、鼓樂，送往戚友乏嗣之家，謂之送紅燈，爲生子之兆。又元宵節祭天地，以湯糰置門外凳上，往往有人偷去，送與無子嗣者，亦謂可主生子。此蓋亦偷青摸秋之類也。翼鵬附記。

原載「臺灣風物」，二卷三期（民國四十一年五月一日），頁二——三接頁一一
以「屈翼鵬」之名發表。

石敢當碑和指路碑

在街道的旁邊，住家的門外，以及屋頂或牆角，時常見到大小不等的石碑，碑上刻着「泰山石敢當」四個字。這種石碑，是用來鎭妖避邪的。

石敢當碑，就筆者所知，在我國除了蒙古、西藏、新疆、吉林、黑龍江（吉、黑兩省，指抗日戰前的疆域言之）諸省，有沒有不能確知外；其餘各省，是到處都可以看到的。最普通的形狀，是一個高一尺多乃至到三尺多的石碑，碑上只刻着「泰山石敢當」五個字，並沒有其他的花紋或圖像等。但也有刻成全形人像，再把人像上面，刻上石敢當等字的；也有刻着一個全形的惡物像，伏在石碑上端的。而在四川，卻都是在石碑頂端，刻着一個兇惡的獸頭，張口吐舌，和四川人所謂「呑口」類似的東西。通常所見的石敢當碑，不外上述的幾種形式。至於有些離山太遠不易得石的地方，則往往用磚來代替：又如重慶李子壩地方，有一個石敢當碑，上面刻着「泰山石不敢當」六個字；這些，都是特殊的例子。

石敢當的當字，和漢代人用以避疫的「剛卯」上所刻的「庶疫剛癉、莫我敢當」，以及四川

常見的指路碑上所刻的「箭到石碑當」的當字（詳見下文），同樣意思；就是敵擋的擋字。石碑上的話語，是說邪魔鬼祟之來，此石可以敵擋它。

關於這種石刻的源流，還沒有定說；這裏先介紹幾家的意見：

石敢當碑出於急就章說

元陶宗儀輟耕錄（卷十七）說：

今人家正門，適當巷陌橋道之衝，則立一小石將軍，或植一小石碑，鐫其上曰石敢當，以厭禳之。按：西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顏師古注曰：「衞有石碏、石買、石惡，鄭有石制，皆爲石氏。周有石速，齊有石之紛如，其後亦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據所說，則世之用此，亦欲以爲保障之意。

清徐灝讀書雜釋（卷四）庾信小園賦條說：

小園賦云：「鎮宅神以薶石」。吳兆宜注云：「荆楚歲時記：『十二月暮日，掘宅四角，各埋一大石爲鎮宅』」。灝按：此史游急就篇所謂石敢當也。急就篇注云：「衞有石碏，鄭有石癸，齊有石之紛如，其後亦以命族。敢當，言所當無敵也」。按淮南萬畢術：「埋丸石於宅四隅，搥桃核七枚，則鬼無能殃也」。繼古叢編云：「吳民廬舍，街衢直衝，必設石人，或植片石，鐫曰：『石敢當』：以寓厭禳之旨」。今居民於牆隅置片石，刻泰山石敢當五字，其由來遠矣。

陶宗儀和徐燾兩氏，以爲石敢碑出於急就章之說，實皆襲自宋施靑臣的繼古叢編（繼字，讀書雜釋和通俗編所引皆如此，商務印書館排印本說郛作繙）。不過陶氏旣沒明言，而徐氏又把繼古叢編「出於急就章」的一段話，當做了自己說的而已。

關於石敢當碑出於急就章的說法，我覺得很難相信。因爲「石敢當」在急就章中，究竟眞的是一個人名，抑或是史游先生杜撰的無是公，還大是問題。卽使眞有其人，這位在典籍中，於傳說中，都無可稽的人，何以會有禳魔驅邪的能力？況且，這鎭宅之石，最初並不刻什麼「石敢當」等文字（詳下）；那麼，再退一步來說，卽使急就章裏的石敢當，實有其人，而且是伏魔將軍一流的人物；何以埋起幾塊沒有記號的頑石，就能代表了石敢當這個人呢？這，在情理上似乎都說不通。至於徐氏以爲這種石刻就是小園賦和荆楚歲時記所說的「埋石」，也就是淮南萬畢術裏所說的「埋石」，乃是非常高明的見解。此點，將在後文裏討論。

石敢當是五代時的勇士說

明劉元卿賢奕編（卷四）閒鈔上云：

敢當姓石，五代時人。劉知遠爲晉祖押衙，遣力士石敢當袖鐵椎侍晉祖，與愍王議事。敢當鬬死。殺愍王左右。今人家門外所立之石是也。

陳繼儒的羣碎錄也說：

石敢當，五代漢劉知遠勇士，謂其勇無人能當耳。

以上兩說，都以爲石敢當是五代時劉知遠的勇士。按：羣碎錄乃抄襲成書，其中抄自賢奕編的，就有很多條。石敢當說，很明顯的也是抄自賢奕編。劉知遠派遣侍衞晉祖的勇士，乃是石敢：新舊五代史都是如此，並沒有石敢當之名。劉元卿讀書不細心，既弄錯了；陳繼儒也就因訛襲謬，不曾檢點。這樣說來，石敢當是五代時的勇士之說，根本不能成立。何況在唐代大曆年間，這類的石碑上，已經刻着石敢當等字（詳後文）。那麼，卽使五代時眞有石敢當其人，那他也應該是這鎭宅之石的後裔，而不會是它的始祖了。

石敢當碑起源於狗的圖騰說

在說文月刊二卷六期裏，衞大法師有一篇專文，討論這個問題；題曰：泰山石敢當。這文的要點說：

> 余疑此事與狗有關。我在新都縣看見二呑口上爲狗頭，以此告常先生。伊云：「由磁器口到歌樂山的道中一小村，路旁有一『泰山石敢當』；碑上雕一全身的狗，伏在碑端」。這種呑口，固然鹿虎獅狗均有；但我以爲原始是由狗的崇拜而來。

他的證據是：一、呑口的拼音爲狗；二、搜神記有高辛老婦人得耳疾，醫挑治出蟲，化而爲犬的記載。又灌縣二郎廟裏的二郎神像是三隻眼，旁有一狗。三、羌民屋頂上，置有一塊尖角的白石，每年用猪狗鷄等血，塗於其上，而目爲神，以此神爲最靈。根據以上三點，他的結論說：

> 羌民在古時，以狗爲圖騰，後以狗爲靈的神，故於各地雕呑口。但以得罪了這個狗神，沒

有方法可以免禍，惟有大山上的石頭，可以堵擋得住。因爲羌人原居四川，有時北過岷山的大山，但過山後多爲漢人所征服，故漢人移居四川者，於呑口口中橫穿一劍，有截殺義；又刻了大山石敢當五字。而大字古音讀太，有人刻成「太山石敢當」，後人誤爲山東泰山的人名石敢當者，可以鎮邪，因刻成「泰山石敢當」了。

衞大法師，用他所舉的三個證據，居然得到了那樣的結論：眞是神通廣大，法力無邊。退一步說，卽使承認用他所舉的證據，可以得到他所得的結論；也得先要證明：㈠這種石刻，起源於四川；㈡除四川外這種石刻的上端，也都刻着狗頭（就連鹿虎獅等頭，也都算是狗頭罷！）才能自圓其說。但，事實上並不如此（詳後）。

此外，在常任俠的饕餮終葵神荼鬱壘石敢當考一文（見說文月刋二卷六期），也曾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對於石敢當碑源於急就章說，沒表示什麼意見。對於起源於五代時的勇士說，則以爲「後人遂借其勇名以鎭邪，此蓋石將軍所由起也」。照這說法看來，似乎常先生也沒檢查一下五代史。此點，前面已經論過，這裏不須贅說。

石敢當碑源流的推證

在遠古時候，人類有崇拜石頭的習俗。這個習俗的遺跡，在我國，也有不少地方發現過。日本人鳥居龍藏，在遼寧發現過被遠古時人所崇拜的矗立的巨石、和欖形的巨石（見所著滿洲古跡考，有陳念本譯本）；就是考古學家所稱爲門希爾（Menhir）和多爾門（Dolmen）的兩種東

西。斯文赫定在西藏發現了不少的鄂博（見所著亞洲腹地旅行記），是藏人所崇拜的一堆堆的頑石。陳志良也曾數次發現過止令茄（Chelinga），那是長圓形的石卵，迄今還有人在頂禮膜拜它（見所著「廣西的社」一文，原文刊於說文月刊二卷六期）。山海經裏，也有迷信頑石的記載。山中經說：

> 中次七經苦山之首，曰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棋。五色而文，其狀如鶉卵。帝臺之石，所以禱百神者也。服之不蠱。

從上面所舉的記載裏，可知這崇拜石頭的習俗，在我國也不少例證。人們對於某種形式的石頭（天然的或人工的），認爲它神靈，或者有什麼神靈在那石上寄託着；它能夠保佑人，所以人們崇拜它。自然，這爲了鎮宅所埋的石頭，也就是這種意思之下的產物。由沒有記號的頑石，進而刻上石敢當等字，於是成了現在所常見的形式。

前面說過，徐蕭以爲石敢當碑是出於淮南萬畢術裏所說的埋石，那見解是非常高明的。太平御覽卷三十三引淮南萬畢術說：

> 歲暮臘，埋圓石於宅隅，雜以桃弧七枚，則無鬼疫。

御覽卷五十一，又引述此事，說：

> 取蒼石四枚，及桃枝七枚，以桃弧射之。乃取併埋弓矢四隅，故無鬼殃。

這兩處所引述的，雖然詳略不同，而大旨無殊。這件事，有兩個要點：就是所埋的東西，除去圓石以外，還有桃木弓矢。桃木可以驅妖避邪，在左傳、周禮、淮南子、漢書、論衡等書裏，都有

記載；是人們所習知的事。至於這圓石，則恰是陳志良君所記述的止令茄。

這種埋石鎭宅的習俗，直到六朝晚年，還沒有什麼大變化；這從庚子山小園賦裏的「鎭宅神以薶石」，和吳兆宜所引的荊楚歲時記（吳引荊楚歲時記云云，今說郛本，漢魏叢書本，及寶顏堂秘笈本並無之），可以證明。但這兩處都沒說到桃弧；似乎那併埋弓矢的習俗，或者已不存在了。

這裏，可以注意的是：淮南王的封域在今安徽一帶；給淮南王著書的那些幕僚，想來也多半是江淮間人。因而萬畢術裏所記埋石鎭宅的事，大約是江淮之間的習俗。而庚子山仕於江東，困於荊州，所記自然也不外是長江下流或漢水下流一帶的情形。荊楚歲時記，又是專記荊襄一帶風俗的書。關於此種風俗的記載，雖然只有上述的寥寥幾條；但，很容易會引起人們的一個推想，就是：這埋石鎭宅之俗，在漢代到六朝時，或者只流行在江淮漢的流域。

這鎭宅的石頭，從上述的記載裏，知道只是埋在地下，並不刻什麼文字。但，到了唐代，就有的刻着「石敢當」等字了。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百三十五興化軍）說：

慶曆中，張緯宰莆田，再新縣治，得一石銘。其文曰：「石敢當，鎭百鬼，壓災殃。官吏福，百姓康。風聲盛，禮樂張」。唐大歷五年，縣令鄭押字記。今人家用碑石，書曰石敢當三字，鎭於門，亦此風也。

從這個石碑上刻着那麼許多話語，而不像後來千篇一律的形式看來，可以推知它是由沒有文字的頑石，而轉變爲只刻「石敢當」三字、或「泰山石敢當」五字之固定形式的過渡時期。又可以證

明「石敢當」三字，在這時已經成爲鎭宅之石的名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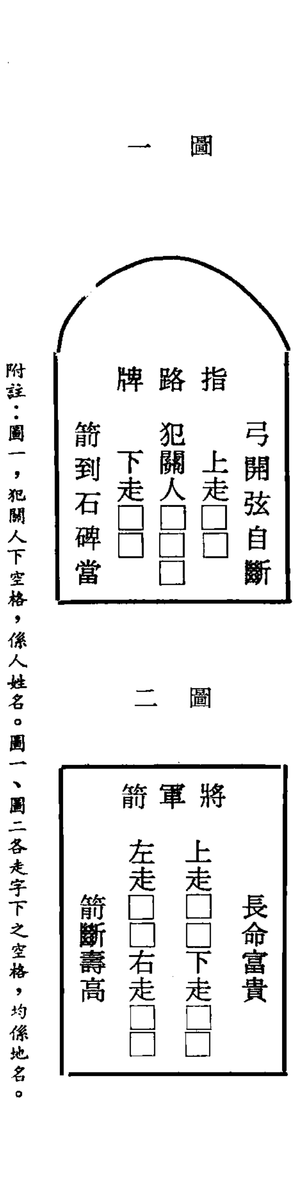
後來，這種石碑的形式，漸漸統一化，上面只刻着「石敢當」三個字；這在輿地紀勝、繼古叢編和輟耕錄裏，都分明地記載着。那時，石碑上面，還沒有「泰山」的字樣。石敢當三字，加上泰山二字，不知始於什麼時候。萬畢術裏說埋的石頭是「蒼石」，蒼色在五行裏屬木，在方位上是屬東方的。而泰山是東嶽；那麼，這泰山兩個字，很可能是從蒼石二字衍變而來。因爲東嶽泰山之石，既應蒼色，又是五嶽之尊，自然比普通的石頭，更有靈驗了。至於繼古叢編和輟耕錄裏所說的石將軍或石人（所謂石人，大約也是武人的形狀。我在山東鳧山之麓一個村子的街口上，也看見過一個武裝的石人，形製頗古拙。）也只是鎭宅之石的演變。大約有些人覺着，只立一塊小石，刻上石敢當等字，還不够味；於是索性雕成個武士。這和傳說中的神荼、鬱壘，變而爲有名有姓的門神；以及光桿的石敢當碑，到四川則加雕起「呑口」一樣。一種習俗，往往有多樣的演變；這是不足奇異的。

呑口，是四川常見的東西。許多人家的大門上，往往用木瓢或布，畫上一個可怖的獸頭，張口吐舌，有的口裏還橫揷着一把劍：這就是所謂呑口。這東西，乃是出於作法降妖的道士之手，用它來鎭宅避邪的。這大約就是古人門上的神荼、鬱壘，或墓前的避邪之類；這裏不必詳細地考證它。石敢當碑，既是鎭宅避邪的東西；呑口也是鎭宅避邪的東西。聰明的人，因而在石敢當碑上端，又加刻一個呑口；於是雙管齊下，相得益彰。由於四川盛行呑口，所以石敢當碑，在四川便刻着呑口。這是石敢當碑後來加上了呑口，並不是呑口爲石敢當碑的起源。至於所謂狗也者，

恐怕只是刻得不大像的吞口，因而成了畫虎不成反類狗的形狀。這點，不知衞大法師意見如何？

指路碑

和石敢碑有連帶關係的，還有一種指路碑（或名指路牌）。在四川（聽說湘西也有），鄉間道路的交叉口旁邊，到處都可以見到這種石刻或木牌。石刻通常是高度在一尺上下的長方形石碑，頂端也有作半圓形的。最常見的形狀，其平面圖如下所列：



附註：圖一，犯關人下空格，係人姓名。圖一、圖二各走字下之空格，均係地名。

以上兩圖，是最常見的形狀。但「犯關人□□□」，也有作「指路牌信士□□□」的。碑兩邊的聯語，也有只作「弓開」「弦斷」四個字的。木牌是用木板作成丁字形，釘在路口的樹上，也是寫着「將軍箭」和上走某處，下走某處等語。

這種石刻（或木牌），是爲犯關的小兒立的。四川的朋友告訴我說：「小兒須經過許多危險的關，才能够長大成人。最重要的，是十二歲時的『童關』。這關，有帶着弓箭的將軍守着。童子過關時，守關將軍，就用箭射他，不讓他過去。所以許多人家，當小兒長到七八歲時，就開始請僧人道士等，替小兒作道場，祈求他安然過去童關。同時，再立一個指路碑，來作替行人指迷的好事。這樣，當小兒過童關時，守關將軍一拉弓，弓弦便會自己斷絕；即使能把箭射出去，也有這作好事的指路碑擋住，不至於危及小兒。因而這童關就可以安然地度過了。」

我以爲這個習俗，也是由埋石鎭宅的習俗演變而來的。淮南萬畢術裏，記鎭宅埋石之俗，除去埋石之外，不是還要「取……桃枝七枚，以桃弧射之，乃取併埋弓矢四隅」嗎？這桃矢桃弧，恐怕就是將軍箭的前身了。

一種習俗，往往隨時而變，隨地而變，這是吾人所習知的。萬畢術所說的桃矢弓矢，本來是爲了驅妖用的。後來，無字的圓石，變成了刻字的石敢當碑，而併埋弓矢的風氣，已經不存。可是，這風俗雖已不存，而有些地方，卻還保留着和此俗類似的傳說。衞大法師在泰山石敢當文中說：

> 余故鄉在牆壁衝長約一尺寬約五寸之石，上刻泰山石敢當五個字，據說地中有一枝土箭射過去，射到誰家給誰家不吉利。將這泰山石敢當銜在牆上，就把土箭擋住了。

這個傳說中的土箭，無疑地就是萬畢術裏桃弧的化身。然而，桃弧是驅邪以護衞人的，而土箭卻成了射人之器。而且，在萬畢術裏，圓石和桃弧，有同樣的作用，是相得益彰的；可是，在上述

的傳說裏，石碑卻變成了敵擋土箭的東西了。

桃木弓矢，旣可以演變爲傳說中的土箭，自然也可以演變爲指路碑上的將軍箭。石敢當碑旣然可以擋土箭；而指路碑也可以擋將軍箭。從這些蛛絲馬跡看來，我覺着指路碑就是石敢當碑的化身，似乎沒有多大疑義。只是石敢當的祖宗，乃萬畢術裏的圓石；而指路碑的祖宗，則是萬畢術裏的桃弧。它們本來是同氣連枝之親，後來經過他種迷信的渲染，於是各自分門立戶，就儼如路人了。

三十一年一月十九日初稿，四十三年十二月四日夜十二時改寫訖

原載「臺灣風物」，五卷一期（民國四十四年一月二十日），頁一——七



齊魯方言雜考

三年前，曾從事於齊魯方言之編集，已得三卷。後以改治他業，遂投諸敝簏，不復董理。頃時代青年編者來索稿，倉猝無以應命；爰取曩日所輯，採錄若干條，湊成此篇，聊資補白。拋磚引玉，是所望於博雅君子。

作者附記

你　广一，汝也，蓋「乃」「爾」「而」之轉。廣韻：「你，秦人呼傍人之稱，乃里切。」北史李密傳：「宇文化及瞋目大言曰：『與你論相殺事』。」

俺　ㄢ，自稱，女子喜用此語，蓋「言」「卬」「姎」之轉。詩葛覃：「言告師氏」，毛傳：「言，我也。」又匏有苦葉：「人涉卬否」？傳亦云：「卬，我也。」爾雅注：「卬，猶也。」說文：「姎，女子自稱我也。」是言、卬、姎同義，而並與俺雙聲。集韻：「北人稱我曰俺。」知此字由來已久。

咱　ㄓㄢ，一作偺，我們也。膠東讀如診音。蓋朕之轉。炎徼紀聞：「南蠻稱人曰歹，自稱亦曰

歹；猶晉之言咱，楚之言儂也。」按齊魯居民，由山西徙來者多，此咱字殆晉語，非齊魯間所固有也。

寒毛　人膚上細毛也。晉書夏統傳：「聞君之言，不覺寒毛盡戴。」是見於載記之始。

㜷㜷　「一一，乳也，一曰「媽媽」。按即母字，母，古讀如米音。集韵：「㜷，緜批切，音迷，齊人呼母曰㜷。」是猶古音之遺。媽，則母雙聲之轉也。母字，金文作[illegible]，爲指事字；蓋女字胸前左右各綴以點，以象垂垂之乳，斯其所以爲母也。母子之關係，幼時以乳爲最顯著，故即以乳呼母；是乳也母也，實二而一者也。

媽胡　俗謂爲可畏之獸，所以懼小兒者。魯童謠云：「您爹赶集給你賣個貨郎鼓，白天拿着玩，夜裏嚇媽胡。」又謂之「媽猴」，按即猴也。說文「爲」字注云：「母猴也。」猴，古讀如胡；媽，母之轉也——或稱獮猴，獮，古與母音近，亦雙聲之轉耳。唐李匡乂資暇集卷下：「俗怖嬰兒曰痲胡來，不知其源者，以爲多髯之神而驗刺者，非也。隋將軍痲祜，性酷虐，煬帝令開運河，威稜既盛，至稚童望風而畏，互相恐怖曰：『痲怙來！』稚童語不正，轉祜爲胡。」此亦可備一說，而實非也。又俗謂人於事不經意者曰「馬虎」，蓋「糢糊」之轉。

夥計　店夥之通稱，又僕人或相與共事者互稱，亦曰夥計。明沈孝思晉錄：「其合夥而商者，名曰夥計。」按史記陳涉世家之「夥頤」，亦即夥計，所以呼其共耕之人也。又按，夥，即火也。司馬法：「人人正正辭辭火火。」注：「言一火與一火，猶人人殊之人人也。」通典兵制，謂二烈爲火，五火爲隊。

貨郎　貨，聲轉讀如賀，鄉間賣布者，搖鼓鼗以召人，俗呼爲貨郎，因呼鼗鼓爲貨郎鼓。按翟灝通俗編卷二十一，引文嘉嚴氏書畫記，有宋蘇漢臣嬰兒戲貨郎八軸，知此名由來已久。

个　俗數人或物，曰一个兩个，按卽介字。古稱一人爲一介之士，尙書秦誓稱一个臣，義同。南人讀介如蓋字音，蓋个雙聲易轉也。

和　俗謂棺爲和。桂未谷札樸：「或謂棺有前和後和之稱何也？桂未谷曰：按呂氏春秋：『昔王季歷葬陽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謝惠連祭古塚文：『兩頭無和』是也。」按此，則和本棺兩頭之板，後遂爲棺之通稱。

魚苗子　苗，讀如毛，陰平聲(ㄇㄠ)，呼湖中船居之人也。按苗蠻爲雙聲字，實一音所衍，蓋輕人之稱。湖中漁者，與陸居之民，相視幾如異類；而其生活之狀況，尙有許多未脫漁獵社會之遺習，人故以是賤而呼之也。蘇軾魚蠻子詩：「江淮以爲田，舟楫爲室居，魚蝦以爲糧，不耕自有餘。」卽此。梁同書直語補正：「苗，窺面相戲之聲，音若毛。郭忠恕逢人無貴賤，輒呼毛。東坡郭忠恕畫像贊序載之作貓，本傳及說苑並作貓。」按此雖非指湖中船居之人，其爲輕率之辭則一也。

親家　清錢泳履園叢話：「今人呼姻家爲親家，始見於後漢書禮儀志。」今齊魯間讀親如慶(去聲)音，其來亦甚久。宋趙與時賓退錄卷五：「俗謂婚姻之家曰親家，唐人已有此語，見蕭嵩傳。又有以親字爲去聲，若亦有所據。唐盧綸王駙馬花燭詩：『人主人臣是親家』。」按親字仄聲，其音幾與慶字無異矣。

當家子　魯北稱同姓之人也。唐王建詩：「不是當家頻向說。」當家，指王守澄：則此語唐時已有之。

二邦　魯西稱僕人有此語。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上：「俗呼奴爲邦，今以奴爲家人也，凡邦家二字，多相連用，時人欲諱家人之名，但呼爲邦而已：蓋取於下字者也。」按蘇說甚紆曲，然可證唐時已有此語。

吃醋　俗謂男女嫉妬曰吃醋，蓋以醋味喻人妬嫉時中心之酸楚也。通俗編卷二十二引在閣知新錄曰：「世以妬婦比獅子，續文獻通考：獅子日食醋酪各一瓶。喫醋之說，殆本此。」按此乃偶合，非本義也。

入　俗作肏，讀如日音，謂男女交媾也。莊子盜跖篇：「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是其義。

㦤他　音利希（ㄌㄧ ㄒㄧ），見方言，郭注：「以言相嗤弄也。」按今魯西猶有此語。

濩　ㄏㄨ，煑也。魯童謠云：「月老娘，兩半子，鍋裏濩的豆餡子。」濩，卽煑也。按此猶古音之未變者，詩葛覃：「是刈是濩。」爾雅：「濩，煑之也。」

擀　音敢（ㄍㄢ），軋物使伸展也。魯謠云：「擀麪軸，兩頭尖，俺娘送俺泰山。」北夢瑣言：「王蜀時有趙雄武能造大餅，每三斗麪擀一枚，大如數間屋。」與今語同。又張愼儀蜀方言卷上：「伸麪曰擀。」則四川語亦如此。

鯽令　機警也，卽「精」之長言。宋景文筆記：「孫炎作反語，本出於俚俗常言……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按今山東亦謂孔曰窟籠，他如謂烘曰忽籠，謂夢曰木楞，皆

此類也。

旅　五穀未經播種如野生者曰旅，後漢書光武帝紀：「野穀旅生。」注：「旅，寄也；不因播種而生，故曰旅。今字書作穭，音呂，古字通。」

原載「時代青年」，創刊號（民國二十五年五月），頁二一——二二

山東魚臺婚俗志

初五十五二十五，
鞋襪爛了無人補。
爲娘若有疼兒意，
快給爲兒娶媳婦！

「娶媳婦」，是多麼痛快的一件事——尤其在一般情竇將開的孩子們看來，幾乎有莫可言諭的妙秘。因此，你只要注意，這些孩子們的行動，往往會見到他們背着人忸怩着在哼唧這一類的歌子。

「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古聖先賢的寶訓，在一般百姓們，更是認爲千古不磨的。於是，在魯西，孩子們長到七八歲時，父母早就給他們訂下婚了。假使父母疏忽，以至於使孩子們到十幾歲還沒訂婚，那無疑的，會引起大衆的物議。而尤其是女孩子，一過十五歲，十之七八有塡房的危險。

訂婚之手續，非常簡單，什麼「聘」「彩禮」，在魚臺是沒有的。媒人（也有女的，但和使錢的媒婆不一樣）徵得兩家的同意，都認爲「門當戶對」、「才貌相當」之後，只須兩張「媒人柬」（卽婚約），只須請媒人吃一頓酒席，這婚事便算定了。

不過，在年紀方面，女的總是比男的大一二歲乃至於四五歲，據說：這樣是預備着早娶來早中用，而特別注重的，是年命的合不合（所謂年命，卽是十二辰屬相）：假使一個是寅年生人屬虎，一個是未年生人屬羊，卽使門當戶對，才貌相當，而因爲年命的相尅，也決不能定婚的。

婚姻訂就，等到男的長到十六七歲——至多到二十歲左右——就要迎娶了。結婚的日期，由男家主動，男家多半在結婚的前三四個月裏看定日期，告訴女家，以便女家在這個時期預備嫁妝。

「閨女出門，糞也撅三天嘴。」（撅嘴是生氣的樣子）賠送嫁妝，在女家認爲是極大的事情。中產之家，在木器方面，至少要賠送一只大櫥，一只條几，一張方桌，一張抽屜桌，兩條睡凳，兩把椅子，一只衣櫃，一只皮箱。在衣服方面，衣箱衣櫃中，總須塡滿，論價值，少的也總在二百元以上。

迎娶有大小之別，貧寒之家，都用「小娶」，抬一個轎子，由「壓轎的」乘到女家，這轎由新婦乘回來，而壓轎的則改乘車子。

中產以上的人家，都用「大娶」，大娶是抬兩個轎，大鼓樂，有旗鑼旗幟，聲勢非常煊赫，路途稍遠些的，都要頭一天過轎。這兩只轎，一隻由新郎乘着，一隻由壓轎的乘着，須在夜色朦

朧時，走到女家，女家設宴款待。第二天早晨，再大宴一次，於是新郎才到後院裏謝了親，新郎這時也上了轎——壓轎的乘來者——一同回來。

在結婚的前天，無論大娶小娶，新郎磕頭，是必不能免的。提到這，作者到今天還有些談虎變色，那磕頭，由拜祖坟起，以至於祖先的牌位、家長、本族的長輩、較近的親戚、乃至於鄰人的長輩，都不得幸免；這實在是一件最痛苦的事。

新娘在臨上轎之前，自然要有一番裝束：這裝束，並不必定多好的衣裳，祇是顏色一定紅的。無論是多天，或是盛夏，「催妝衣」是必須穿的。催妝衣，是塡着棉絮的紅襖，不管天氣冷暖，在上轎時必穿上。此外頭面須有一幅紅綾裏子，這紅綾，叫做「蒙頭紅子」。

當轎往女家時，男家除跟隨些執事等人以外，還有兩位要角——娶女客。娶女客是女性的，多半是新郎的長輩親戚；最要的條件，是娶女客的屬相，不得和新娘的屬相相尅。娶女客祇須跟到新娘家裏就是，並沒有什麼任務，轎于回歸的時候。女家也有送女客二人跟着。這送女客，是男性，多半是新婦的長輩親屬。他們把新婦送到夫家，一飯卽歸。

一陣鞭砲響，是告訴新娘的轎子，已來到大門了。這時，就有兩位年方及笄的姑娘，叫做「接轎的」，一個用卜羅端着麩子，一個拿了一部書，書裏夾着兩支葱，迎上轎來。當轎剛落地時，先有人用樹草梱成火把，在轎前烘一烘，叫做「燎轎」，接着才把轎門撕開（新婦上轎時，須把轎門縫上）。於是接轎的一個把書交給新娘，一個把麩子撒在新娘身上。這時，轎前已放下了一把柳木做的椅子，旁邊站着兩位新娘的族兄或表兄；當新娘坐到椅子上的時候，便由他兩位

——族兄或表兄——一直抬到天井裏。

天井裏放着一張桌子，上面除擺着香爐和燭臺外，正中放着一個斗，斗裏滿貯着穀物，頂上橫放着一條秤。把新娘抬到桌前時，新郎也就過來，站在新娘的左邊，共同磕頭。磕頭的次序，是先拜天地，再拜祖宗和父母，然後夫婦對拜：這叫做拜天地。

拜完天地，接着把新婦送到新屋裏；新房裏放着兩把椅子，新娘坐在右邊的一把。於是，許多「鬧房的」便把新娘簇擁進來，坐在新婦左邊。接着便有嫂子或表嫂提着紅色的酒，滿斟一杯，先放在新娘的嘴上一醮，然後再送到新郎嘴上，一口喝淨：這叫「喝心酒」。這時，提酒的人，口裏還念念有詞：

新媳婦醮一醮，

新女婿喝個乾。

酒喝罷，新郎暫時退出。新娘的「蒙頭紅子」和「催妝衣」，這時才卸下。幫着脫卸的，仍是嫂們或表嫂們，她們在脫卸時唱着這樣的歌子：

蒙頭紅（或催妝衣），

往上搭，

一年以內抱娃娃。

接着由這些嫂們拿着栗子、棗、和花生，向牀上撒去，叫做「撒帳」。據說，「栗子」和「立子」同音，「棗」和「早」同音，是祝他們立子宜早；「花生」又叫「長生果」，是祝他們長

生不老之意。

這時，新娘已換了華美的衣服，新郎也過來同新娘共同向着床作揖，叫做「拜床公床母」，接着新娘開開衣箱，新郎把手往箱裏一伸，叫做「抄櫃」，然後新郎退出新房。

不久，便要「上拜」。上拜是新郎和新娘再同到天井裏去磕頭，從祖宗磕起，以至於戚族鄰里，等到上拜完了，一對新人，都已鞠躬盡瘁了。這時桌上的斗，便抱往新房裏，斗旁並放下一條布袋。

等，等，等到天黑，大家吃完團圓（新娘帶來的掛麵）之後，新郎入房了。到夜深人靜時，新人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新娘掙着布袋，新郎把斗裏的穀物倒進去。此外一宿晚景，則不必細提。但第一晚上的燈——叫做長明燈，是不准熄滅的。

第二天，新娘再拜翁姑。第三天，新娘還要給戚鄰磕一遍頭，便和新郎同車回到娘家，當天轉回來，叫做「接三天」。此後，到九天或十天，新娘再獨自回一次娘家，也許住六天，也許住十幾天。這「終身大事」的舉辦，至此便算終了。

原載「自立晚報」，三版，「風物志」，民國三十九年四月十七、十九日
以「屈翼鵬」之名發表。



曲阜散記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避倭寇之難，携山東省立圖書館所藏善本圖書及金石器物，僦居於曲阜城內玉虹樓旁民舍。索居多暇，遂得暢遊城內外諸勝蹟。荒冢廢墟，足迹殆遍。夕陽烟外，敗草叢中，摩挲殘碑，輿酣忘倦。人或以癡目我，我亦以癡自居。柔奴語云：「此心安處是吾鄉」。書生結習，聊自怡悅而已。時業師呂先生今山，方任至聖奉祀官府西席。居此既久，於淹中勝蹟，瞭如指掌。課餘輒召予偕遊。嘗同登古城，望丘壑，相謂曰：「足之所履，目之所及，處處周情孔思。讀書人得居此鄉，眞乃大幸」。因相視而笑，渾忘新亭之痛矣。爰就所見所聞，拉雜錄之。管窺所及。間作辨證。匪曰有補於志乘，亦聊以發思古之幽情而已。今事隔十年，滄桑洊更；回首前塵，都如夢寐。而黃天倡亂，烽火未熄。言念聖城，殊不勝愴惻之情也。三十六年三月七日記於金陵。

魯故城

曲阜今城，爲嘉靖元年新建，周八里三十步。其東六里，有村曰舊城，則宋大中祥符仙源城故址也。其城址惟西北隅已平，餘尚有跡可尋。出今城南門而東，有故城基隆然高起，迤邐而東

南約三里餘，折而北，經古城村，又過五泉莊，復折而西，與孔林南垣相屬（孔林南垣，實卽城基爲之），過林迤西南，再折而南，其迹遂泯。周廻約二十餘里，所謂魯故城也。按此卽秦前故城，或謂漢唐以來，亦卽此址，非也。其證有二：水經注引孔叢說，謂夫子墓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今孔子墓南去魯故城垣不三百步，一也（寰宇記所言，與水經注不同。蓋一謂漢城，一謂唐城也，說詳下）。近今出土漢代銅器，多在孔林南魯故城內，是器率爲墓葬中物。古者葬人多於北郭外，似不應大批葬於城內，則漢城當在墓南，二也。寰宇記稱闕里在曲阜縣西南三里，孔林在縣西北六里。所言與元和郡縣志同。闕里文獻通考及乾隆縣志據此，遂謂秦漢至宋初縣志，皆在古城村間。實則唐及宋初如是，漢時則非也。蓋孔叢謂夫子墓在魯城（按當謂漢魯城）北，則城當在墓南。而古城村在墓東微南，與所言不合。又衞宏漢舊儀，言舞雩壇在城東南，亦與寰宇記異，而與孔叢說合。且漢靈光殿遺址，在今城東南隅，核以水經注在闕里東南五百步之說，若合符節。靈光殿漢時必在城內，又可斷言。古城村則距此遙遠，決無城在彼而殿在此之理。尤有進者，漢史晨祀孔廟後碑云：「修通大溝，西流里（按謂闕里）外，南注城池。」今此溝猶存，自孔廟前西流，穿城南垣入池。以是證之，漢城當在今城間，惟東垣或當較今城稍東耳。至寰宇記及元和郡縣志所言。蓋唐至宋初城治如此。祖庭廣記亦言：「廟在舊曲阜縣西南二里。」與二書合（或言三里，或言二里者，蓋皆約略指之也）。以其地核之，卽今之古城村。惟究於何時，移治此間，典籍無徵，莫能致詳。然在炎黃以後，則可斷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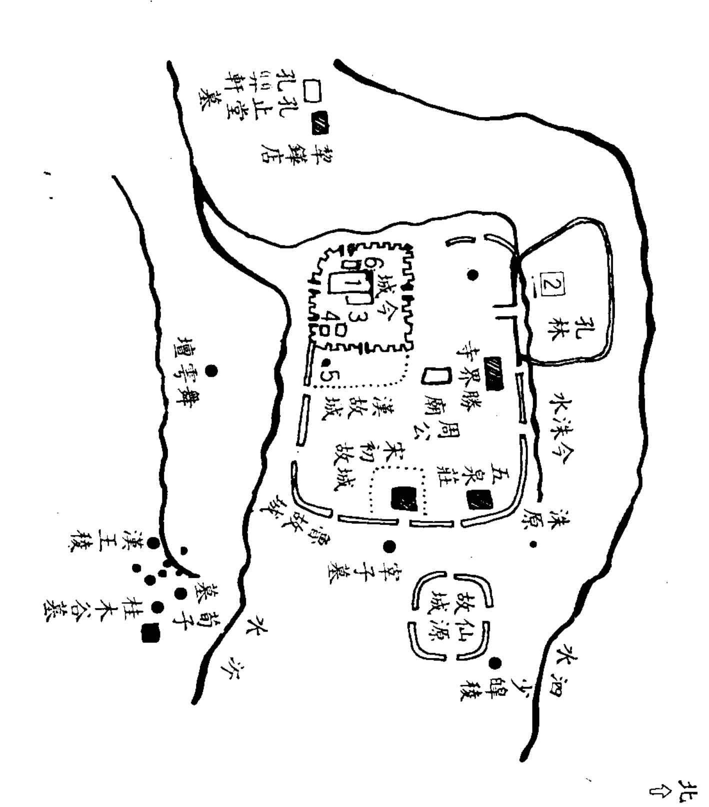
元楊奐東遊記，稱魯故城凡十二門：「正南曰稷，左曰章，右曰雩。正北曰圭，左曰齊，右

曰龍。正東曰建春，左曰始明，右曰鹿。正西曰吏，左曰麥，歸德其左也。」蓋據寰宇記為說。稷門亦名高門，僖公二十年左傳：「新作南門。」杜注：「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故名高門。」史記所謂齊以女樂遺魯，陳於魯城南高門外是也。水經注謂高門亦曰雩門，與杜預及寰宇記諸說不合。按稷古通昃，稷門即昃門，乃城之西南門。且舞雩壇當高門之外。以是證之，疑水經注是，而杜氏諸說非也。始明門，亦曰上東門，定公八年左傳：「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林氏註，謂：「即東城之北門也。」又襄公二十三年左傳：「臧孫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杜注以為魯南城東門，公羊傳注亦云（見閔公二年），與寰宇記異，未詳孰是。公羊傳又有爭門（見閔公二年），或謂即北門也。今各門舊跡，尚有少數隱約可指。惟以故城寥濶，以便交通故，新闢缺口頗多，而故門遺址亂矣。

爰參諸書，試為之圖，以明歷代城址之變遷。漢代城址既泯，則約略定之。唐及宋初城址，亦無迹可尋，而古城村故在，當相差不遠。二者皆以虛線示之，以待方家論定焉。（見下頁）

魯故宮遺址

今城東北里許，有高阜，四周基址，猶整飭未坍，周廻約二三里，今周公廟建於其上。祖庭廣記，謂係魯宮城故址，是；或以為漢靈光殿遺址者，則非也。阜上瓦礫，觸目皆是。磚皆回形花文，瓦文則作雲形。間有豆柄鐙擊等殘陶，皆無字。夏日驟雨後，往往於其上得鉢印銅鏃帶鈎之屬。予於沂濱冷攤上，購得蟻鼻錢三品，聞亦阜上所出。阜後田間，時出瓦棺，長約三尺，蓋



附注

1. 孔廟
2. 孔子墓
3. 靈光殿故址
4. 古泮池
5. 泮宮台
6. 矍相圃

所以葬殤子者。禮記曲禮上：「周人……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則此乃周人之物也。

漢靈光殿故址

史稱魯恭王好治宮室，因欲廣其宮，致壞孔子故宅。則漢時魯王宮殿，密邇於廟里可知。或謂今周公廟爲靈光殿故址，非也。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殿之南闕；北百餘步，卽靈光殿基。」酈氏且述遺址之狀云：「東西二十四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東西廊廡別舍，中間方七百餘步。」當時目驗如此，可謂信而有徵。今周公廟距孔廟遙遠，當時恭王縱廣其宮，亦決不至侵及孔廟。況王文考賦中所謂：「周行數里，仰不見日」者，乃文人浮誇之語乎？其故址在今城東南隅古泮池之北，東寬當出今城外。明末爲衍聖公孔弘緒別墅。清乾隆二十一年南巡，改建爲行宮。今爲孔氏私立明德小學校址。漢時宮闕，已不能得其彷彿矣。

魯泮宮故址

水經注云：「殿（靈光殿）之東南，卽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之。」今此臺猶存。在城外東南隅，去城約百餘步。臺南及臺西水，漸成桑田，然尚能隱約得其形似，惟砌石已無。至今之所謂古泮池，疑卽水經注之洛池。水經注稱：「洛池中有釣魚臺，方十步」。殆卽今古泮池中之渚。舊志以泮宮中高八十尺之臺當之，今土人亦率以釣魚臺相呼，誤也。又按金昌宗

明昌間党懷英撰修孔子廟碑云：「初，廟傍得魯廢池，發取石甃，以爲柱礎釦砌之用。」則臺池結石，毁於是時也。魯靈光殿賦序云：「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兆基而營焉。」張載注云：「昔魯僖公使大夫公子奚斯，上新姜嫄之廟，下治文公之宮，故曰：遂因魯僖兆基而營焉。」張氏蓋據魯頌閟宮爲說，而靈光殿所在地，實非姜嫄之廟及文公之宮之故址也。姜廟文宮，均應在今之周公廟；而靈光殿所在地，則魯之泮宮也。按魯頌泮水序：「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其詩云：「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則泮宮亦魯僖兆基。王文考本義當據泮水，迨張氏作注，乃據閟宮，非王氏之旨矣。

兩觀故址

魯故城東南隅有缺口，土人所謂「二豁」者（曲阜人謂缺口曰豁。缺口之大者，曰大豁；二豁，乃次大者也），其外不百步，隱然有阜，阜上有碑，題曰兩觀臺，相傳孔子誅少正卯處也。按春秋定公二年經：「雉門及兩觀災。」杜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汪中述學釋闕：「天子諸侯宮城皆四周，闕其南爲門，城至此而闕，故謂之闕。……正月之吉，縣治象，敎象，政象，刑象之法於此，故謂之象巍。……使萬民觀象，故謂之觀。禮運：『出遊於觀之上』爾雅釋宮：『觀謂之闕』。是也。」是兩觀乃宮城門闕。魯故宮在魯故城西偏今周公廟，則兩觀烏得在東南城外乎？元和志謂兩觀臺在縣東南五十步，蓋據當時城治言。唐城在今古城村，村東南魯故城外道旁，今尙有臺，當卽元和志所指。而亦非是。惟孔氏祖庭廣記附圖，於宮城之南

門，題曰兩觀，獨與舊史合。其遺址當在今周公廟、前村間。

郊臺

今兩觀臺直西約一里，有臺高聳，相傳爲古之郊臺。臺上有碑，明洪武三年立，鐫告祭境內山川祝文，或以山川壇呼之，蓋因此也。按水經注稱沂濱有古圜丘，此臺跡沂水頗遠，當非酈氏所指。惟所謂圜丘者，余曾數訪未得，故莫能言其詳。然疑酈氏所見，乃眞魯國郊天之所也。春秋繁露郊事對篇云：「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故成王命魯郊也』。」蓋諸侯惟魯得用天子禮樂，故有圜丘以郊天。

泉宮

郊臺西南數百步，有樓孑然，今之龍神廟，古之泉宮也。廟前有池，爲古之逵泉。左傳：「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歸，及逵泉而卒。」即此處矣。魯侯作宮其上，名曰泉宮。金元爲大明禪院，又名逵泉寺。改爲龍神廟，則在明以後矣。東遊記稱：「水中石出，如伏黿，如怒黿。」今已不見。泉北有四面碑，鐫逵泉同樂記一文，並詩二律，隸書，元至正間所立，縣志失載。泉南一碑，沒地及半，字漫滅多不可識，隱約有大定字，殆卽東遊記所稱之寺碑也。泉旁稻畦麥田，縱橫羅列。沂水繞其南，魯城峙其北，春秋佳日，固遨遊勝地。惜

今荒廢不堪矣。

洙水

今洙水發源於五泉莊之北，魯故城之東北隅。西流經孔林內。明淸以還，屢濬其源。民國十七年，上海濟生會又撥款浚之，其源甃以石而圍以鐵欄，沿岸遍植楊柳，亦盛事也。按此水實魯故城北池，亦卽淨水，非古洙水也。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今洙水旣緣魯故城之北城，且逼近城基，其爲淨水審矣。元和郡縣志稱：「闕里北去洙水百餘步」。則其水當在魯故城內。今城北不遠，尙有沙磧一線，文津橋東西皆可見，殆卽洙水舊迹。至左傳言濬洙，杜注謂防齊者，當指上流言。桂未谷札樸，以爲今已與泗水合流，其說蓋是。上流旣入泗，下流遂淤塞耳。

孔廟

孔子家語稱，魯哀公十七年，立廟於孔子舊宅，設守陵廟百戶。祖庭廣記據記，以爲立廟之始。然史記稱孔子所居之堂，後世因以爲廟祀之云云，似孔廟始建之年，太史公亦未之詳。按漢高祖十二年冬十一月，常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則彼時或已有廟矣。後世修廟之可考者，略述如下：漢靈帝建寧元年，仇誧劉耽等補治牆垣，修通大溝，事見史晨碑。魏文帝黃初二年，令郡守修孔子廟，曹植撰碑文記之。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冬十一月，勅修孔子廟，並頒六經。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冬十月，詔建孔子廟，制同諸侯之禮。隋煬帝大業七年，縣令陳叔毅修闕里孔子廟，

有碑記之，仲孝俊撰文。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秋七月，詔兗州作闕里孔子廟，並尊孔子爲尼父。二十一年，初以先儒左邱明等二十二人配享。高宗乾封二年，兗州都督霍王元軌，承制修闕里孔子廟；總章元年，立碑記之。玄宗開元六年，兗州牧韋元圭，褒聖侯孔燧之，及縣令田思昭修闕里孔子廟，李邕爲碑文記之。代宗大歷八年，刺史孟休鑒，縣令裴有象，新闕里孔子廟門，見裴孝智修文宣王廟新門記碑。懿宗咸通十年，孔溫裕出貲重修孔子廟，浹旬畢工，賈防爲之記。宋太祖建隆元年，帝謁孔子廟，詔增修祠宇，繪先聖先賢先儒像。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修闕里孔子廟，呂蒙正爲文記之。眞宗天禧二年，孔道輔請得封禪行殿餘材修聖廟，大擴舊制：建廟門三重，次書樓，次唐宋碑亭各一，次儀門，次御贊殿，次杏壇，壇後正殿，又後鄆國夫人殿，殿東廡爲泗水侯殿，殿西廡爲沂水侯殿。正殿東廡門外曰燕申門，其內曰齋廳，廳後曰金絲堂，堂後則家廟，左則神厨。由齋廳而東南爲客館，直北曰襲封視事廳，廳後爲恩慶堂，其東北隅曰雙桂堂。凡增廣殿庭廊廡三百十六間。今日孔廟之弘規，蓋奠基於彼時也。神宗元豐元年，詔兗州以省錢修葺闕里孔子廟。五年，又令孔若升監修之。哲宗紹聖三年，勅轉運使修葺闕里孔子廟。金熙宗皇統二年，勅行臺撥錢四萬千貫，委曲阜主簿孔壞修葺孔廟。款未敷用，至四年，復令撥行省錢萬四千五百貫助之。九年，復修正殿。廢帝正隆二年，令有司修孔子廟兩廊及齊國公殿。世宗大定十九年，衍聖公孔摠修鄆國夫人寢殿。凡費二百萬，而楹棟之材不與焉。党懷英撰碑文記之。章宗明昌元年，詔降錢七萬六千四百緡，修葺廟宇。以二年春興工，至六年蔵事凡爲殿堂廊廡門亭齋厨黌舍三百六十餘楹，周以崇垣。三分其役，因舊以完葺者，才居其一，而增創者倍

之。並以捏塑易兩廡羣弟子及先儒畫像。始賜閣名曰奎文。元太宗五年，八年，九年，凡三修。世祖至元四年，勅修闕里孔子廟、杏壇、奎文閣。十九年，楊桓等修廟垣，並益植松檜一千本，桓為文記之。成宗元貞元年，詔葺闕里林廟。大德二年，濟寧路總管按檀不花，復重修之；經始於二年春，以歲祲中輟，蕆事於五年秋。閻復撰碑，稱：「締構堅貞，規模壯麗，大小以楹計者，百二十有六；貲用以緡計者，十萬有奇。」蓋金明昌後一鉅役也。文宗至順三年，詔修闕里孔子廟，於順帝元統二年興工，至元五年工竣，凡費中統楮幣三十一萬四千四百緡。明太祖洪武七年春，修闕里孔子廟，至十一年廟成，補塑聖像。二十年春，又詔工部修葺之。成祖永樂九年，詔有司撤舊廟而葺之，遣雷迅發囚徒一千名，交孔氏自督修蓋。復以囚徒作踐不便，乃命山東布政司官一員，率民三千人修之，囚徒仍聽役於外，迨十五年工竣。宣宗宣德九年，工部侍郎周忱，捐貲建金絲堂。英宗天順八年， 詔重修闕里孔廟，命巡撫賈銓同藩臬經營之。憲宗成化四年，重修孔廟，有碑記其事。十六年，以衍聖公宏泰之請，增廣廟制，擴正殿為九間，餘皆更新，至二十三年乃成。孝宗弘治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孔廟災。次年春二月，興工修之，至十七年正月畢工，凡費銀十五萬二千六百餘兩。黃繡作重修闕里孔子廟圖，李東陽序其耑，稱：「廟之制，中為大成殿十楹，崇八丈，邃有奇，廣倍。其□為左右廡百餘楹，後為寢殿八楹。前為杏壇，又前為奎文閣，楹視寢數，崇略與殿等。又前為門四重，中為橋三。殿之左為家廟，後為神廚，前屬詩禮堂，為神庫，又前為燕申門。殿之右，為啟聖王殿，後為寢；前為金絲堂。又前為啟聖門。前左右為齋室，室之外為快覩、仰高二門，與觀德、毓粹二門而四。又左右為鐘鼓樓，與角樓而

六。閣之前後，爲碑亭各四，前四亭則本朝御製，而祝勅諸文皆坿焉。惟壇及樓及中門仍舊，自餘或創或益，並從新制。」觀此，則與今廟無殊矣。武宗正德六年，賊犯闕里，廟爲賊所壞。七年六月，興工修之，至世宗嘉靖元年，與新遷縣城同竣工。十七年，巡撫胡纘宗建金聲玉振坊。二十三年，巡撫曾銑，建太和元氣坊。三十二年，重修林廟。穆宗隆慶三年，巡撫姜廷頤修葺孔廟，更新杏壇，增置石欄重簷。神宗萬曆六年，巡撫趙賢再葺孔子廟。二十年，巡按御史何出光創建聖蹟殿，立石刻聖蹟圖百二十幅。二十三年，巡撫鄭汝璧重修孔子廟。二十九年，巡撫黃克纘率藩臬捐金二千兩修孔子廟。三十六年，濟寧兵巡副史王國貞修廟西廡。清順治十三年，巡鹽御史王秉乾出銀二千兩金修奎文閣。康熙二十九年，遣內務府郎中皂保來修孔子廟，至三十二年竣工。雍正二年六月初九日廟災，時疾風驟雨，雷電交作，火自大成殿脊螭吻間出，不克撲滅，前後殿廡，延燒甚烈。旋遣署理工部侍郎馬臘，巡撫陳世倌相度修廟，次年秋八月興工，至八年工竣。衍聖公孔傳鐸有修廟盛典記之。廟制略同明弘治時，而輝皇殆又過之。凡大成殿九間，高七丈八尺六寸，濶十四丈二尺七寸，深八丈四尺。奎文閣七間，高七丈四尺，濶九丈四尺五寸，深五丈五尺九寸。寢殿七間，高六丈四尺，濶九丈五尺，深五丈。今之巍峨崇煥者，即曩日舊工也。乾隆十九年，衍聖公孔昭煥重修櫺星門，易木以石。厥後，雖間有修葺，多無足紀。惟民國十四年張宗昌之修寢殿，其工差巨焉。今殿宇漸頹廢，而國步艱難，何時始能重修，殊難逆料矣。

原載「天津民國日報」，六版，「史與地」週刊，第十四和十六期，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及四月二十一日

曲阜的聖蹟

主席、諸位先生、諸位女士：

今天我所要講的題目是「曲阜的聖蹟」。我曾在曲阜住過兩個多月，就將自己的所見所聞提出來報告。在座的多是前輩先生，所以在此場合，讓我談此題目，實可以孟子的兩句話來表示我的心情，那就是：「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前些時貴會裏與我接洽的先生，曾希望我能談一些關於孔廟的祭典或者是禮器、樂器一類的情形，但個人對此所知極為淺薄。諸位若需參考，可查閱清乾隆年間孔繼汾所作的「闕里文獻考」和那時曲阜縣知事潘相所編之「曲阜縣志」兩本書，二者記載皆極為詳細。

今天我所報告的重點就在孔廟與孔林兩方面。曲阜是一個十分古老的地方，環繞曲阜周圍，不僅是孔子以後的時代，即其以前的時代，許多的古跡，皆仍有遺跡可尋。故在未談到孔廟與孔林之前，先談一談孔廟與孔林以外，至今在曲阜仍可見到的重要古跡：

一、曲阜的城東有一個「少昊陵」，據說少昊曾建都於此。然，此乃傳說，是否可信就不得

而知了。而曲阜在殷代，乃是「奄國」的地帶，而此「奄」字後來或寫成「淹」字，此乃因古時以竹簡書寫，而竹簡不如紙張之流傳便利，許多文獻多出於口傳，故雖同爲一字，流傳至後世，遂可能出現許多不同的寫法。據已故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之考證，奄國之「奄」，即詩經國風中鄘風的「鄘」，在殷代則稱爲「奄國」。周公在平定管、蔡之亂後，周成王即將周公封於魯。而殷代的「奄國」的一部份，至此即是魯國的地帶了。後來，在此修了城池，至今魯古城的輪廓仍可以看出來，由其斷續的城垣可看出當時規模之大。在魯古城之內，即今日曲阜城外的東北角，有一個高臺子，此即周公廟，也就是魯國的太廟。因爲周公曾代理周成王攝政，所以當時周王朝特別允許魯國亦可用天子的禮樂。魯太廟最初的規模是很大的，所祭祀的是姜嫄和周公以下先公。現在仍保存在那兒的高臺子，亦即當時魯太廟的遺跡，不過，臺子上面的周公廟現在已很小了。

二、即「洙、泗」的遺跡。過去，讀書人提到孔子常以「洙、泗」兩字來代表。曲阜的今城乃是明代嘉靖年間造的，比魯古城小得多。而洙水即發源於魯古城的裏面，亦即今日曲阜城外的東北，經孔子林而流到泗水裏去。另外還有一個沂水，沂水發源於今日曲阜城東南的尼山，這條沂水並非山東南部的沂水，只是一條很小很小的河流而已。沂水岸旁，有一個土臺是舞雩臺，就是曾點所說：「浴乎沂，風乎舞雩」的地方。

三、在曲阜城東南二十五里處有一「防山」。孔子父、母的墳墓即在防山的北面，聖兄孟皮之墳墓，則在其父母墳墓東南不遠處。

以上這些古跡，皆爲孔子時代以及孔子以前時代所遺留下的。曲阜的古跡很多，以前所述者，只是直接或間接與孔子有關者而已。

另外，尙有一個古跡雖與孔子無關，但卽很有名，卽「靈光殿」。此乃是魯王封於曲阜時所修的殿堂，此殿堂的遺跡在曲阜很多，在此特別提出者，乃因王延壽那篇著名的「魯靈光殿賦」一文，賦中對於靈光殿的富麗堂皇，描述的淋漓盡致。

在尙未談到曲阜聖蹟中的孔廟與孔林之前，先來談談孔子的家世。孔子乃殷人之後，殷代姓「子」，古人姓、氏分開，而孔子的氏「孔」，是在他的五世祖時才得到的。商朝亡後，又經過武庚與管、蔡之亂，武庚旣滅，周王遂將微子封於宋，而微子卽爲孔子的始祖。從此一代代傳下去，到了宋湣公的孫子正考父，正考父是一位很有名的政治家和學者，曾校商頌十二篇，後來遺失了七篇，至今只存五篇。正考父是孔子的七世祖，到了孔子的祖父防叔，由於他在魯做防邑大夫，遂從宋遷到魯了。防叔之子叔梁紇，卽孔子之父。叔梁紇是鄹邑大夫，也是一個孔武有力的勇士。據左傳、魯襄公十年所記載，叔梁紇曾憑其孔武之力救了魯、宋、晉等國之聯軍，由此可見叔梁紇也是一位愛國志士。叔梁紇與孔子之母顏氏（名徵在）野合而生孔子，而史記的「孔子世家」中所以用此「野合」二字，實際上乃因孔子之父與其母顏氏年歲差距很大，而與禮數不合之故。由此可見孔子家世很好，這也可說是孔子日後所以有如此大的成就之條件之一了。

在周幽王被殺，周平王東遷的中間這段時期，據左傳正義引用的「竹書紀年」一書中的記載，平王曾與其弟名余臣的互爭王位，爭奪了十一年之久，因此周王朝的文獻，不可能東遷洛

邑，以致喪失殆盡。然而因周公曾有功於王朝，所以周朝的許多文獻的「副本」都存於魯國，所以魯所存的周初文獻，在當時較列國所存者最爲豐富。孔子處於周代文獻如此豐富的魯國，對於其日後的成就，亦可說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了。

另外，對於孔子的家世尙有一些問題。正考父爲孔子的七世祖，然據左傳所載：正考父爲湣公之孫，按此算來，湣公至孔子之間有四百多年，卻只傳了九代，這是一個使人懷疑的問題。但有一日本學者白川靜教授曾考證宋國有兩個湣公，一個名叫「湣公共」，一個叫「湣公捷」而湣公捷至孔子才兩百多年，如此在時間上說似乎較爲正確。由此亦可見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應是湣公捷之孫了，這一點許多中國的學者似乎尙未注意到。

現在就來談談歷代對於孔子的封贈。孔子死後，魯哀公曾作了「誄文」來悼念他。據孟子書中的記載，孔子死後，其門徒子貢曾築廬於孔子墓旁，住了三年。魯國人亦曾世世來祭悼他，但尙未形成一個固定的典禮。至漢高祖十二年，高祖路過魯國，曾以太牢（牛、羊、豕）祭孔子，這是帝王祭孔子之始。至漢武帝，罷黜百家，崇尙儒家，孔子的地位便提高了。漢平帝時，封孔子爲「褒成宣尼公」，此爲孔子有謚號之始。至唐玄宗開元年間，封孔子爲「文宣王」，此爲封王之始。到元文宗至順三年，改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明代改稱爲「大成至聖先師」此封號則現在仍然沿用。

至於孔子的後代，歷代帝王皆有封贈，漢代封孔覇爲「褒成侯」，至唐玄宗開元年間將孔子封爲「文宣王」，也就將孔子之後人封爲「文宣公」。至宋仁宗時才將孔子之後代封爲「衍聖

公」，一直沿用至民國初年。民國二十四年，政府將孔德成先生封爲「大成先師奉祀官」。過去歷代的「衍聖公」之地位皆極崇高，尤其是淸代。而今日政府對「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也是優禮有加，這也就是表示出政府尊師重道的意思。

現在就來談談孔廟。孔子歿後，子貢曾廬於墓旁，但沒聽說另建廟宇。至漢高祖十二年曾以太牢祭孔，當時至少有一祭奠之處，那時的規模皆很小，而漢代以後，修建孔廟的事，多得不可勝記。今所存在的廟乃是淸雍正年間所建的，此廟規模大致是仿照明代嘉靖年間所建之孔廟規模。雍正二年，大成殿發生火災，雍正帝遂下令重建，至雍正八年始成。據乾隆年間修的曲阜縣志所記：大成殿有九間，高七丈八尺六寸，濶十四丈二尺七寸，深八丈四尺；寢殿有七間，高六丈四尺，濶九丈五尺，深五丈；奎文閣有七間，高七丈四尺，濶九丈四尺五寸，深五丈五尺九寸。此爲孔廟最重要的三個建築物。而孔廟從前門至大成殿皆有院子，院子與院子間皆有一個門，依次爲欞星門、聖時門、弘道門、大中門、同文門、大成門，然後就是大成殿，大成殿後面是寢殿。另外兩旁還有房屋，整個孔廟算來大約有三百多間房子。所以現在曲阜城周圍八里左右，孔廟可能就佔了三分之一。由此可見孔廟之壯麗巍峨了。

孔子像是雍正帝特派內務府工匠精塑的，在大成殿正中，護以神龕。至聖像兩旁，爲復聖顏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和宗聖曾子。這些塑像其技術之高明，顏色之精美，皆無須多說了。歷代皇帝對於孔子皆極爲崇敬，尤其是淸朝的康熙與乾隆皇帝，曾至曲阜孔廟行三跪九叩之禮。

現在再談孔林。孔子的墓在今曲阜城北，亦卽魯古城的北邊。孔子的後世子孫亦多葬於孔子

墓附近。孔墓大概在距魯古城不到一里之處，而距今曲阜城大約兩、三里路。過去的習俗，說人死後其魂靈到北邊去了，現在則說到西方去了，想來係受佛敎的影響，所以孔墓就在曲阜的北邊。孔林四周都有圍牆，孔墓是靠孔林南圍牆不遠處，伯魚、子思之墓也都在孔子墓附近。孔子後代子孫也多埋葬於孔林之內。孔子後人中以學術著名而葬於孔林之外者，則有孔繼汾、孔廣林、孔廣森等墓，皆在曲阜城西的梨花店村附近，孔繼汾之不入孔林，或與其作「孔子家儀」有關。孔林內古木參天，多是檜樹和楷樹，入秋楷樹葉變成紅色，蔚爲壯觀。

孔廟與孔林大致是如此。以上所述乃就我個人所知，向各位作一淺薄的報告，尙請諸位前輩多多指敎。謝謝！

原載「山東文獻」，二卷一期（民國六十五年六月），頁八——一四

編者按：本文爲民國六十五年四月間，先生應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演講之講稿，由黃淑梅女士記錄，劉昭晴先生整理，並經先生校訂。

闕里聖蹟述證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華北戰事益急；予奉派攜山東省立圖書館善本圖書及金石文物，避亂於曲阜。索居多暇，遂得暢遊城內外諸勝蹟。荒冢廢墟，足跡殆遍。歸則就目驗所得，核諸志乘；以證其信而辨其疑。積稿漸多，則足以糾舊志之失，補舊志之缺者，往往而有。抗戰勝利返都後，曾發表一部分。茲復就未發表之稿，擇其與聖蹟有關者，董而理之，以就正於方家。其已發表之稿而與本題有關者，亦略加刪訂，採入一則。回首前塵，忽復廿載。而世變益亟，未知淹中勝蹟，尚似當年否。「神州只在闌杆北」。屬稿至此，益不禁高山景行之慕矣。四十六年六月自記。

孔林

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葬魯城北泗水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集解引皇覽曰：

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樹。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

水經注（泗水）引孔叢說，則云：「夫子墓塋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諸孔氏封五十餘所，人名昭穆，不可復識。有銘碑三所，獸碣俱存。」按：皇覽謂孔子墓去城一里而孔叢謂去魯城六里者，蓋皇覽據春秋之魯城言之，而孔叢則據漢魯城言之也。（按：水經注所引孔叢說，不見於近代傳本之孔叢子：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已言之矣。且孔叢子為偽書，如不出於王肅之手，卽出於王肅之後，前人言之已詳，此不贅述。又按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呂后元年初置魯國。則漢之魯城，最早亦不能前乎此時；亦卽非孔鮒所及見。然則水經注所引如果出於孔叢子，但就所云夫子墓在魯城北六里一事證之，亦足以添一辨偽之資料矣。）漢魯城在春秋魯城之西南隅，其城垣略與今城相當（予嘗有說證之）；漢制里度當小於今制，又約略言之，故云六里。以今里制度之，則不過三里餘耳。今孔林外層之南垣，乃就春秋魯城之北垣為之。垣距孔子墓，以今里制度之，約半里許；故皇覽以為一里也。塋域歷代增拓；元楊奐東游記，謂林廣十餘里，語或不免浮誇。至清乾隆間，已達二十九頃四十畝九分。今則廣袤達四十餘頃，周垣當在十里以上。而古木茂密，益復蔚為大觀矣。

孔林有裏林外林之分，各有垣繞之。垣為元至順二年孔思凱始建；今所存者，則清雍正間所

修也。裏林正中爲孔子墓，東爲伯魚墓，南爲子思墓。三者之外，尙有二冢；明志以爲孔白及孔穿墓。蓋傳聞如是；然否莫能詳矣。外林中名墓，不可勝記（清以前名墓，詳見乾隆曲阜志）。但就東北一隅予所偶遇者，則有孔道輔墓。墓碑書宋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御史中丞贈尙書工部侍郎累贈太尉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孔公墓。爲明永樂十九年世尹孔克中立，張宗益撰文。按：道輔，字原魯。大中祥符間，有妖蛇出寧州軍天慶觀眞武廂中，一郡以爲神，頂禮膜拜，惟恐不及。原魯時爲推官，徑前以笏擊殺之，其怪遂絕。以宋眞宗之迷信靈異，天下靡然從風；而原魯獨能排除妖祥，其識其膽，具見卓絕。元郝經有擊蛇笏賦盛譽之。此外，有清康熙間名衍聖公孔毓圻墓。其左近有孔葒谷（繼涵）墓。葒谷墓碑爲鄭際唐題；碑陰鐫哀辭，則盧抱經（文弨）所作也。聞孔東塘（尙任）墓，亦在外林內之東北隅，惜未訪得。

曲阜孔氏之歿者，皆葬孔林內；惟孔繼洞及孔止堂（繼汾），葬於林外。繼洞曾任張獻忠廣兵備道；其墓在五泉莊東北，蓋孔氏族人以其臣事流寇故摒諸林外也。止堂著闕里文獻考百卷，爲世所重。又著孔氏家禮（清高宗改爲孔氏家儀）一卷；于敏中以「非天子不議禮」之說搆陷之，遂流錢塘，卒於梁山舟（同書）家。以此，乃葬於城西南鏵鏵店（村名）旁之新塋；二子叢伯（廣林）、顨軒（廣森）從葬焉。止堂墓碑爲梁山舟題；碑陰鐫孔氏華店塋域記，則叢伯所撰也。叢伯墓在止堂墓東南數武，墓碑爲顧皐所題。又東數武，爲顨軒墓，其碑則叢伯所題也。

袁子才（枚）新齊諧云：「雍正間，陳文勤公世琯修孔林，離聖墓西十餘步，地陷一穴。探之，中空，廣闊丈餘。有石榻，榻上朱棺已朽，白骨一具甚偉。旁置銅劍，長丈餘，晶瑩綠色。

竹簡數十頁，若有蝌蚪文者，取視成灰。鼎俎尊彝之屬，亦多破缺漫漶。」據謂其墓當先於孔子，不知何所見而云然。爰附識之，以備修志者採擇焉。

啓聖林

今曲阜城東二十餘里，有鎭曰陶樂。鎭東有山，曰防山。防山之陰，啟聖王林在焉；俗呼爲梁公林。梁公者，蓋叔梁公之簡稱也。林前有村，曰梁公村；則又因林而名村也。林亦有裏外之分：外林無墓；裏林內則啟聖王及聖兄孟皮二墓而已。啟聖王墓前二碑，後者爲金衍聖公孔元措立，題曰聖考齊國公墓；前者題曰聖考啟聖王墓，乃元時立也。孟皮墓在啟聖王墓東南數武，有碑曰聖兄之墓，則明永樂間孔希範所立。享殿前有元豹、角端、翁仲各二，皆元措所建置。林外神道，蒼松森列，根皆暴露，如虬龍飛舞，亦奇觀也。按：聖父叔梁紇，仕魯爲郰邑大夫。有勇力，偪陽之役，曾抉縣門以出諸侯之士之門者；孟獻子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事見襄公十年左傳）宋大中祥符元年，封爲齊國公。元至順元年，改封爲啟聖王。明嘉靖間，改王曰公。至清雍正間，仍復號曰王。

水經注（泗水）云：「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山即顏母所祈而生孔子也。山東十里，有顏母廟。山南數里，孔子父葬處，禮所謂防墓崩者也。」是酈道元以爲啟聖墓在尼山之南。按：禮記檀弓上：「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按：謂不知其父墓）；殯於五父之衢（按：謂殯其母）。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史記

孔子世家亦云：「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則是啟聖之墓，當在防山無疑。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防山，在兗州曲阜縣東二十五里。」以里程計之，亦與今墓合。若尼山則在曲阜東南六十里；名既不符，里程又異：酈氏蓋偶誤也。至酈氏引禮所謂「防墓崩」者，事亦見禮記檀弓上，云：「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鄭注「防墓」，以為「防地之墓」；鄭注復引庾蔚說，則云：「防衞墓崩」。以文義衡之，似庾說為長。然此記載亦與前引檀弓及史記合，而與酈氏說不合。蓋酈氏誤以為防山卽尼丘山也。

孔子廟

孔元措祖庭廣記引家語云：「魯哀公十七年，立廟於孔子舊宅，設守陵廟百戶。」元措據此，以為孔子廟始建於魯哀公十七年。今檢孔子家語，未見此文，不知元措所據何本。然家語乃偽書，既有此說，亦未可盡信也。古者家各有廟；孔子歿後，其主當祔於祖廟。後人蓋卽其廟而祀之耳。哀公十六年左傳、禮記檀弓上、史記孔子世家，但記哀公誄孔子（檀弓所記誄辭，與左傳略異；史記與左傳同），而不言立廟事：可證也。史記孔子世家云：「故所居堂弟子內（梁玉繩史記志疑引方氏補正云：「當作『故弟子所居堂內』，傳寫誤倒。」），後世因廟藏孔子衣、

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又云：「余……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蓋孔子至聖，弟子盛多，後世景慕之者尤眾；故其廟堂，遂成為後人公祭之所耳。自漢以後，代有修建；茲就其可考者，略述如下：

漢桓帝永壽二年，魯相韓勑修孔廟樂器；見禮器碑。靈帝建寧元年，仇誧、劉耽等補治牆垣，修通大溝；見史晨碑。魏文帝黃初二年，令郡守修孔子廟；曹植撰碑文紀其事。晉武帝太元十四年冬十一月，勅修孔子廟，並頒六經。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冬十月，詔建孔子廟，制同諸侯之禮。東魏興和元年，兗州刺史李仲璇，修建孔子像；見興和三年所立魯孔子廟碑。隋煬帝大業七年，縣令陳叔毅修闕里孔子廟，有碑記之；碑文為仲孝俊撰。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秋七月，詔兗川作闕里孔子廟；並尊孔子為尼父。二十一年，初以先儒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享。高宗乾封二年，兗州都督霍王元軌，承制修闕里孔子廟；總章元年，立碑紀之。玄宗開元六年，兗州牧韋元圭、褒聖侯孔燧之、及縣令田思昭，修闕里孔子廟，李邕撰碑文紀之。代宗大歷八年，刺史孟休鑒、縣令裴有象，修闕里孔子廟門；見裴孝智所撰修文宣王廟新門記碑。懿宗咸通十年，孔溫裕出貲重修孔子廟，浹旬畢工；賈防為之記。宋太祖建隆元年，帝謁孔子廟，詔增修祠宇，繪先聖先賢先儒像。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修闕里孔子廟，呂蒙正為文記之。眞宗天禧二年，孔道輔請得封禪行殿餘材修聖廟，大擴舊制：建廟門三重，次書樓，次唐宋碑亭各一，次儀門，次御贊殿，次杏壇。壇後正殿，又後鄆國夫人殿，殿東廡為泗水侯殿，殿西廡為沂水侯殿。正殿西廡門外為齊國

公殿，其後爲魯國夫人殿。正殿東廡門外曰燕申門，其內曰齋廳，廳後曰金絲堂，堂後則家廟，左則神廚。由齋廳而東南爲客館，直北曰襲封視事廳，廳後爲恩慶堂，其東北隅曰雙桂堂：凡增廣殿庭廊廡三百十六間。聖廟今日之宏規，蓋肇基於此時也。神宗元豐元年，詔兗州以省錢修葺闕里孔子廟。五年，又令孔若升監修之。哲宗紹聖三年，勑轉運使修葺闕里孔子廟。金熙宗皇統二年，勑行臺撥錢四萬千貫委曲阜主薄孔瓌修葺孔廟，款未敷用；至四年，復令撥行省錢萬四千五百貫助之。九年，復修正殿。廢帝正隆二年，令有司修孔子廟兩廊及齊國公殿。世宗大定十九年，衍聖公孔摠修鄆國夫人寢殿，凡費二百萬，而楹棟之材不與焉。党懷英撰碑文記之。章宗明昌元年，詔降錢七萬六千四百緡，修葺聖宇；以二年春興工，至六年蕆事。凡爲殿堂廊廡門亭齋廚黌舍合三百六十餘楹，周以崇垣。三分其役：因舊以完葺者，才居其一；而增創者倍之。並以揑塑易兩廡羣弟子及先儒畫像。始賜閣名曰奎文。元太宗五年、八年、九年，凡三修。世祖至元四年，勑修闕里孔子廟杏壇奎文閣。十九年，楊桓等修廟垣，並益植松檜一千本，桓爲文記之。成宗元貞元年，詔葺闕里林廟。大德二年，濟寧路總管按檀不花復重修之，經始於二年春，以歲祲中輟；蕆事於五年秋。閻復撰碑文，稱：「締構堅貞，規模壯麗。大小以楹計者，百二十有六；貲用以緡計者，十萬有奇。」蓋金明昌後一巨役也。文宗至順三年，詔修闕里孔子廟；於順帝元統二年興工，迄至元五年工竣，凡費中統楮幣三十一萬四千四百緡。明太祖洪武七年春，修闕里孔子廟，至十一年廟成，補塑聖像。二十年春，又詔工部修葺之。成祖永樂九年，詔有司撤舊廟而新之；遣雷迅發囚徒二百三十名興工。至十二年春，詔雷迅還。更發囚徒一千名，交孔氏自

督修葺；復以囚徒作踐不便，乃命山東布政司官一員，率民三千人修之，囚徒仍聽役於外；迨十五年工竣。宣宗宣德九年，工部侍郎周忱，捐貲建金絲堂。英宗天順八年，詔重修闕里孔廟，命巡撫賈銓同藩臬經營之。憲宗成化四年，重修孔廟；有碑記其事。十六年，以衍聖公宏泰之請，增廣廟制：擴正殿爲九間，餘皆更新；至二十三年乃成。孝宗弘治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孔子廟災。是夜子時，雷雨交作，火自宣聖家廟東北角起，延燒殿廡各房凡百二十三間。次年春二月，興工修之，至十七年正月畢工；凡費銀十五萬二千六百餘兩。黃繡作重修闕里孔子廟圖，李東陽序其耑，稱：「廟之制，中爲大成殿十楹，崇八丈，邃有奇，廣倍；其半爲左右廡百餘楹；後爲寢殿八楹；前爲杏壇；又前爲奎文閣：楹視寢數，崇略與殿等；又前爲門四重；中爲橋三。殿之左爲家廟，後爲神廚，前爲詩禮堂，爲神庫，又前爲燕申門。殿之右，爲啟聖王殿，後爲寢，前爲金絲堂，又前爲啟聖門。前左右爲齋室；室之外爲快覩、仰高二門，與觀德、毓粹二門而四。又左右爲鐘鼓樓，與角樓而六。閣之前後，爲碑亭各四：前四亭則本朝御製，而祝勅諸文皆附焉。惟壇及樓及中門仍舊；自餘或創或益，並從新制。」觀此，則其制幾與今廟無殊矣。武宗正德六年，賊犯闕里，廟爲賊所壞。七年六月，興工修之；至世宗嘉靖元年，與新遷縣城同竣工。十七年，巡撫胡纘宗建金聲玉振坊。二十三年，巡撫曾銑建太和元氣坊。三十二年，重修林廟。穆宗隆慶三年，巡撫廷頤修葺孔廟，更新杏壇，增置石楹重簷。神宗萬曆六年，巡撫趙賢再葺孔子廟。二十年，巡按御史何出光創建聖蹟殿，立石刻聖蹟圖百二十幅。二十三年，巡撫鄭汝璧重修孔子林廟。二十九年，巡撫黃克纘率藩臬捐金二千兩修孔子廟。三十六年，濟寧兵巡副使王國

貞修廟西廡。清順治十三年，巡鹽御史王秉乾出銀二千兩重修奎文閣。康熙二十九年，遣內務府郎中皂保來修孔子廟，至三十二年竣工。雍正二年六月初九日廟災。時疾風驟雨，雷電交作；火自大成殿脊螭吻間出，不克撲滅，前後殿廡，延燒甚烈。旋遣署理工部侍郎馬臘、巡撫陳世倌相度修廟；次年秋八月興工，至八年工竣。衍聖公孔傳鐸有修廟盛典五十卷記其事。廟制略同明弘治時規模，而輝皇蓋過之。其大成殿九間，高七丈八尺六寸，闊十四丈二尺七寸，深八丈四尺。奎文閣七間，高七丈四尺，闊九丈四尺五寸，深五丈五尺九寸。寢殿七間，高六丈四尺，闊九丈五尺，深五丈。今日巍峨崇煥者，即曩日舊工也。（今大成殿聖像，亦是時所塑。當時諭令：「供奉聖像，選內務府匠人到東，用脫胎之法，敬謹裝塑。」故其工極精。）乾隆十九年，衍聖公昭煥重修櫺星門，易之以石。厥後雖間有修葺，多無足紀。惟民國十四年張宗昌之修寢殿，其工差巨焉。民國十九年兵燹之後，大成殿等處彈痕纍纍。二十四、五年間，政府曾謀大修，估價百二十餘萬元。乃以七七事變遽作，其事遂寢。迄今又復廿載，想廟堂益復頹廢矣。

孔子手植檜及杏壇

元楊奐東游記云：「孔子手植檜凡三株：兩株在贊殿南（按：今杏壇南，故有宋真宗御贊殿，後廢。），一株在壇（按：謂杏壇）之南，焚橛無復孑遺。好事者或為聖像，或為簪笏，其香特異。」是爾時孔子手植檜已不存也。實則此檜數經榮枯，明李傑弔檜辭併序，述之頗詳。序云：「弘治己未歲六月十六日，闕里孔子廟災，先師手植檜燬焉。京師士大夫聞之，罔不驚惋。

且曰：廟貌修復，我皇上崇儒右文，諒不容緩。但茲檜不可復得，惜哉！予考之志書，手植檜枯於晉，復榮於隋；又枯於唐，復榮於宋。元初紫陽楊奐東游記中云：『金貞祐兵火，……焚燬無復孑遺。……』是則宋時復榮之檜，至是又不復存矣。後八十一歲，爲至元三十一年，復生於故處；教授張頠爲銘以識之。今所燬者，卽此檜也。然則他日之復生，其可必也。」按：乾隆曲阜志，則謂：「元世祖三十一年，東廡下舊根復芽；三氏教授張頠，乃移於壇南夫子故手植處，而識以銘。」較李氏說爲詳；蓋據張氏銘辭言之也。其後果如李氏所意料，旋茁其芽，至清初已高三丈餘。雍正二年六月，聖廟復災，檜又燬。後又於根旁出條，今則高數丈矣。其燼餘之幹猶存，高尺許；有小亭覆之。

聖廟大成殿，舊在今杏壇間；宋孔原魯（道輔）移殿而北，乃以故殿址闢爲杏壇，環植杏樹焉。壇碑篆文二字，則金党懷英書也。按：莊子漁父篇云：「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杏壇之設，蓋本乎此。然莊子本多寓言；漁父篇又在雜篇，爲晚出之書，故其言益不足信。顧亭林（炎武）曾辨之云：「杏壇之名，出自莊子，是寓言。漁父不必有其人，杏壇不必有其地；卽有之，亦在水上葦間、依陂旁渚之地，不在魯國之中。今操觚家動以杏壇配洙泗，誤矣。」顧氏語見日知錄，其論甚諦。

附曲阜孔氏記述闕里掌故之書

曲阜孔氏所著記述闕里掌故之書，至遜清止，其可考者如下：

闕里世系一卷　宋孔宗翰撰

乾隆曲阜志云：「舊譜止載嫡裔，此乃合支庶修之。

東家雜記二卷　宋孔　傳撰

闕里祖庭雜記三卷　同上

祖譜若干卷　金孔　瓌撰

祖庭廣記若干卷　同上

續祖庭廣記若干卷　金孔　璪撰

祖庭廣記十二卷　元孔元措撰

闕里世系若干卷　元孔　淑撰

孔氏族譜若干卷　同上

孔氏新譜若干卷　明孔承懿撰

孔門僉載若干卷　明孔宏幹撰

闕里文獻集四卷　同上

闕里志十二卷　明孔貞叢撰

闕里新志二十四卷　清孔尚任撰

四氏學錄若干卷　同上

聖門禮志一卷，樂志一卷　清孔尚竹撰

廟廷禮樂典若干卷　清孔衍璐撰

幸魯盛典四十卷　清孔毓圻撰

修廟盛典五十卷　清孔傳鐸撰

闕里文獻考一百卷　清孔繼汾撰

孔氏家儀一卷　同上

　以上諸書，專記闕里掌故。

曲阜縣志六卷　明孔弘毅撰

曲阜縣志稿二十六卷（未刻）　清孔毓琚撰

同風錄十二卷　清孔尚任撰

　以上三書，前二種總記全縣掌故，末種則記曲阜民俗。

上列諸書，除東家雜記、祖庭廣記（孔元措本）、闕里志、幸魯盛典、及闕里文獻考外，其餘傳本甚罕。有志於探討闕里掌故者，應注意訪求之也。

原載「孔學論集」，第二冊（臺北市，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國四十六年七月），頁三六一——三七二

治學的兩大課題

各位先生、各位同學：

今天打算向諸位作一個讀書報告，說不上是學術講演，正好逢「四弘學社」三週年紀念，感到意外的高興。

今天所講的乃是老生常談，同學們可能認爲淺薄，如有不妥的地方，請指教。

治學不外兩個階段，一是學習，二是研究。

所謂學習，是把前人或現代人，在學術上所得的成果學會它就是了；但是智慧高的人，並不以此爲滿足，對古人或今人的言論，都要認眞審辨，或糾正古人的錯誤，或發現新的理論，這就是所謂研究工作。

今天所講的偏重在研究工作，怎樣做研究工作呢？第一步要發現問題，就是在讀古人或今人書的時候，不可無條件的接受，先要懷着疑問，書上所說的是否完全對？若有疑問，卽加研究。也可能有新的發現，古人也不一定全是對的，現在講兩個故事來說明。

明朝有個大學者，名叫楊愼，他的弟弟楊恒讀史記「微子世家」時，發生疑問，讀完後，問他的哥哥說：「微子有四隻手，哥哥你知道嗎？」他哥哥說：「人那裏有四隻手呢？」他說：「史記上寫着『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矛。』豈不是四隻手嗎？」這雖是有點吹毛求疵，但史記此文，總不無疏忽。

清朝的學者戴震，十歲時才會說話，他家的人，都以爲他沒有用了。但他讀過的書，能過目不忘。當他讀大學的時候（大學是禮記中的第四十二篇，朱子把它的文字重新編過，第一章是經，後十章是傳。），讀到「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戴震讀到此地便問他老師說：「這段話是何人所講？」他老師說：「是朱子所講。」「朱子是何時人？」「是宋代人。」「朱子距孔子時代有多久？」「相隔一千七百多年了。」「那麼朱子何以知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呢？」戴震在年輕時，就有此懷疑態度，由此可見他的研究精神了。

基於以上兩個故事，今天舉出幾個問題來研究：

第一，來談一首「詩」的問題：

武昌有個黃鶴樓，唐朝的崔顥作了一首詩：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據說李太白以後登黃鶴樓，本想題詩，看到崔顥的這首詩，就不敢寫了。以李太白那樣縱橫的才氣，而不敢再題詩，可見這首詩是如何的好了。

現在我們研究，爲什麼叫他「黃鶴樓」？有人說：「古時有個人，名叫費文禕，成了神仙，騎着黃鶴到此，因而蓋了黃鶴樓。」又有人說：「古時有一個人，名叫子安，他是一個仙人，騎着黃鶴到此，因而蓋了黃鶴樓。」這兩說，雖人名不同，而由於仙人騎黃鶴到此，因建了這座黃鶴樓，這說法是一致的。

在二十年前，我曾讀過一部宋代人的筆記，說他曾見到崔顥此詩的稿本，在「黃鶴樓」的標題下面，注着五個字，說：「黃鶴、人姓名。」而詩的開頭四句是：

昔人已乘白雲去，
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
白雲千載空悠悠。
……………………

這樣看來，可知黃鶴樓是紀念「黃鶴」這個人的，第一句「昔人已乘白雲去」，既與下句「此地空餘黃鶴樓」文氣銜接，又和第三第四兩句，互相照應，可知現在的傳本是錯誤了。

其次再談王勃的滕王閣序。

一般人都說王勃在十三歲或十四歲時作此文（這個題目就有問題），其中有「童子何知」、和「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等句，一般人的解釋，都說「童子何知」的童子，是王勃年紀小的證據；而「三尺微命」，是說他只有「三尺高小小的生命。」這種說法，是根據唐摭言而附會的。

唐摭言說：洪州都督嚴公，爲王勃的父親餞行，在滕王閣上，嚴公已先叫他女婿寫好了一篇關於這次在滕王閣宴會的文章，準備誇示他的才華。但席間，嚴公故意請與席的人們爲文。大家因無準備，都不敢寫，這時王子安才十三歲，就答應下來，嚴公不悅，就派人看他寫些什麼？子安寫了開始兩句時，嚴公聽到報告，說：「只是平常。」當他寫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嚴公於是大爲佩服。

但從史事來考證，這篇文章，絕不會是王子安在十三、四歲時寫出的。他在二十多歲時做「虢州參軍」，因爲少年氣盛，當時有個人叫曹達，仗勢做壞事，王勃一氣之下，把他殺了。因殺的不合手續，王子安被撤職，他父親被貶爲交趾縣令。他跟他父親，從洛陽動身，八月到淮陰，有文章記載，九月間經過江西。嚴公在滕王閣上給他父親餞行，子安作了這篇序文，冬天過南海時，掉到海中淹死。那年他是二十六歲，從這些記載，就可知道，這篇文章，怎是他十三、四歲時寫的呢？

高步瀛先生所著的「唐宋文舉要」中說：「童子何知」的童子，並不是指十幾歲的小孩子說。春秋時，范宣子說話失當，他父親范文子斥他說：「爾童子何知焉」。這時范宣子已是三十歲上下的人，他父親還說他是童子，子安作此序時，他的父親在場，所以就用了這個典故。

其次，再說「三尺」，不是指身材的高低而言，孟子說：「五尺之童」，如果用典故形容童子的身材矮，也應說五尺。這裏所謂「三尺」，是根據禮記玉藻：「士紳長三尺」而言，古時最高級的官員是「九命」，士只有「一命」，王子安做過虢州參軍，相當於古代的士，所以說是「三尺微命」。

另外，我們談談論語和孟子。

論語中「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這是說：公山弗擾據費邑（魯國的城邑）造反，孔子要跟他去幫兇。二千年來孔子受了這樣的侮辱，竟沒有人給他辨白。雖然給他打圓場的人很多，但總不能自圓其說，直到清朝道光年間，有個人叫崔述，別號東壁，他作了「洙泗考信錄」，才證明公山弗擾，就是左傳所說的公山不狃。據定公十二年左傳，公山叛了，打到魯國城內。定公跑到季氏家中避難。孔子命樂頎等，把公山打敗了，公山跑到齊國。可見是公山造反，孔子命人把他打跑的；那裏是孔子跟他去造反？何況孔子當時爲魯司寇，等於現在的司法部長兼警備司令，怎麼會去跟一個縣官做幫兇？所以，這一件事，直到崔述下了一番研究的工夫，方才辨正出來。

孟子中有「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一段話，是說禹把汝水、漢水、淮水、泗水，都挖掘得注入江中，古今註解的人，都在打圓場。但事實上汝水、泗水、和淮水，都沒有入江，根據古書的記載，在孟子的時代以前或以後，這三條水都沒入過江，何獨孟子時入了江？可見是孟子一時疏忽了。論語說：「聖人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雖有小錯，也不妨其爲聖人。

孟子在好辯中，兩次引魯頌閟宮「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二句，都說是周公的事。但我們看這閟宮是否周公之事？閟宮第三章說是「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莊公之子有二，一是魯閔公，一是魯僖公。我們看「荆舒是懲」是發生在甚麼年代？

齊桓公與蔡姬遊湖，齊桓公怕水，蔡國小姐調皮，故意盪舟，齊桓公一氣之下，把她送回蔡國，蔡國把這位小姐改嫁了。齊桓公於是興兵去打蔡國，一打就把蔡國打敗了。管仲說：「打垮一個小國沒意思，不如就便到楚國去。」兵臨楚境，楚王派人問齊何故到楚國來？管仲說他既沒進貢茅草，而且周昭王淹死在水中，是楚國的錯誤，因此來責問楚國。楚國答以將來要進貢茅草，至周昭王何以淹死，你們去問水濱好了，齊人只好帶兵回去了。

齊桓公打蔡國、侵楚國，魯僖公都曾跟着。魯僖公的臣子作閟宮詩，就大吹大擂地把這事說成「荆舒是懲」了。這是無法否認的事。而孟子卻把它當作周公時的事，這顯然是斷章取義。我們不必爲聖人諱，我們研究學問，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這才是作研究工作的正當態度，如此才可以求得眞正的學問。

在宋朝人的筆記中，有這樣的一段故事：

某君在花園中請客，高朋滿座。正在賓主交歡，談得高興時，恰巧他飼養的仙鶴，生了一個蛋，園丁很高興的把蛋送到賓客面前，說：「仙鶴生蛋了」。主人說：「仙鶴是胎生的，怎麼會生蛋呢？」把園丁斥退。等到客人吃完了飯，六、七隻仙鶴走到客廳前面，在客人眾目睽睽之下，又生了一個蛋。園丁很不服氣的，檢起了那個蛋，向他主人說：「看！又生了一個蛋。」主

人於是說：「從今以後，除了聖人的書之外，其他的書，我再也不敢輕信了。」

從上面所舉論語和孟子中的兩個例子看來，即使是聖人的事我們也不可輕信。

今天因時間的關係，不能多講，僅提出一些淺薄的例子，供同學們參考，這次演講，不知對同學們有無幫助，就誤大家寶貴的時間，謝謝。

原載「慧炬月刊」，一二八期（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頁三六——四〇

編者按：本文爲先生應淡江文理學院佛學社團「四弘學社」之邀請，在該社成立三週年紀念會上所作之演講稿，由齊衞國、呂淑卿兩先生記錄。



我的讀書經驗

由於時代環境的不同，我很早就接觸到古書。七歲時，我進了私塾，開始讀四書。由於鄉間鬧土匪，所以斷斷續續的，到十一歲才讀完了四書和詩經。也就在這時候，我才上小學。

那時候的小學課程和現在很不一樣，雖然各科都有，但最被大家重視的仍是國文，而且課本都是文言文。除了正式課本外，老師還教些古文（像古文釋義等）。那時，我已聽說韓昌黎的古文是古今第一，因此在假期中，由家父爲我講授韓文。小學畢業時，差不多已讀背了四十幾篇。

在小學畢業前，有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我已讀完了綱鑑易知錄。這使我對我國歷史有了系統的知識，對我後來有很大的幫助。

入初中後，功課多了，數學，英文佔了大部分的自修時間，自己讀書的時間相對的減少了。這時候，上海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刊登了一篇叫「八卦與代數之定律」的文章（作者我已忘了）。這時正是五四運動後不久，大家都喊着「把線裝書丢到毛厠坑裏去」的時候，我也剛剛

在學代數，所以我感到很奇怪——既然大家都喊着把線裝書丟到毛房裏，八卦怎麼還能和代數攀上關係呢？於是，我將這篇文章研讀再三——但怎麼看也看不懂。

那年寒假回家，我便發憤讀易，家父就用朱子的易經本義來爲我講解。寒假的二十多天，雖然讀得不很熟，但總算是將它背完了。那年我才十六歲。易經背是背了，但還是不懂，從此以後，只要有機會，我即找有關易的書來閱讀。這樣斷斷續續的閱讀了近乎三十年。

在初中有一位姓董的同學，也由於喊丟線裝書進毛坑的刺激，偏要自己多讀點古書，想知道它是否有價值。所以我們常常在自修室關燈後，點起臘燭來讀。大概一年多的時間，我將論語、孟子都溫熟了，同時史記也看了一大部分——所謂大部分者，列傳最多，世家次之，本紀又次之，八書十表都沒看。

高中，我是在山東濟南私立東魯中學讀的。此校的宗旨是：「發揚東方文化。」我們初中四五位同學都是爲此宗旨而考進去的。果然，它不出我們所望。這個高中只有文科班（沒有理科），教尚書和禮記的老師，是山東著名的經學家李雲林（繼璋）先生，教說文的是丁佛言先生，教明儒學案的是校長夏溥齋（繼泉）先生，教詩文的是呂今山先生——這些老師，即在當時的大學教授中，也是很好的。我相信我自己在國學方面稍具基礎，都拜這些老師所賜。

高中畢業時，正當濟南五三慘案，因此不能升學，就在一位老師家教家館。這一年多的期間，值得紀念的是讀完了資治通鑑和續資治通鑑。

後來回到本縣裏，當縣立圖書館館長兼縣立師範講習所（一個簡單的師範學校）的國文教

員。這樣又過了一年多時間。在這期間中，我看了相當多的新文藝小說；關於古書方面，我讀完了前後漢書和三國志。

由於我讀的高中課程，是沒有數理化的，所以無法報考著名的大學。後來有一位在北平讀書的中學同學告訴我：北平有些私立大學可以把教書的經歷作爲學歷而作他們的插班生，他並且替我辦好插入郁文大學國文系二年級的手續。後來我便在郁文大學就讀——那個時候北平的私立大學大都是如此。

在郁文大學我只聽兩種課程：馬幼漁先生的經學史及柯燕舲先生的文選。其餘多數的時間是在中國大學聽余嘉錫、吳組齋、林公鐸、孫人和等先生的課，有時也跑到北大聽胡適之先生講的哲學史（漢代）。

在北平一年多的期間，我才見到梁任公寫的「國學必讀書及其讀法」，「清代學術概論」和他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幾本書對於我後來治學的路向影響極大。

後來回到山東，在山東省立圖書館服務了七年之久。這七年中，我讀的書頗多，也很雜，大致說來重要的有下列幾方面：

(一)對圖書目錄及版本之學，有了相當認識，打下根柢。

(二)開始接觸鐘鼎文，也是平生看此類書籍較多的時期。

(三)關於周易一類的書看得最多，也在這個時候，才搞清楚漢人講周易的例子，如納甲、爻辰、飛伏、升降等等。

抗戰期間，我在四川樂山住了半年多，樂山縣立圖書館的藏書還算不少，這時我也無公事可辦，有全部的時間來讀書，自此時期起，我才開始收集研究辨僞書以及關於陰陽五行的資料——這些工作，一直到現在，仍在斷斷續續的進行。

民國二十九年，我進了中央圖書館，在兩年多的時間中，我對圖書版本學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同時史籍看得較多：正史方面曾從晉書看到隋書（但南北史沒看）。後來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才開始研究甲骨文。

在過去，我是反對胡適之先生所提倡的白話文的，尤其反對顧頡剛一派疑古史的學說，自從在山東圖書館研讀金文書籍開始，我過去的成見日漸動搖，後來在歷史語言研究所三年時間中，由於讀的書較多，眼界也廣濶了些，我不但不再反對胡先生提倡的白話文，同時感到中國古史方面的傳統說法，也的確有許多不能無條件的相信——也就是說到那時開始，才認識了治學的途徑。

抗戰勝利後，我又回到中央圖書館，大約三年期間，對於辨認圖書版本有了更進一步的經驗；同時對於辨別僞書方面，也收集了更多的資料。

大陸變色，來臺後，由於在臺大教尚書、詩經，和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從事甲骨文研究工作的關係，這十幾年來，在這三方面用了相當多的功夫——直到今天。

拉拉雜雜的談完這幾十年讀書的經過情形，我願將我的經驗，作個總結：

一、我感到要專門研究中國學問，一些基本的書，如：四書、五經、老子、莊子、楚辭等，

最好能熟讀成誦，這對於將來從事研究工作，可以得到很大的方便。

二、幾部重要的史書，像前四史，正續資治通鑑等，一定要仔細的讀一讀。

三、研究有關先秦的學術，第一必須辨別史料。第二必須讀金文、甲骨文之類的書。此外還應該參考考古學，民族學等方面的資料。

原載「（臺大中文系）新潮」，十二期（民國五十五年六月），頁一二——一三

編者按：本文爲新潮社之訪問稿，由陳瑞庚先生記錄。

中學生活片段的回憶

民國十一年的秋天，照中國的歲數計算，我已經十六歲了，才開始進入中學。

那時，五四運動的餘波，還不停地盪漾著；許多人在喊着：「把線裝書丟進茅厠坑裏去！」大約是這年的冬天；上海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刋出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八卦與代數之定律」。那時我剛學代數，對於代數，固然還不到一知半解的程度；對於易經，更是素昧平生，但，我想，易經是最古老的書，早就該丟進茅厠坑裏了，爲什麼會和代數這洋玩藝相提並論？於是反覆地閱讀那篇文章，結果是一竅不通。

放了寒假回家後，我更要求父親教我讀易經，將近一個月的寒假，除掉年前寫春聯辦雜務和年後三天的拜年之外，大約還有二十天內外的時間，居然把這部易經讀得可以斷斷續續地背誦了。但，它的文句，它的義例，卻絕大部分無法瞭解。回到學校後，買了一部周易折中，課餘之暇，常常拿來閱覽；然而還是莫測高深。進入高中後，才讀了王韓注，又漫無選擇地讀了幾部宋明人的說易之作；但總是在迷離惝怳之中，後來無意中發現一部李氏易傳（卽李鼎祚的周易集

解），看到那些互體、升降、納甲、爻辰、變卦……等義例，幾乎如墜五里霧中，我讀的高中，那時有經學課程。教經學的老師，是山東著名的漢學家（漢宋之漢）李先生雲林（繼璋），他當然懂得漢易。但他平生最反對讀周易和春秋兩部書，他認爲容易走入魔途，因而他不但不肯告訴我怎樣才能讀通李鼎祚的這部書，而且屢次告誡我不要再花費精神在這部書上，直到民國二十八年，我跟孔達生先生伴讀的時候，才從清經解中，讀到惠棟的易漢學、和張惠言的虞氏易例等書，才讀懂了李氏易傳。

也是由於「把線裝書丟進茅厠坑」的刺激，大約在中學（那時還是四年制的中學）二年級的時候，同班的同學董君和我，發憤要看看線裝書到底有沒有價值。學校的規定，每晚七時到九時是自修時間；九時以後，自修室熄燈，學生們應回到寢室，準備十時就寢，董同學和我商定，在九時到九時半的時間，我們互相監督著讀古書，並約定先從溫習孟子開始。我們幼年都讀過私塾，四書本來都背誦過，這時雖然快忘光了，但溫習起來，究竟是如逢故人，而且，幼時只是「念書歌」，這時已大致瞭解了文義，於是讀得津津有味，依照我們倆的「約法」每天規定一定的進度，次晚互相監視着背誦，背不通的，須罰站五分鐘。到了學期將近結束時，校長「查號」，看到我們自修室裏的燭光，發現了我們的秘密，於是婉勸我們停止這額外的自修；我們只得遵命。下學期又故態復萌，半學期後，又被校長捉到一次，才終了我們的「約法」，這時已經快把孟子讀完了。

中學三年級的時候，學校已改制，成爲初級中學。以善於辦學著稱的校長孔老師，和最受同學們敬愛的國文老師呂今山（鴻陞）先生，都已辭職他去了。第六學期剛剛開學的時候，在報上看到了濟南私立東魯學校的招生簡章。簡章裏說該校以「發揚東方文化爲宗旨」。並且，聽說上述的孔老師在該校任教務長，呂老師也在那裏任教，簡章載明，正在招收春季高中預備班，凡是在學肄業滿五學期的學生，就可以報考，就讀一學期後，成績如果及格，就可以升入高中，當時有四位同學（包括我在內），在原校請了假，到濟南投考東魯學校，幸而都被錄取了，記得那次入學考試相當嚴格；除了筆試之外，還有口試，口試由校長和教務長主持。口試時校長聽說我讀過易經，便引了「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一句，要我接下去背；我幸而還沒忘掉下文，接着背了一段。於是校長嚴肅的臉上，居然泛出了一絲的笑意；我當時頗有受寵若驚之感。

東魯學校校長夏老師溥齋（繼泉）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理學家，他打算由中學辦到大學，所以這所學校，不叫做東魯中學而叫做東魯學校。（後來改爲東魯中學）。初中的課程，和其他的初中相同；高中則專辦文科班，那時教古文和詩的，是前面說過的呂老師，教詩經、書經和禮記的，是前述的李老師。教說文的，是丁老師佛言先生。這些，大半是大學中文系的課程，老師也多是在大學任教的教授，直可說是極一時之盛，除了各種正式的課程之外，每星期規定有兩小時的集體閱書。

集體閱書。規定了兩種讀物。其一，是韓詩外傳，由孔老師指導，另一是明儒學案，由校長

夏老師指導，夏老師和包龍圖一樣，笑比黃河清，他威嚴地坐在講臺上，同學們都屏氣息聲地埋頭苦讀明儒學案，有疑時也不敢發問。性呀命呀理呀氣呀，那些抽象而不可捉摸的名詞，在腦海裏翻上滾下，同學們都深以爲苦。我久是冥頑不靈的人，對於這些學理，更感到格格不入，後來，對於宋明理學不感興趣。當時的痛苦經驗，當是原因之一。

那時一般人的服裝，都是中式便服，偶然有一個穿西服的人，大家都側目而視，西式的褲子，也只有軍警穿着，東魯同班的一位綽號老虎的張姓同學，有一天忽然穿了一套西裝來上課，大家耳目一新，他本人更是沾沾自喜，一位李姓同學，作了七言絕句一首詠之，云：

怪他光彩耀講堂，老虎今朝換西裝，
好似一條巡警褲，剛剛捲起寸餘長。

平仄雖有不協，詩也類打油釘鉸之作；但可表現那時人們少見多怪的情形。

升高中預備班裏，已有第二外國語，第二外國語是日文，教日文的老師，是日本的馬場春吉先生。我們開始學片假名和簡單的會話，還不覺得困難；後來講到文法，大家就感到有些頭痛了，民國十四年五月卅日，上海發生了五卅的慘案，羣情激忿，各校學生都罷課遊行，勸人們不要買賣日本貨。我們就趁着這個機會不再上日文課，並聲言要趕走馬場先生。馬場先生說：「五卅事件，是政治問題，和我毫不相干。我可以辭職離校，但你們趕我走的理由，並不充足。」這些話同學們那能聽得進去！於是，馬場先生走了。民國四十六年秋，孔達生先生接受日本某學會

的邀請，到東京等處講演時，我也隨行，在一個酒會的場合，遇到了馬場先生，我赧然的告訴他我是他的學生，他不但沒提起往事，態度還很親切。那時，我心裏有難以言喻的愧疚之情。

時光如流，回顧前塵，已經五十多年了。往事如夢，卻也頗堪回首，今天偷得半日閒，拉雜寫來，聊博學者一哂。

原載「聯合報」，十二版（副刊），民國六十七年三月十五日



哀中學國文教員

四十四學年度高級中學畢業生會考和四十五學年度專科以上學校新生入學考試的國文試題，是「論國文之重要」。參加考試的一萬多名學生的試卷中，有不少使人噴飯的妙文。其最使人咋舌的。如：

（一）

一國乃有文也。其文彰任用雖意之表答，別者乃能知其心意爲荷。此爲通達心哉，蓋有國者必有文之暢達，故國文乃能著作，記述行文等爲用。今者必有往來交易，總之國文爲首。旣然未有通用之國文者，乃能發起障碍也。故預先有國文，然後能善治。且能使寄託文詞也。

故古者有詩賦詞曲，務通文稿。其稿乃文持其氣，然後發於文。且能著作寫用來充沛成文，乃爲國文也。今日教育，呈能重於國文，其乃治國之本，務須修國文，甚要。

（二）

國者，精文矣，沒國不究於文。文呢？遍於天下人。若蔑略其文，則敗國者也。

雖歷境於國土境之民。必徧論乎！不言者，時勢陶沒不應才焉。卽曉重矣。

今文呢？遍在天下任民在。吾呢？認它無過滿。何道？遮民學有，形已！欠心焉，非卽毫無得於衷，吾行吾素，豈來道矣。

終論，文！勝越他貴物。文呢？獨不存。善文，國興之矣！

以上兩篇，都是依照原文，從首至尾，照抄無遺的。不但一字沒易，乃至分段、標點、和簡體字，都是依樣葫蘆，未加改動。

翻譯題的答案，尤多使人捧腹。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竟有人翻譯成「比喻拔魚的魚網，其魚網的吼如用大的拔大魚，如用小吼的話，連小魚都可得」。「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被譯作「父親在小孩時很賢明，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被譯作「哲人日行千里，夜裏也慢睡早起」。諸如此類的笑話，不一而足。

聽到這些使人難過的笑話的人，除了責備這些學生所在之學校的當局而外，尤其衆口同聲的責備該生等所從受業的國文敎師：像這樣國文程度的人，何以竟進入了高中？又何以竟能成爲應屆畢業的高中學生！國文敎師是怎麼敎的！該生等居然能一年一年的升級，那麼，他們的國文科分數，又是怎麼得來的！

這些責備都是應該的，一點也不苛刻。但是，如果我們知道了中學國文敎員的處境之後，恐怕也不能不替他們（中學國文敎員）灑一掬同情之淚了。

我們先看中學國文教員們的工作，繁重到怎樣程度。

一個中等學校的國文教員，任課最多的是敎三班國文；其次，是敎兩班國文，外加公民或歷史二小時至五六小時；任課最少的，則是敎兩班的國文，而兼任一班的導師。我們姑且以一個任課最少的教員爲準——他敎初中國文一班，高中國文一班，每班學生各爲五十名；另兼一班的導師——看一看他應付課務每週所需要的時間：

(一)上課十一小時。初中六小時，高中五小時。

(二)預備功課八小時。以上課一小時，準備一小時又半；復以一班需要準備，一班不需要準備計。

(三)公民訓練一小時。

(四)升旗二小時。每日以二十分鐘計。

(五)批閱週記八小時。每小時以批閱六本計。

(六)批閱小楷(初中)二小時。每小時以批閱二十五本計。

(七)批閱大楷(初中)三小時。每生每週三張。每小時以批閱五十本計。

(八)批閱日記(兩班)二十小時。每生每週六篇，兩班每週共六百篇。每小時以批閱三十篇計。

(九)其他八小時。批閱月考、期考等試卷，編輯壁報，開會，與學生個別談話等，以最低限度的時間計算，約計平均每週時數如上。

（十）批改作文十九小時。初中學生每學期作文十二次，高中學生每學期作文十次；高初中合計，每學期共有作文一千一百本。每學期以十九週計，每週應批改作文五十八本。每小時以批改三本計，共需時間如上。

（合計）八十二小時

以上所列的時數，都是照最低限度計算的。如果一個中學國文教員，打算克盡厥職，他除了把星期日犧牲掉之外，每日必需工作十二小時（包括星期日在內）。人的精力即使和牛一樣，事實上也負擔不了這樣繁重的工作。但有些學校，並不責成國文教員批閱學生的日記，則每週可以省下二十個小時的時間；也就是說，這個國文教員，每週只要工作六十二個小時就可以了。那麼，我們就以每週工作六十二小時計算吧？這個國文教員，也得永遠不生病、不遭事故、不想進修、不看戲和電影、沒有應酬、也沒有星期天，纔能勝任愉快（？）：因爲他每日必需毫不含糊地工作九個小時呀（包括星期日在內）！

這樣繁重的工作，如果只是一個短時期，人們還能受得住；可是一個學期中，日日如此，即使一個最能誨人不倦，公而忘私的教員，他的責任心雖然有餘，但他的體力也不許可。沒辦法，只好偷工減料。上課、預備功課、升旗、開會……，都是沒法子取巧的；可是取巧的對象，只有批閱週記和批改作文兩種。於是週記只好不看內容，而在末了批一個「閱」字；批改作文，也只好快馬加鞭，一小時批改（？）十數本。這樣，本來需要二十七個小時才能做完的工作，大約七

個小時就可以做完了。

於週記既只批而不閱，於作文又如此草草的批改；在此種情形下，而希望中學生的國文程度能有長足的進步，豈非緣木求魚！昧着良心，甘心鬼混的教員，固然不是沒有；但大部份都是良善的。良善的教員，而實逼處此，他們自己何嘗不受着良心的責備？但，他們卻無可奈何；只有把良心一橫，得過且過了。

我所謂不能不替國文教員們灑一掬同情之淚的理由，此其一。

其次，我們再看他們的待遇。

有一位國文教員，他教學的資歷已有十年內外，他的底薪已高到無可再高；因爲他兼任導師，所以領有導師加給；又因爲他有一妻二子（大的已入小學，小的尙在懷抱），所以還領有眷屬津貼。因而他的收入，在同事當中，幾乎是最高的了（每月五百八十元）。他全家所領的食米，是吃不完的；把剩餘的食米賣掉，可得八十元的額外收入。這樣，連薪津等項合計起來，他每月的現款收入，是六百六十元。

他本人穿着的，固然是粗布老衣；他的太太，也樂於荊釵布裙。尤其難得的，是夫婦二人，都不吃烟，不吃酒；對於打牌、跳舞、打彈子……，更是深惡而痛絕。他們都不喜歡交際，因而應酬很少。太太又勤苦耐勞，從來沒做過用下女的夢。他們唯一不甚正當的花費，就是太太每月要看兩次電影；而且，其中一次，還須丈夫陪着她。

現在，我試爲這位國文教員，列一個最低限度的支出預算：

（一）菜錢　二七〇元　以大小三口（最小的小孩不計），每口每日以三元計。

（二）食油及作料　二八元　配給食油，每月以不敷一斤計；醬油等作料，每月以二十元計。

（三）牛奶　一〇八元　小孩用，每月以三筒計。

（四）水電　三〇元

（五）茶葉　八元　每月半斤，每兩以一元計。

（六）文具　一五元　筆、墨、紙張等。

（七）雜支　二五元　肥皂、牙膏、毛巾、燈泡、爐竈等。

（八）車費　一四元　夫婦二人，每人每月公共汽車各往返五次計。

（九）理髮　一三元　以丈夫每月二次，大的小孩每月一次計。

（十）看電影　二四元　以丈夫每月一次，太太每月二次計。

（十一）應酬　六〇元　包括吉凶慶弔，及招待來客加菜費。

（十二）小孩零用　一五元　每日以五角計。

（十三）衣服　六〇元　內衣、外衣、小兒衣服、鞋襪等，每人每月平均以十五元計。

（合計）六七〇元

這個支出預算、實已低到無可再低；但每月還須超支十元。誠然，這十元的超支，可以用剜肉補瘡的辦法，在各項目中撙節彌補，而使它收支平衡。可是，如果某月中來兩次必須留飯的客人，如果多了一兩次吉凶慶弔之事，如果大人孩子生了一場病，以這個毫無預備費的預算，來應付這些意外的開支，馬上就捉襟見肘。唯一的辦法，只有撤「樂」減膳（樂字戲作娛樂之樂用，指看電影言）。電影固然可以不看；但每人每日三元的菜錢，只能買：豬肉一兩或鴨蛋一個，另豆腐四塊或豆腐乾三塊，再菠菜一斤四兩或白菜一斤。以這樣的伙食，來支持工作過度繁重的人（帶着兩個孩子而又操持家務的太太，其工作之繁重，也不亞於教國文的丈夫），已經不够營養的了；如果再被迫削減菜錢的話，他們卽使能天天咬得菜根，但要不生病，那纔是奇蹟哩！

何況衣服費的預算。每月每人是十五元，卽每人每年一百八十元。這一百八十元，只可以買一雙最起碼的皮鞋和一件最起碼的襯衫。想添一套質料最差的西裝，固然只有託諸夢寐；但汗衣、襪子之類的東西，是不能不買的，那就只有乞靈於年終奬金。可是，卽使有這個年終奬金，也僅能免於牛衣對泣而已；他們的燕居之服，也還是不能不鶉衣百結。

固然，軍公人員的待遇，都很菲薄，待遇菲薄的不止中學教員；而且中學教員的待遇都一樣，更沒歧視國文教員。但，我們知道，公務員都有「出差費」，福利金等變相的津貼，每月百餘元至四百餘元不等（沾「津」字邊的機關不算）。而教其他科目的教員，因爲課務較簡，也可以抽暇兼點工作，找些外塊。只有工作繁重的國文教員，不但望「洋」與歎，卽使想另外賣些氣

力找些外塊，也深感力不從心（沒時間）。萬一爲室家之累所迫，把良心一昧，去兼點工作；那麼，他自己拼上老命影響還小，而學生們所受的損失，可就無法估計了（因爲更沒時間批改作文）。

我所謂不能不替中學國文教員灑一掬同情之淚的理由，此其二。

如此說來，難道中學國文教員，應該單獨的增加待遇嗎？不是的。因爲增加待遇，是軍公教人員一致的希望，不能單獨於中學的國文教員。而且，即使增加了待遇，國文教員的困難，也還是不能全部解決的。我以爲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增加中學國文教員的員額。

按照四十四年度的統計，全國的中等學校（包括師範學校及各種職業學校）共計四四四一班，其中國立者十五班，省立者二〇三一班，縣市立者一九九四班，私立者四〇一班（見教育與文化第十一卷十期）。縣市立和私立的學校，增加員額，在經費方面，都似乎不成問題。國立和省立的合計，是二〇四六班。如以一個教員教兩班計，則應有國文教員一千人左右。假若國文教員，增加三分之一的員額，則國立和省立各中等學校，共約增加國文教員三三〇人左右。每月每員的待遇，平均以五百元計，則每年共應增加經費一百九十八萬元。政府如果肯增加這一百九十八萬的經費，則國文教員的課務負擔減輕了，自然可以有較充裕的時間批改學生的作文；有志上進的教員，也可以得些自己進修的時間。教員有進修的時間，直接獲益的，固然是他自己；而間接獲益的，還是學生。

如果政府連這一百九十八萬元也籌不出的話，我可以借箸畫籌。這辦法是，既不用裁撤那些

虛有其表的文化機關，也不須削減那些花費甚大而收益甚少的、用在大規模學生活動上的經費；只須各機關能夠仰體總統謙冲之懷，把每年為總統做壽的花費節省一些。就足以大庇中學國文教員盡歡顏，而可以上答總統所號召的「國文第一」之至意了。

原載「民主評論」，八卷六期（民國四十六年三月二十日），頁二——四



中等學校的國語文教學問題

一、前說

本文所謂中等學校，是指普通中學和師範學校以及相當於普通中學的職業學校而言。爲了行文方便，本文只就普通中學立論。師範學校，等於高級中學；它們的國語文課程，作者認爲應當和高中一樣，所以不必另說。其他的職業學校，也應就它們肄業的年限，比照普通中學的國語文課程，而斟酌損益。所以本文也不再分別論述。

自從抗戰時起，大部分中學生的國文程度，日漸低落。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大部分中學，都在顛沛流離之中；既沒有安定的生活，自然便影響了讀書的興趣。何況課程的進度，既不能依照校曆，循序進行；又因流亡學校的圖書設備，根本談不上，學生更無課外讀物可讀。因而他們國語文程度之低落，自是意料中事。政府遷臺之初，由於臺籍學生開始學習國語國文，程度自然更低。近數年來，臺籍學生的國語文程度，和內地籍學生，已沒有什麼分別。又因爲政府注意提

倡，所以一般中學生的國語文程度，已漸漸提高。雖然如此，但就作者所知道的情形看來，即使拿目前較優秀的中學生來說，他們的國語文——特別是國文——程度，似乎距離政府所定的目標尚遠。

二、中學教授國語文的目標

四十一年十二月教育部修正公佈的「初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第一項「目標」部分說：

（壹）訓練聽講及閱讀語體文與明易文言之能力。
（貳）培養運用國語及寫作語體文之能力，以切合生活上之應用。
（參）培養閱讀之興趣與習慣。
（肆）從民族輝煌事蹟及有助國際了解之優美文字中，喚起愛國思想與民族意識，發揮大同精神。

同年同月教育部修正公佈的「高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的「目標」是：

（壹）提高閱讀速率及了解能力。
（貳）熟練語體文及明易文言文之寫作能力。
（參）培養閱讀淺近古籍之興趣與能力。
（肆）發揮民族精神加強愛國思想。

遠在四十年前（民國九年），胡適之先生，曾經發表過「中學國文的教授」一文（見遠東圖

書公司版胡適文存第一集二一八頁）。在那篇文章裏，胡先生暫定的一個「中學國文的理想標準」是：

（1）人人能用國語（白話）自由發表思想，——作文、演說、談話，——都能明白通暢，沒有文法上的錯誤。

（2）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書籍，如二十四史、資治通鑑之類。

（3）人人能作文法通順的古文。

（4）人人有懂得一點古文文學的機會。

雖然在時間上差了整整的四十年，在學制上中學已由四年制改爲六年制；但現在部定的中學國文課程標準，大致還和胡先生的理想標準相似。所不同的，只是部定標準中增加了喚起民族意識、加強愛國思想、發揮大同精神等語。

作者對於部定的標準，是完全贊同的。關於喚起民族意識、加強愛國思想、發揮大同精神這些，雖然不應該完全由國文負責（因爲還有公民、歷史等課程，也應該分負一些責任）；但在國文課程標準裏，加入此點，作者仍然認爲是適當的。尤其在國步艱難的今天，不但一般人們都以變成美國人爲榮，甚至於許多著名的學者——乃至於若干以人文科學著名的學者——都已數典忘祖，而搖身一變成了美國公民。這種現象之形成，原因固然不止一端。我想，如果在幼年時代，能够培養好他們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必能減少若干這種可恥的現象。

部定的中學國文課程標準，作者是贊同的；但是部定的「教材分配比例」，以及根據此比例

而編成的國文教本，則頗有商討的餘地。

三、中學國文的教材問題

四十一年十二月教育部修正公佈的初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第三項教材大綱第二節，所規定的「教材分配之比例」，是：第一年語體文佔百分之七十，文言文佔百分之三十；第二年語體文佔百分之六十，文言文佔百分之四十；第三年語體文和文言文各佔百分之五十。同年同月所公佈的高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其教材分配之比例，第一年是語體文佔百分之四十，文言文佔百分之六十；以次遞減，至第三年爲語體文佔百分之二十，文言文佔百分之八十。初級和高級中學的國文課本，卽依照着這個比例編定。我們試把初高中六年間十二册國文課本找來看一下，假使一個勤學的學生，從初中到高中，一直勤學不懈，他能把這十二册國文教本，背誦得滾瓜爛熟；然而究其所得，實在是微乎其微。事實證明，究竟能有幾個高中畢業的學生會作淺近的文言文？有幾個高中畢業的學生能有閱讀淺近古籍的興趣和能力？能有幾個高中畢業的學生，對於本國的學術文化，具有起碼的常識？所以，用此教材，而想達到部定的目標，眞是猶緣木而求魚也。

每一個中學生，都在小學裏讀過六年國語。按理說：卽使初中一年級的學生，在國文方面的學力，也都應該能够閱讀一般性的記事文、敍事文、和理論淺近的論說文。高中的學生，更不必說。而初中和高中的國文課本，所選的語體文，佔了一半的份量。這些語體文的絕大部分，都是學生自己可以看懂的。卽或偶爾有個把字眼和典故，不能懂得；他們一查字典或辭典，也就可以

瞭解。現在既然把這些語體文選入教本，對於這些既不需要講而且也實在沒法子講的語體文，教員們也只得耐着性子硬講。學生呢？對於那些實在不需要聽而又不得不聽的講解，也只得耐着性子硬聽。這樣，教員和學生，雙方都感受痛苦，還是小事。而最要緊的，是這六年中的國語文時間，竟被這惱人的硬講和硬聽，至少要耗費掉三分之一！換句話說，在中學六年當中，至少有兩年的國語文時間，被這不必要的硬講和硬聽糟塌掉了！

一個初三或高一的天資中等的學生，去閱讀語體文的書刋，一小時至少可以閱讀五千字左右。初一的學生，每小時當能閱讀三千字左右；高三的學生，每小時當能閱讀七千字左右。他們閱讀的平均數字，也在五千字左右。我們姑以每小時閱讀語體文書刋五千字左右計算，如果把那兩年硬講硬聽的時間，改為學生自己閱讀；那麼，兩年共計約有四百小時，他們總計就可以閱讀二百萬字左右的書刋。以這二百萬字的書刋，和那十二册中所收的語體文的份量來比較，眞不啻天淵之別了。

因此，我主張從初中一年級起，國文教本，一律改選文言的文章。這些文章，都由教員講解，學生必需熟讀到能够背誦的程度。因為語文學科，主要的是靠着摹仿；如果能够背誦，對於練習作文言文的幫助很大。何況，在常識中應該知道的成語和典故，也必需能背誦了文章，才容易記住。授課（教文言文）的時間，在初中每週以四小時為準；在高中，每週以三小時為準。另外每週以兩小時的時間，由教員督導着學生閱讀。或指定讀物，讓學生在課外閱讀，而每週以兩小時的時間，和學生討論問題——所指定的讀物中的問題。這些讀物，在初中以語體文的為主，

在高中以文言文的爲主。作文，最好在課外去做。如果不可能，只好酌量犧牲一些講解和閱讀的時間。在初中，以練習作語體文爲主；在高中，以練習作文言文爲主。

至於課本的取材，我以爲利用古今文選（國語推行委員會編的）所選的文言文，而稍加補充，另作編排即可。古今文選所選的，大都是一般人在常識方面應該讀的文章。它們的註解，既很詳明，也很少有錯誤的地方。而且每個字旁邊，都標着國音符號。如果用它作課本，教員和學生，用起來都很方便。只是：㈠專採用它的文言文。㈡重新編定爲十二册，即初高中各六册。編排文章的次序，是先近代後古代。大致初中的課本，是從近代人的作品起，到唐宋人的作品止。高中的課本，則從唐宋人的作品起，直到先秦。初中課本裏，可以選些詩歌；高中課本，除了詩歌之外，還當酌量選些詞曲。㈢古今文選中的文言文，如果在份量上不夠六年教學之用的話，可以斟酌補充一些。

至於閱讀的書刊，在初中，我認爲有下列的幾種可讀：

一、中華民族史話　陳致平編　師範大學印本
二、修養楷模　浦薛鳳編　中央文物供應社印本
三、國史上的偉大人物　張其昀主編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印本
四、四十自述　胡　適　遠東圖書公司印本
五、國語文選　臺灣教育廳編　臺灣書店印本
六、三國演義節本　李辰冬選　正中書局印本

七、老殘遊記　通行本
八、中國近代史　蔣廷黻著　啟明書局印本
九、古文古事　吳樹滋編　臺南經緯書局印本
十、唐詩三百首詳析　中華書局印本
以上十種，是由教員督導着學生在上課時閱讀；或由學生在課外閱讀，而在課堂上討論問題的。此外，如現代作家所作散文、小說、劇本等，最好由教員們選一些文辭優美而無不良影響的，讓學生們自由閱讀；既不必期以程限，也無須有固定的時間去討論問題。

至於高中的學生，我認為有下列的讀物，可供他們閱讀：

一、丁文江的傳記　胡　適著　啟明書局印本
二、胡適留學日記　商務印書館印本
三、紅樓夢　通行本
四、浮生六記　通行本
五、唐代小說選　通行本
六、古詩源　通行本
七、詩經選注　正中書局印本
八、白香詞譜　通行本
九、西廂記　金聖嘆批本（注重在文辭的欣賞，不在規律的得失，故選此本。）

十、綱鑑易知錄　新興書局印本
十一、淸鑑　啟明書局印本
十二、中國文法講話　許世瑛著　開明書店印本
十三、國學概論（應選較簡略之本。如無更佳之本，則正中書局出版的國學入門可用。）
十四、中國文學史　馮沅君著　啟明書局印本

以上也是由教師指導閱讀的。此外如現代作家的文學作品，可以聽任學生自由在課外選讀。又：如有天資特別好的學生，還有餘力多讀，則可讀史記、資治通鑑、莊子、陶詩、杜詩、李後主詞、李淸照詞等。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論語和孟子，乃我國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典籍。因爲「中國文化基本敎材」，已列爲中學裏的正課，所以上文沒再提出。又如和三民主義有關讀物，應列在公民科和三民主義科；應用文，也已列爲中學的正課，所以上文也都沒有提及。

上面所列的書單，顯然地着重在史部的讀物；這也需要說明的。中學裏的國史課本，實在太簡單了。中學生讀過六年的歷史課程之後，對於本國史，也僅能知道一些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幾件重要事項，以及典章制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的因革。他們對於通史，旣沒有系統的、較詳細的知識；對於國史上甚多的重要人物，尤多素昧平生。這似乎不是受過中等教育的國民應有的現象。上面的書單，所以着重史部的書，是因爲：㈠讀史書旣可以增進歷史知識，又可以增進閱讀古書和練習作文的能力，是爲一舉兩得。㈡像綱鑑易知錄一類的書，它們對於史實的褒貶，固然有許

多地方和我們現在的觀點不合；但，它們總是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固有之美德爲根據的。國史上的偉大人物，他們的言行，對於青年學生的影響很大；在品德方面，很容易收到潛移默化之功；比起教條式的講道德說仁義來，效果要大得多。㊂對於國史的知識越豐富，便對自己國家民族的感情也越濃厚；所以歷史是培養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的利器。現在有許多成名的學者（甚至有若干以人文科學成名的學者），他們簡直不知道漢祖唐宗爲何物。無怪乎他們見到洋人便卑躬折節，見到本國人便趾高氣揚；而一有機會，便要脫離本國國籍了。

中學生的課業是繁重的。因此，像胡適之先生所開的二十四史之類的書，本文固然沒敢列舉；即如重要的資治通鑑，本文也只把它列入「備取」。而且，作者見聞有限，一時又想不周全。所以上面所列的書單，自不妨拿更好的讀物來掉換或補充：這是希望方家們指教的。

如果本文所說的辦法可行，而且期以必行的話，也有一個簡易的推行辦法：那就是每年大專聯合招生考試時，國文的試題，不妨依據若干書籍（除課本外，假定如上面書單所列的各種）爲範圍，而不必只限於課本。這樣一二年後，必然會改變風氣的。

四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寫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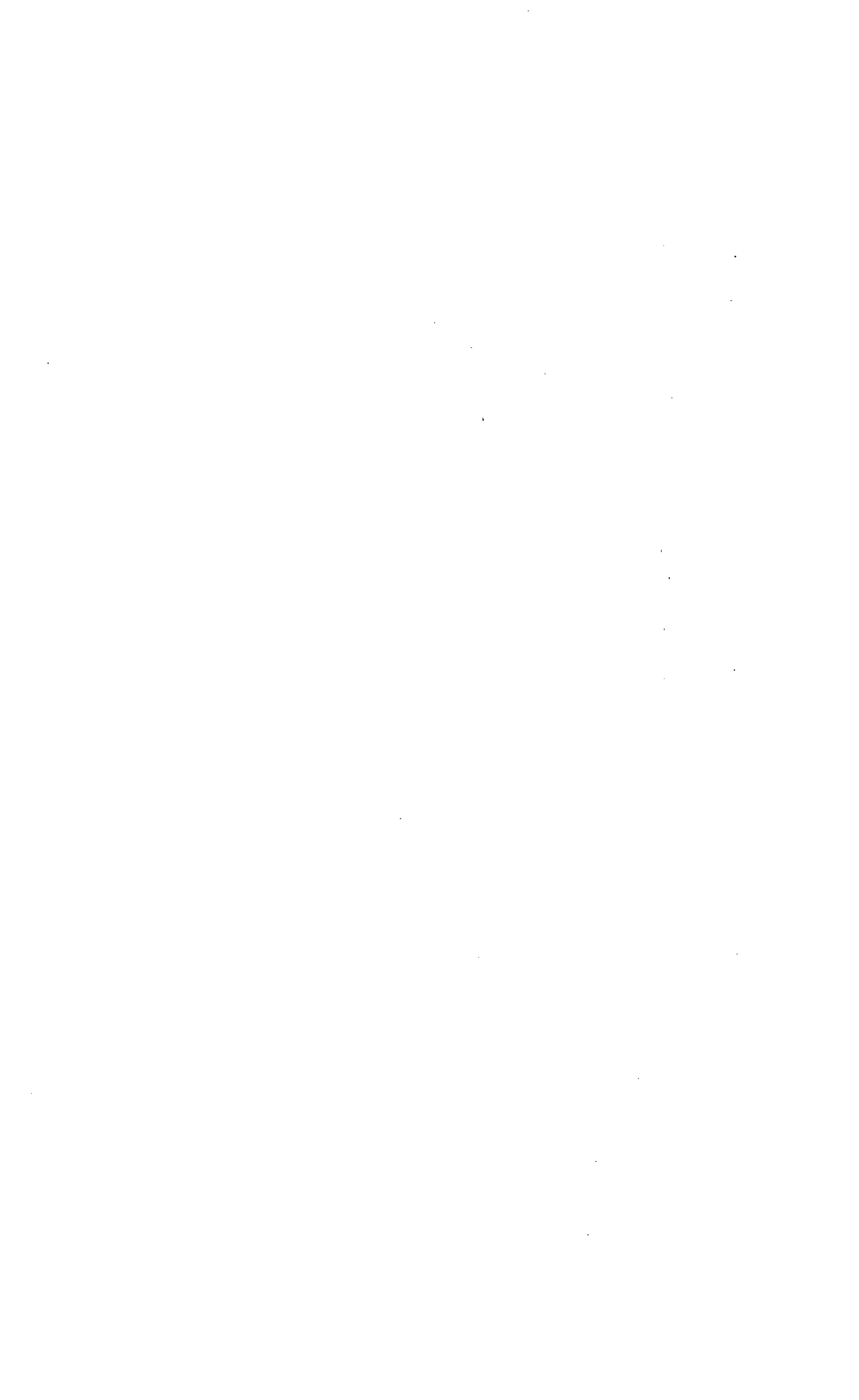
原載「教育與文化」第二四六、二四七期合刊（民國四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頁九——一二



毋忘在莒

案：新序言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爲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甯子無忘其飯牛于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粵自赤匪煽亂，國步艱難，總統 蔣公宵旰憂勤，曾親書「毋忘在莒」四大字刊於金門太武山麓，蓋取新序之說，既勵國人且以自警也。復案：戰國之世，燕人侵齊破七十餘城，獨莒與卽墨未下，齊將田單以七千之衆，一鼓而殲燕師復齊國。今我前方將士既仰體總統之意，復因田單之事，遂發起毋忘在莒運動，於是全國景從。復國之期，已不在遠。中國書法學會暨中國畫學會同人，以爲國人雖咸知田單以寡勝衆之事，而未必盡諭總統撝謙自牧之旨，爰刊貞石，置諸國立歷史博物館，用闡其義，且以昭示來茲云。中華民國五十四年　月　日

編者按：本文依先生之原稿排印，標點爲編者所加。原發表之刊物、日期待查。



鼓勵國學輸出

如果把學術比作貨品，近百多年來，舉凡數學科、生物學科、工程學科、社會學科，乃至人文學科的大部分，都是輸入品，造成了嚴重的學術入超現象。我們可以輸出的學術貨品，則只有人文學科中的一部分——卽中國的文史之學，也就是一般人所謂國學。先不必說我們傳統的學術，足以濟世長民；單就我國歷史的悠久，人民的衆多，幅員的廣大來說，也是世界上任何國家所不能忽視的。欲了解我國的情勢，必先了解我國的文化。欲了解我國的文化，自不能不研習我國的國學。韓國、日本、越南等，一向在文化方面和我國有深切淵源的國家，不必說了。在歐洲，老早就有些學者研究漢學，而且有不少的名家。二次大戰以後，美國研究漢學的風氣，更像風起雲湧；到現在爲止，設有中國學系、或東亞學系、或遠東學系、或雖未專設學系而開有中國學科課程的大學或學院，已達二百所以上。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東南亞許多國家，也有不少的大學，有的設有中文學系，有的在其他學系中設有中國學科的部門；甚至有的國家，設有中文大學。漢學的「市場」，在世界上，可說是相當廣大了。

但，外國學者研習我國的文史之學，更比我國學者研習歐美的文史之學，困難得多。因爲：(一)中國字難認。(二)中國的文化，是一脈相承的；不讀古書，就不容易深切了解後代的學術與文化；而古書太多，讀來不易。(三)中國的書籍愈古，文辭也愈艱深；因而讀中國古書，必須略通文字學、訓詁學、和聲韻學；這在外國的學者來說，是非常傷腦筋的事情。加以語言的表達方式不同，風俗習慣各異；因而在我們認爲老嫗都解的句子，在外國學者，常常不易理解，以致有許多穿鑿附會的解釋。卽以歐美著名的漢學家而論，有的把詩經小雅的「戩穀」講成「收割穀子」。把衞風伯兮的「誰適爲容」，講成「我把誰當夫主而爲他修飾我自己(他的丈夫離開了)？」把論語的「長沮桀溺耦而耕」，講成「長沮和桀溺一邊挖藕一邊耕地。」說孟子裏的臧倉是女子(由「嬖人」二字誤會)。說諸葛亮是音樂家(由「自比管樂」一語誤會)。諸如此類的笑話，難於摟指數。韓國和日本的學者，自然好得多了；但，對於我國古書的研讀，究竟不如我們方便。

因此，大多數研究中國文史之學的外國學者(特別是歐美的學者)，就不能不借助於我國的人士。借助的方式有兩種：其一，是就教於我國旅居外國的人士；另一，則是派人到我國來留學。關於前者，有很多留學歐美的我國學生，替外國學者作助手。關於後者，外國學生來習中國文史之學的，日益增多；卽以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的碩士班來說，本年度五十七個學生中，外國籍的就有二十七人。這些都是好現象。但，美中不足的，是替外國學者作助手的留學生，有很多並非深於此道的人；而來華留學的外國學生，也往往因居留的時間太短，不容易有高深的造詣。

怎樣來補救上述的缺點呢？我想：加強文史學科研究生的訓練，在目前，當是最重要的課題。在本國學生方面，我們要使一些後起之秀，不單在國學方面能具有堅固的根柢；同時，要使他們能具有現代治學的眼光，要使他們知道世界的漢學「行情」。想達到此一目的，我們必需廣儲外國學者研究漢學的書刊；並且加強學生們的外國語文教學，使他們至少有一種外國語文，達到能讀、能寫、能說的程度。這樣，在國內他們可以執行接棒的任務；到外國也能發生良好的「推銷」作用。對於外國學生，政府應當給他們較優厚的獎學金，使他們在我國能够有較長的居留時間，並且寬籌指導外國研究生的教師的名額，使教師們有充裕的時間，來周詳地教導外國學生。

大陸自陷匪後，從事本國文化研究的學者，被「整肅」的結果，所剩已寥寥無幾；加以紅衞兵之亂，中國固有的學術，在匪區裏卽將絕根。今日臺灣地區，保藏着豐富的而爲他國罕有的本國學術資料（如甲骨文、殷周彝器、善本圖書、明淸及近代外交、經濟等檔案、歷代書畫、南洋華僑文獻等），有不少的造詣高深的本國文史學者。我們旣有這些資本和存貨，在世界上又有這麼廣大的學術市場，我們應當把握時機，加緊訓練我們的推銷員（本國籍研究生），和善待那些販貨的顧主（外國籍研究生）。這樣不但可以維護我國傳統文化於不墜，而且也能使它弘揚於世界。

原載「聯合報」，九版（副刊），民國六十年十二月九日

毛共覆亡的導火線——排孔與尊秦

近來報載毛共匪幫，一方面大肆排斥孔子，另一方面又竭力崇拜秦始皇。就毛共頭子們的基本思想、及其所作所爲而言，這是必然應有的現象。

孔子所重視的是「人類」，所提倡的是「仁道」學說；所以說：「仁者，人也。」他是把人類固有的愛心，發揮擴大，從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推展到朋友之愛，隣里鄉黨之愛，以至全人類之愛。所以孔子說：「汎愛眾。」又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他提倡孝悌，提倡忠恕，提倡信義，提倡禮讓，都是以「仁」爲基礎而涉及的一些德目。他的目的，是使人類不爭不鬪，不互相殘殺，而達到共存共榮的境地。所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他決不肯爲。在施政方面，孟子本着孔子的仁道思想，和共存共榮的原則，更提出了具體的辦法，卽井田制度。井田制度，就是平均地權。在農業社會時代，爲了消滅貧窮，預防鬪爭，而達到共存共榮之境，這實在是一個最好的辦法。 國父中山先生，繼承了這個正統思想，更適應世界潮流，於平均地權之外，又加了節制資本一項。這些理論，其基本原則，只是一個「仁」字；

其目的，都是想達到人類共存共榮的境界。我想：只要是人類，其人性只要沒被獸性所汩沒，決不會有人反對這個學說的基本精神。

毛共們的基本思想是「唯物論」，所重視的不是人性而是「物質」。人們對物質的慾望無窮，而可以滿足人們慾望的物質有限，其結果必至於「不奪不厭」。所以共黨的學說，就必須崇尙鬪爭。鬪爭產生仇恨，仇恨更產生鬪爭；兩者循環不已，於是人與人之間，便只有猜疑、畏忌、仇恨，以至於殘殺。因而共幹們固有的愛心汩沒了，而被「仇恨」之心所取代。在毛共的政治制度下，不僅資產階級受到無產階級的鬪爭和殘殺，就是親戚、朋友、兄弟、夫婦、父子，也互相猜疑、鬪爭，乃至於殘殺。那正像野獸一樣，爲了奪取一塊殘肉，就互相鬪得你死我活。爲了發揮這種獸性，必需竭盡可能把人性滅絕；於是孔子的學說，便成了毛共匪幫的第一號敵人。所以就毛共的基本思想而言，他們排斥孔子的學說，是必然應有的現象。

至於毛共之所以崇拜暴君秦始皇，其原因更是顯而易見的。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始皇暴行很多，其犖犖大者，如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建議焚書、始皇批准的故事，說：

丞相臣斯昧死言：「……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

制曰：「可。」

這是著名的焚書的故事。焚書的主要原因，是由於「詩書百家語」，可以增長人民的智慧，使人們「以古非今」；甚至於「入則心非，出則巷議」。於是定下酷刑，控制思想；並且徹底施行愚民政策，把可以增長人民知識的詩書百家語，通通燒光。這正像毛匪所施行的政策一樣；人人都要抱着一本毛語錄，當作天經地義；除了毛語錄和馬列主義的圖書之外，舉凡傳播我國古代正統思想的典籍，和自由世界的名著，一概在禁絕之列。如有敢對這些暴政提出異議的，輕則「下放」或「勞改」，重則被鬪爭至死。所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把戲，被鬪爭的人數之多，受刑之殘，使自由世界的人們，至今猶有餘悸。「下放」、「勞改」，是「黥爲城旦」的翻板；被鬪爭至死的，就是「棄市」。毛匪一步一趨地效法這兩千年前的暴君，又怎能不崇拜他、頌揚他呢？

再如始皇三十五年，盧生勸始皇說：「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於是始皇採納其言，如果有人泄漏他的秘密，就處以死刑。史記載着如下的故事：

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

又如坑儒的故事；這事也在始皇三十五年；

始皇……乃大怒曰：「……盧生等吾尊事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

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

以上兩事的那些犧牲者，一是由於泄漏了秦始皇居處的秘密，一是為了盧生等誹謗始皇，而且「或為訞言，以亂黔首。」（秦始皇把民眾叫做黔首）。毛匪行蹤的詭秘，正像秦始皇之匿居阿房宮；其鉗制輿論、活埋無辜的人們，也正是取法於秦始皇的坑儒。只是始皇不過使御史案問，被坑的不過四百六十餘人。而毛共小之則由各地匪幹發動公審，大之則由毛共頭子發動紅衛兵，來屠殺所謂反動份子。除了活埋人之外，更有「望中央」、「點天燈」等使人慘不忍睹的酷刑；使無辜的寃魂，竟超過了六千萬。始皇地下有知，也一定會感到後生可畏了。

毛共誣衊孔子是反動份子，是奴隸主的幫兇。說孔子的仁道學說，是「殷周奴隸主階級的意識形態」；說孔子提倡孝悌，是「想將奴隸主的內部團結起來」；說孔子的忠恕思想，是「為奴隸主的利益服務」。拿這些歪曲事實的言論，想一手掩盡天下人的耳目；我相信不但無傷於日月之明，反而是走向自絕於人類的危途。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記載了鄭人遊於鄉校評論執政的故事。有人建議給子產，勸他毀掉鄉校，以免人們在那裏議論政事。子產說：「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後來孔子聽到了這個故事，說：「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可見尊重輿論、改過遷善，也是仁之一端。所以控制「滅音區域」、倒行逆施的毛共們，當然反對孔子，當然崇拜特級暴君秦始皇了。

可是，秦始皇焚書之後，不過四年；坑儒之後，不過三年，陳勝、劉季等，就都起而抗秦；再過兩年，秦二世和子嬰，就相繼被殺。煊赫一世的暴秦，轉眼間就灰飛煙滅。秦始皇的結局是這樣；崇拜秦始皇的毛共，也將會走上暴秦的老路，是可以斷言的。

據報載，和排孔尊秦有關而即將發動的另一場大鬥爭，即將來臨。鬥爭的箭頭，是指向周匪恩來。將來周恩來是像趙高殺死秦二世一樣，還是像子嬰殺死趙高一樣？現在尙不能預料。但它將是毛共覆亡的導火線之一，這是可以肯定的。

原載「中央月刊」，六卷三期（民國六十三年一月），頁三四——三六

在紐約世界博覽會期間毛共對美政府的誣衊

一九六四到六五年，紐約舉辦了一個世界博覽會，參加的國家近乎四十個，我國是其中之一。我國參展的物品，除了商品之外，還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故宮博物院、歷史博物館三個機關的古物和古畫，以及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這些物品的參展，目的在顯示我國文化的悠久與崇高，給大多數不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美國人們一個深刻而又景慕的印象。果然，在近乎兩年的展出時間內，參觀中國館者的踴躍，竟出人意料之外。那些古老、精緻的古物和繪畫，贏得了無數外籍人士的讚歎，和增強了華僑們對祖國的嚮慕之情。是一次很成功的文化外交。

當民國四十八九年間，我國正計畫參展這些文物的時候，毛共已經得到了這個消息，他們的兩報一刋，捏造謊言誣衊我政府，且不必說；同時他們發動了各報刋，用最惡毒的字樣來攻擊美國政府。政治性的報刋，攻擊美國政府，姑且不談；所謂學術性的刋物，也連篇累牘地發表一些冗長而又毒狠的謬論。只就僞中國科學院一九六〇年所出的兩種所謂學術性刋物——文物、考古而言，美國人看了必定會怒髮衝冠。而且，不必看那些所謂文章的內容；只要一看那些題目，也

就够噁心的了。現在把一九六〇年的文物、考古刊物所載辱駡美國政府諸文的題目，一字不改地抄錄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發表聲明嚴重警告美國政府立卽停止對我國在臺灣文物的盜刼行爲（考古，一九六〇年第三期；文物，一九六〇年第三期）

首都文化界五百四十多人發表抗議書譴責美國圖刼奪我國文物的罪行（考古，同上期；文物，同上期）

戴着和平面具的強盜　郭沫若（考古，同上期；文物同，上期）

美帝國主義企圖刼奪我國在臺灣文物的新陰謀（文物，一九六〇年第三期）

美國慣匪住手！　文物評論員（文物，同上期）

不許美國政府刼奪我國在臺灣的文物　茅盾（文物，同上期）

斬斷美帝國主義伸向臺灣的黑手　翦伯贊（文物，同上期）

制止以展覽爲名的掠奪行爲　陳垣（文物，同上期）

北京上海南京等各地文化界人士及歷史文物機關工作者紛紛集會反對美帝刼奪我國文物（文物，同上期）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全體同志集會抗議美帝國主義陰謀盜刼我國在臺灣的珍貴文物　考古所編輯室（考古，一九六〇年第三期）

制止美帝國主義刼奪我國珍貴文物的強盜行爲　科學院考古所全體人員（考古，一九六〇年第

三期）

堅決反對美國政府刼奪我國在臺灣的文物　尹達、夏鼐等（考古，同上期）

揭露美帝一貫刼奪我國文物的無恥罪行　考古所資料室（考古，一九六〇年第四期）

美帝國主義盜刼的我國銅器　張仲平（考古，同上期）

凡是參加博覽會的物品，其所有權各屬於供應展品者所有，這是人所共知的事。我國參展的文物，於博展會結束後，不但全部在民國五十五年春天運回了臺北，而且連抗戰期間，我國寄存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善本書兩萬多册、和西北科學考察團發掘所得的居延漢簡一萬三千多片，也一同運回。事實昭彰，本來沒有可加以誣衊的餘地。而毛共旣用「刼奪」的字樣誣衊美國政府，而且用「盜刼」、「強盜」、「慣匪」、「黑手」、「無恥」等惡毒的詞彙，肆意辱罵。是可忍孰不可忍！

文物、考古兩種期刊，美國國會圖書館一定有；美國設有東方學系的大學，也多半會有。那麼，美國中央政府的官員、參眾兩院的議員、各大學東方學系的教師和學生，都有看到的機會。乃曾幾何時，被毛共辱罵爲「強盜」、「慣匪」的美國政府，竟企圖和毛共建交了。是美國的官員議員們健忘呢？還是美國政府能忍人所不能忍呢？

文物、考古，都是所謂學術性的刋物；各文的作者，也頗有眞正從事學術研究的人；除了被稱爲四大無恥之一的郭逆沫若之外，我相信還有不少人能够明辨是非。然而，他們也竟然昧着良心誣衊美國政府。可見在毛共政權血腥的統治下，不但沒有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甚至連不說話的

自由都沒有。人權云乎哉！

我希望對於毛共政權還懷着什麼幻想的美國人士——特別是中央政府的官員和議員們，不妨把一九六〇年的文物和考古兩種刋物，找出來看看；如果再把那年毛共的兩報一刋，隨意翻閱一下，就必定能够認淸了毛共對美國的眞實面目。

范錫已啟程訪問毛共了；筆者特抽暇趕寫了這篇短文，目的固然在提醒美國人士，也替范錫壯一壯行色。

附記：近年毛共也運了一些古物到美國展覽。是蓄意把這些古物送給他們所謂的「慣匪」呢？還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呢？二者必居一於是矣。

原載「聯合報」，三版，民國六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陶潛

一、二名的糾紛——「潛」和「淵明」

據宋書隱逸傳：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也。(故城在今江西省九江縣西南)

南史隱逸傳：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潯陽柴桑人也。(按深明乃唐人避諱所改)

蕭統陶淵明傳：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也。

南史、蕭傳都是出於宋書，三傳可以說是一個來源，就是說「陶淵明」另外還有一個名字叫「潛」，或者說「陶潛」，又叫「陶淵明」。祇因爲一個人有兩個名字，便惹出一場是非。首先提出這個問題的是葉夢得(石林)。石林是蔡京的門客，章惇的親家，用他的「政治眼光」來看這位隱逸，自然會扯到晉宋禪代上去。他說：

陶淵明，晉書、南史皆有傳，梁蕭統亦有傳。嘗以統傳及顏延之所作誄，參之二史。大抵南史全取統傳而更其名字。統傳云：「淵明，字元亮。」至晉書直言潛。字元亮；統去淵明最近，宜得其實。旣兩見，則淵明蓋嘗自更其名字。所謂或云「潛字淵明」者，前所行也；「淵明字元亮」者，後所更也。統承其後，故書淵明爲正，而謂潛爲或說。意淵明自別於晉宋之間，而微見其意歟？顏延之作誄，以「潯陽陶淵明」稱之，此欲以其名見也。延之與淵明同時，且相善，不應有誤，可以知其爲後名，與統合。不然，或諱其名，自當稱元亮，何以追言其舊字乎？

葉氏之說很新奇，但是卻不够巧妙。我們時常說「潛德幽光」、「潛龍勿用」那些話，「潛」字不是更合乎隱逸身分嗎？爲什麼不把它擺在入宋以後用呢？聰明的吳仁傑（斗南）先生，看出了這一點，便出來把葉說修正了，他說：

石林謂先生更名「自別於晉宋之間」，得其微意矣。至謂「潛與淵明爲前所行，淵明與元亮爲後所更」。以集與本傳考之，則有可疑。案：先生之名「淵明」，見於集中者三；其名「潛」，見於本傳者一。集載孟府君傳、及祭妹文，皆自名「淵明」。又案：蕭統所作傳，及晉書、南史載先生對檀道濟之言，則自稱曰「潛」。孟傳不著歲月，祭妹文，晉義熙三年所作。據此，卽先生在晉名「淵明」，可見也。此年（元嘉三年）對道濟，實宋元嘉；則先生至是蓋更名「潛」矣。山谷懷陶令詩云：「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蓋言「淵明」不如「潛」之爲晦，此尤深得先生更名之意。至云「晚歲他字行，始更號『元

亮』」，此則承南史之誤耳。延之作先生誄云：「有晉聘士陶淵明。」旣以先生爲晉臣，則用其舊名宜矣。延之與先生厚善，著其爲晉聘士，又書其在晉之名，豈亦因是欲見先生之意邪？蕭統不悟其旨，乃以「淵明」爲本名，而以「潛」爲或說，傳中載對道濟之語，則又云「潛」，自相牴牾。其實先生在晉名「淵明」，字「元亮」；在宋則更名「潛」，而仍其舊字，初無明據，殆非也。本傳當書曰：「陶淵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潛。」如此爲得其實。其曰「深明」、「泉明」者，唐人避高祖諱，故云。

好了，在晉名「淵明」，有本集爲證；在宋更名「潛」，有本傳爲證；再加上文豪顏延之的文，詩伯黃山谷的詩，那麼，吳斗南的論證，應該是沒問題了。所以直至清人陶澍還在稱贊他道：

年譜云，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元亮」之字，則未嘗易。此言得之矣。

但是，我卻不敢相信。例如顏延之陶徵士誄中說：

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

同是這樣一句話，照葉石林的解釋，是「欲以其名見，故知其爲後名」——卽入宋以後所用；照吳斗南的解釋，則「旣以先生爲晉臣，宜用其舊名。」——卽在晉時所用。如此說來，「淵明」二字之名，歸之於在晉、在宋所用，均無不可。這樣的隨心所欲運用材料。未免太危險了。總而言之，陶氏有二個名字是事實；至於他何以要有兩個名字，以及兩個名字如何用法，我看還是闕疑爲是。

二、遙遙華冑——門當戶對兩詩人

晉宋之間的詩人，陶謝並稱。陶詩眞厚，謝詩新俊；陶詩勝處在不排，謝詩勝處在排：詩的神理和技巧，絕不相同。而二人的家世，卻有一點相似處，就是都是侯門將種，晉朝勳舊的後人。

淵明是陶侃（士行）的曾孫。士行都督八州，封長沙郡公。本傳上說他：

聰敏勤吏職。

又說他：

疾篤將歸，軍資器械，牛馬舟船，皆有定簿。

彷彿是個俗吏；但是蘇峻之平，王導入石頭，令人尋找他舊日用的「節」。陶士行剛剛在坐，笑了一笑，挖苦王導說：

蘇武的節，好像不是這個樣子。

一下子羞得王大丞相滿臉通紅。想不到「竹頭木屑」的陶桓公，在「運甓惜陰」的嚴肅言行以外，還頗富幽默之感呢，無怪乎後世要出偉大的詩人了。陶士行在軍隊裏四十多年，本傳上說他：

妾媵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

原也有些家私。等到他死了以後，世子夏還鬧出爭財殺弟的醜劇。可是淵明和長沙，「昭穆既

遠，以爲路人」。五柳先生傳上有他自己的寫照；

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

完全是一副破落戶家庭的樣子。比起謝靈運來，眞有天淵之別。

靈運是謝玄的嫡親孫子，世襲着康樂公，文章之美，又是江左第一。性豪侈，車服鮮麗，當時社會上的衣物，多流行着「康樂式」。淵明那能望其項背呢？

他們二人，本身的榮瘁，雖說不同，但是對於他們的闊祖宗的豐功偉業，卻一致推崇，一致稱贊他們的祖宗功成身退，不可多得。靈運的述祖德詩：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蹴圮。
萬邦咸震懾，橫流賴君子。拯溺由道情，龕暴資神理。秦趙欣來蘇，燕魏遲文軌。
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隨山疏濬潭，傍巖藝枌梓。
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

和陶淵明的命子詩：

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

全是一個調調兒。然而靈運入宋以後，既不能旅進旅退，又不能韜光養晦；結果開罪了新朝君臣。在陶靖節卒後的第六年（淵明卒於元嘉四年，靈運於元嘉十年在廣州棄世），他便在廣州「身首異處」，結束了他一生的繁華夢了。

淵明便不然，他的命子詩，對於長沙桓公，雖然也推崇，但是命子的原意，還是側重在他的

父親的。如詩中敍述命名那一段：

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望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

詩的意思，希望兒子能成孔伋，孔伋是孔子的孫子，他的兒子能成孔伋，他的父親自然是孔子；換句話說，也就是聖人了。他的父親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呢？詩中也有敍述：

於皇仁考，淡然虛止。寄跡飛雲，冥兹愠喜。

詩的話當然很抽象，但是可以看得出，也是隱逸之類的人物，和淵明的性格很相近。可惜他的行事，無從詳考，連姓名也在若無之間。宋人說他名逸，做過安城太守，那是很靠不住的。第一宋人距離淵明太遠了，既沒有眞憑實據，很難令人相信。第二如果他眞的做過安城太守的話，詩中一定會提到他的政績，像他祖父一樣，詩裏不是說：「肅矣我祖，愼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嗎？不過這些問題，和淵明的關係不大，同時也考不出所以然來，我們不願意在這上面浪費筆墨了。

三、八十餘日宰官身

淵明歷仕之蹟，初爲州祭酒，自解歸；繼召主簿不就；既乃爲鎭軍、建威將軍；終於彭澤令，賦歸去來。元嘉年間，有詔徵著作郎，稱疾不赴，不久便死掉了。在這一連串的官銜裏，祭酒、主簿，都是末秩。而大家的注意點，則都集中在彭澤歸來的原因上。

淵明的家道，本來就不好，再加上一羣孩子（見於責子詩的，已有五個，此外是否還有，不

得而知），本人又不是生財有道的人。在生活重擔的壓迫下，也想到弄個把正印官兒，得些俸祿，以為養老之資。親朋們見他有這番意思，自然是鼓勵他去幹；他的老叔連忙去到當道那裏，替他營謀，弄到了彭澤縣令；離家裏又近，眞是再好沒有的了。淵明走馬上任，看見幾百畝公田，又犯了老脾氣。分付一律種秫，預備來年釀酒，喝個痛快。經過妻子的苦苦哀求，才答應種五十畝的秔。淵明的如意算盤剛剛打好，那是十一月光景，轉眼就要過年，一個不識相的郡督郵，下縣來視察，縣吏告訴淵明說，應當「束帶見之」。一句話勾起了淵明的滿腹牢騷，左思右想，再也待不下去；不但帶沒有束，連紗帽也摜掉了。

四、淵明的個性及其作品的風格

淵明生長在清談的環境下，但他並沒養成清談的惡習，卻得到了清高的情趣。他處在莊老和佛學盛行之時，但此二氏之學，似乎祇助成了他那沖淡的性格；而他一生的用力處和得力處，卻都在儒學。他雖然也做過幾任官，但實際上他祇可說是廬山下的一個老農。由於這些關係，養成了他那沖遠高潔之懷，和愛好自然之趣，以及率眞而不做作的風度。他的詩文，正和他的性格一樣，充滿了高潔、自然、和率眞的情趣。

我們且看淵明的乞食詩：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門拙言辭。主人知余意，投贈副虛期。
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卮。情欣新知歡，興言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

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他放着官不做，而寧願窮得討飯，卻不肯接受江州刺史檀道濟送給他的粱肉；他是這樣地高潔！他的飲酒篇中之一章說：

清晨聞扣門，倒裳自往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襤褸茅簷下，未足爲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他之所以不學紆轡，祇是不肯違己。梁任公說：「他這些話，和屈原卜居、漁父一樣心事。」我們可由他高潔的詩篇，想像到他那高潔的風度。

淵明的歸去來辭序說：

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

歸田園居詩也說：

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這自然，是淵明性格的特色，也是他的詩篇的特色。我們且看他的擬挽歌辭：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日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食酒不得足。

雖然到了臨終的時候，而他那從容自然的神情，還充份地表現在詩上。「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

足。」這是何等胸襟！而其詩的活潑自然，又豈矯揉造作的人所能企及！惟其愛好自然，所以對於大自然體會得格外親切；因而他的詩篇，持別是描寫農村美的，也格外細膩。像歸園田居、飲酒、讀山海經……，這些膾炙人口的作品，後來摹擬的人，雖或能得其形式；但絕難得到他的神髓。他被譽爲千古第一的田園詩人，眞可以當之無愧。

他不但樂於自然而不肯違己。他之不可及處，尤其能够率眞。他迫於飢寒需要作官時，便去作官；作官不適意了，便蕭然而去；他餓得沒辦法時，便眞個去討飯；他醉後想睡覺時，便把客人趕走。他爲人既絕不裝模作樣，自然他的詩也絕沒有扭揑作態的毛病。昭明太子的陶集序說他：「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眞。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蘇東坡說：「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莫能及也。」這些，都是深中肯綮的評論。

原載「中國文學史論集」（臺北市，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國四十七年四月），頁一五七——一六七



關於龍沐勛

月前，薄遊滬瀆，於冷攤上購得第二期風雨談一册，中有龍逆沐勛所作記吳瞿安先生一文。余本意欲藉此文，得多聞瞿安先生軼事，不料該文開首乃先自我介紹，語誇而格卑，殆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也，文云：

想起我，原來不過是一個小學畢業出身的酸人物，赤手空拳，跑進教育文化界，混了二十餘年之久。不知怎的，所有文壇老宿，和各方面的賢明領袖，一見了我，或者是通過一兩回信，就特別垂青起來，獎借提拔，教我努力上進，欲罷不能。

余初聆此語，除啞然失笑之外：於文壇老宿，及賢明領袖之一見「垂青」，亦頗有「不知怎的」之感。厥後於某機關得讀龍逆上汪逆兆銘之親筆函多篇，乃恍然大悟其所以被垂青之由。於以知「不知怎的」之語，乃欺人之談也。略錄數通，以見一班：

先生鈞鑒：昨奉手諭，於狂瞽之說，獎勉有加，曷勝感奮！私意欲仰體尊旨，輯一能表現各家面目，網羅三四千首之詞選，以賅其全：別就鄙見，，成一簡編，以於張周二氏附之

遺則，闢一蹊徑，二者並行，略如曾氏雜抄，並附填詞簡譜。以便來學。倘非先生之誘導，何能及此！當竭駑駘以赴之耳。……瑣瑣不罪，肅叩鈞安。晚學龍制沐勛頓首。

先生鈞鑒：昨承手諭，毋任慚惶。……尊旨詞選不可限於四五家，以自隘門戶。此誠足爲歷來選家之鍼砭，敬當奉爲圭臬。玆更參酌浙常二派，以及近代王朱鄭況之說，草擬詞選計畫，附求指導，以便着手進行。草野顓蒙，詰祈曲宥，不勝惶恐。祇叩鈞安。晚學龍制沐勛頓首。

先生鈞鑒：頃承還諭，感作同深。前晨匆寫拙詞，適有他客，遂奪四字。先生不責其疏慢，獎誘有加，感切賞音，至於沒齒。自疆師下世，詞壇老宿，惟夏吷菴、張孟劬兩翁，時相勸勉。然夏翁筆精而情未勝，張翁情摯而格未嚴。其熱情充溢，令人興起者，惟尊製耳。此由性情遭際，迥異尋常，所謂詞外別有事在，非可力強而致也。勛以文字，受知遇之恩，不敢不益奮發。惟望先生勿存謙抑，兼摘瑕疵，俾得琢磨稍精，免負雅望。……不勝惶悚……。晚生龍沐勛頓首。

以上不過略舉數通，餘可概見。觀其稱先生而不字，與夫累篇阿諛之辭，則賢明（？）之領袖如汪逆兆銘者，安得不一見垂青耶？無怪乎以「小學畢業的酸人物」，而榮任僞立法委員兼僞中央大學文學院長，復兼僞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員會委員，僞博物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以及僞圖書專門委員會顧問等要職也。

龍逆現方在蘇州高等法院受審，不知該法院審判長及諸推事，亦能一見垂青否？

原載「首都晚報」，「寒山寺」副刊，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四日以筆名「屈軼」發表。



敬悼傅孟眞先生

一

可敬的傅孟眞先生，溘然與世長辭了！他那淵博的學問，卓越的識見，浩大的氣魄，堅強的毅力，和守正不阿的精神，人們有其一，已屬難能可貴，他兼而有之。毛子水先生說他是「天下奇才」，絕不是過譽。他這才學，豈但並世無雙；求之於古人中，眞也少見。然而，他竟在國家風雨飄搖，臺大基礎未固的時候，而辭謝人世了！「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這怎能不使人悲慟呢！

十二月二十日——這個不祥的日子的夜裏，近十一時了，一陣緊急的敲門聲，把我催下床來。我得悉了孟眞先生突然患腦溢血的消息，匆忙地趕到省參議會時，已是十一點二十五分。當我踏上樓梯，剛要進入會議室時，迎面碰到了一位同事。他含着眼淚對我說：「傅先生已經不行了！」

會議室裏，騰起一片啜泣的聲音。我走到靈床前面，注視着他的遺容，莊嚴而和藹。我這時

異常鎭靜，鎭靜得使我現在想來，感覺着有些奇怪。我沒有流淚，也似乎沒有什麼感想，我似乎是對着他生前的面容，聆受着他的聲音笑貌。我的神經似乎並沒痲木，我還能給治喪委員會作紀錄，開名單；次晨二時半從殯儀館回到宿舍時，我還能和李孝定先生商量天明後應作的事務，還能草擬治喪委員會召集開會的函稿。之後，躺在床上，雖然很久沒能入睡，雖然棖觸萬端，但我始終沒落下一滴眼淚。

早晨七點鐘，剛吃下兩口稀飯，新生報來了，我遙遠地看到它那行大字的標題，那觸目驚心的標題，針一樣的刺着我的心弦，一陣陣的酸氣從胸中湧上來。我勉強用稀飯來塞抑住了這酸氣，我足然忍着了眼淚。

離開宿舍走向學校，好像天地都變色了。慘淡的愁雲，淒涼的悲風，和曚曨的山色，襯出一幅悲慘的畫圖；鳥兒在唱着輓歌。甚至於一向天眞活潑趕早班的小學生們，今天的面色也似乎變得愁苦欲絕了。當我進入學校路過我上課的教室時，已經有幾個學生在那裏徘徊。我告訴他們：「校長病故了！今日停課誌哀。」我還告訴他們校長病故的經過時，抬頭瞥見了學生們哀戚的面孔，悲哽阻塞了我的喉頭，我再也說不下去了。「啊！可憐的孩子們，你們再也看不到你們慈母似的傅校長了！」我想到這裏，熱淚一滴一滴地流下來。

我走上辦公大樓，那使人傷感的「校長室」的牌子，首先映入了眼簾。我故意把視線轉移，用以淆亂我的悲哀情緒；但當我踏進校長室看到工友陳甘正站在窗前啜泣時，我的心彷彿爆炸了，不自主地聲淚俱下。

時鐘的短針指向九點了，樓下傳來一陣汽車的喇叭聲，悠揚而柔和，和往日一樣；但走上樓來的卻不是孟眞先生那沈重的腳步聲。校長室裏員工們甫經停息了的抽咽聲，這時又沸騰起來。淒風搖撼着窗子上不牢固的玻璃，天色更陰沈了。三三五五的學生散立在樓下，不少人用手帕擦着眼睛。「你們還在癡望着你們愛戴的傅校長來臨嗎？他不會來了，他永遠不會來了！」

二

孟眞先生雖然是聊城的世家，但當他幼年時，家產已經衰落了，他是一個窮苦的孩子，他那天縱的聰明，使大家目爲神童。他既肯用苦功，又因爲和同城的楊家有親戚關係，馳名海內的海源閣藏書，可以任他閱覽。所以在未進入北京大學之前，他已經「讀書破萬卷」了。

株守着一個題目，矻矻孜孜的做上幾年，然後博得一個學位，這在他是看不起的。所以他在倫敦大學，在柏林大學，都不專攻一種科目。他研究歷史，研究心理學，研究物理學，研究數學，研究醫學，都有湛深的造詣。抗戰期間，一位中央醫院的醫師，在重慶和他初次晤面後，很驚訝地對人說：「傅先生的醫學知識，比我豐富得多。」去年臺大敎員們討論大一數學課程時，他也參加。散會後工學院長彭九生先生像發現了什麼奇蹟似的對人說：「我沒想到校長先生對於數學也有這麼深的造詣。」

我在未認識他之前，由於拜讀他那些關於文史的著作，而激發了我治學的志趣；但到既認識他之後，爲他那淵博的學問、高明的見解所威脅，好幾次使我神志沮喪，幾乎拋棄了治學的路子。

他總喜歡說：「老了，記憶力不行了。」但當聽到他談學時，羣經固不必說，就像國語、國策、重要的先秦諸子、史記等書，和三都、兩京之類冗長而不爲人所喜的辭賦，他都能成段的背誦。二十四史，他徹頭徹尾看過兩遍，三千年來的中國史實，他說來如數家珍。歷代名家的詩文，他記誦得那麼多。你聽了他那胸羅萬象的談吐，不能不驚怖其言，若河漢之無極。我幾次在想：像他這樣對自然科學、世界史都有高深造就的人，而於本國文史，還有這樣驚人的成就：像我這點「小知」，還有什麼希望去治學呢？

由於他攻擊孔祥熙、攻擊宋子文，那種叱咤風雲的氣概，很容易使人想像着他是個威嚴赫赫不可親近的人，其實是適得其反。他對於濶官大老，雖然常常不客氣；但他對於低級職員、學生、工友，是那麼和藹可親，眞够得上說是：「溫其如玉」。他完全是書生本色，絕沒有什麼濶人習氣。他經常地和他的汽車司機下棋，他有時獨自跑到寧波路，化上兩元錢，蹲在路旁客客氣氣地向擺棋式的人請教。他往往親自跑到學校的合作社裏買麵包吃，碰到學生，有時被敲竹槓而以麵包請客。

從七七事變以後直到現在，他無日不在過着窮苦的生活。在四川，一到窮得沒辦法時，就去賣他心愛的書。他除了以書易米以濟自己的眉急之外，還賣書去周濟朋友，甚至周濟到一個滿頭癩瘡的八歲的乞兒，他養了那乞兒近乎一個月，治好了他的瘡，醫癒了他的病，然後訪到乞兒的親屬把他領去。

他現在當着大學校長，一般人也許覺着他不應該再鬧窮了；殊不知他和夫人俞大綵女士兩個

人的薪津收入，僅能維持他們最低限度的生活，最近他拿到一筆稿費，想託劉瑞恒先生在香港買一套現成的西服；但他只能買一件上衣，買全套就買不起。他說：「幸而我還有沒破的褲子。」

他雖然窮到這樣，但他從來沒有領過雙薪。抗戰期間，他雖然窮得常常賣書，而在一般人認爲二者可以得兼的薪津，他絕不苟取。他領參政員薪時，就不領中央研究院的薪津；在研究院領薪時，就不領參政員薪。當政府發表他做臺大校長時，總統並聘他爲資政。那時，資政除本身的特任薪俸之外，還可以支領兩個簡任秘書和兩個副官的薪津，這些薪津，在習慣上，是可以和臺大校長薪津並領不悖的。可是他不但沒領過資政和那些隨員的薪津，甚至於他那資政的官銜，連跟他十年以上的秘書，都是後來聽人說方曉得的。這種有爲有守的作風，眞可以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他這些不平凡的事蹟是說不盡的。總之，他的爲人，恰可以用孟子的話來讚頌他，那就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三

孟眞先生在學術界的建樹，成就最大的，是他一手創辦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只要看他把語言、考古、人類學和歷史合在一所，已決不是民國十七年前後一般學人的識見所能企及的。他治學的口號，是：「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不作懸想的論斷。他完全以科學方法，運用最原始的材料，作實事求是的研究。自從顧頡剛等豎起懷疑古史的旗幟，天下風起雲湧；但他們

只有破壞，沒有建設。而歷史語言研究所，則運用科學的可信的材料，從事於本國史的建設。史語所替中國文史界開了一條大路，孟眞先生本人，則是開路的急先鋒。

以科學的方法研究語文，在我國，固然是史語所的語言組導其先路；以科學方法從事於田野考古，也是由史語所的考古組開其先河。史語所在國際上是佔有相當地位的學術機關，而考古學方面的成績，在國際間的聲譽尤爲卓著。

史語所年齡較長的研究人員，都是蜚聲國際的學者。孟眞先生而外，如陳寅恪、趙元任、李方桂、李濟、董作賓、凌純聲諸先生固然都是第一流的學者，卽年事較靑的研究人員們，也都已各有千秋。學術爲國家的命脈，在孟眞先生領導之下培養出來這許多人才，和他在學術上開創風氣之功，在國史上是值得大書而特書的。

然而他主持他所創辦的史語所，二十多年以來，也够辛苦的了。七七事變後，他主持着史語所的全部圖書文物西遷，由長沙而昆明，以至到川西的李莊，費盡了千辛萬苦。除了史語所的書物而外，還拖了一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一個中央博物院，一個營造學社。假若沒有他那種大氣磅礴的魄力，這種大規模的播遷，是無論如何辦不到的。

抗戰期間，八年艱苦的歲月，他爲了維持史語所，眞費盡了心血。他千方百計的來維持研究人員的生計，使他們能安心治學；他對於生病的人那麼關心，他想盡方法來給病人弄錢養病。因患肺病而割掉七條肋骨的某君，假若不是孟眞先生督着醫生治療，假若不是孟眞先生想法子給他弄錢休養，那無疑地在九年以前已經故去了。

他想盡方法給他貧病的屬員弄錢，然而他卻爲自己的生活而屢次賣他心愛的書。現在史語所圖書文物，又全部搬到臺灣來了。史語所的人員們，又開始在過艱苦的生活。可是偉大的孟眞先生竟在這時候撒手永逝了！

四

「够大的臺大」，這是今夏某記者描寫臺灣大學時所用的標題。的確，臺大是够大的，這點人所共知。可是辦理這所大學的困苦，就非一般人所能意料得到了。

中日學制不同，日本大學的設備是不完全適合於中國大學的，中國大學一年級的全部課程和二年級的大部份課程，在日本，都已於高等學校裏修習了。所以由「臺北帝大」變成的臺灣大學，關於一二年級應有的設備，如大教室、普通儀器、一般性的圖書等，或者壓根兒沒有，或雖有一些而距離實際需要甚遠。因而建築大教室，補充圖書儀器，乃是刻不容緩的事，孟眞先生到校後就針對着這一方面，努力去做。去年夏天，已完成了十二間大教室；到現在爲止，普通的圖書儀器，都已有大量的補充。在設備方面，勉強可以應付教學之用了。

「臺北帝大」所遺下的第二個難題，是學生宿舍的缺乏。學生由「臺北帝大」的數百人，已增加到現在的三千多人。大部份的學生都沒有宿舍可住，影響學業至大，這情況是非常嚴重的。於是孟眞先生又費盡心力，籌建學生宿舍。從他到任時起，就忙着這件事；到現在止，所有的學生宿舍，已能容納兩千人以上。學生的住宿問題，至是又算解決了。

以上兩件事情，所用的錢數，是相當龐大的。這，多虧了臺灣省先後兩位賢明主席——陳辭修先生和吳國楨先生，他們都能認清了這些事情的重要性，而竭盡全力爲孟眞先生幫忙，因而才有現在的成就。

他最敬重讀書人，他聘請教員非常愼重，也可以說對於教員名義的給予，是非常吝嗇的。對於好的教授，他百計千方地邀請他；可是也有不少大力的什麼委員什麼長之類的人，欲在臺大求一敎職而不可得。兩年來臺大增加了不少的名教授，而同時孟眞先生也得罪了不少的人。他這作風，這不僅對學生的學業，有重大影響；同時也把多年來爲了窮而被人輕視的教員身份，無形中給提高了。教員是社會上的清流，士風關係着國運，這對國家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

他對於招收學生之認眞，眞可以說是無以復加了。介紹學生而不由考試入學的事，固然絕對沒有；但就考試說吧，出題時之審愼，和印題時關防之嚴密，迥非外人所能想像。印題的場所，門窗都糊得撒土不透，室外密佈着崗警。有人用「如臨大敵」四個字來形容它，卻恰到好處。兩年以來，筆者曾在這臨時監獄裏坐過三個整夜。

關於公費生名額之爭取，擴充學生各種獎助金，他都不遺餘力。對於生病的窮苦學生，他想盡方法幫助他們。對於成績優越的學生，他眞能愛才如命。

對於職員的任用，他的作風也和別人不同。除了具有信託關係的人員之外，多半是經由考試的方式錄用的。沒有眞正作事能力的人，無論什麼大力的人所介紹，他相應不理。可是，有許多毛遂自薦的人，經過詳細地談話之後，卻被他錄用了。有些人是因爲在報紙或雜誌上發表文章，

這文章被他欣賞，因而邀請來的。前任秘書主任現任總務長黃仲圖先生，原來與孟眞先生並無一面之緣，孟眞先生被發表做臺大校長時，黃先生曾函孟眞先生，述說他對於整理臺大的意見，這意見被孟眞先生所賞識，於是經過了幾度面談之後，黃先生就被聘爲主任秘書。「用人惟才」，孟眞先生眞能說得到做得到。

臺大六個學院，都還在整頓時期；加上圖書館，熱帶醫學研究所，附設醫院，實驗林管理處等龐大的附設機構，經常的事務，已經繁劇不堪了。而兩年以來，意外的事故，又叢出不窮。諸如房屋的糾紛，匪諜案件，附設醫院各種事件，紛至沓來。尤其楊如萍的竊案，使他傷透腦筋。他平生最恨貪汚，卻不料想臺大也有這種貪汚事件之發生，他精神上已負了很大的創傷。而且，關於楊案的公文稿，很多是他親自撰擬的，文稿之長有的達萬字以上。「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患血壓過高病多年的孟眞先生，怎麼能受得住呢？於是，這一代宗師就爲臺大而犧牲了！

當政府行將撤離大陸時，　總統爲臺灣打出兩張王牌，在政治和軍事上，是前臺省主席陳辭修先生；在文化教育上，是孟眞先生。他們是安定臺灣維繫人心的兩大支柱。辭修先生升遷後，另一個支柱便換了吳國楨先生。他們爲了國家協力合作，以最深摯的友誼互相幫忙。現在孟眞先生故去了，陳辭修、吳國楨兩先生之悲慟是必然的。

五

哲人萎謝了，聽說教育部已呈請行政院轉請總統褒揚他。治喪委員會和臺灣省參議會都在倡

議爲臺大建造一座能容納三千到五千個學生的禮堂，定名爲孟眞堂，用來紀念他。關於孟眞先生遺孤的敎育費，治喪會也有打算。臺大同學，也發起了建立紀念碑運動：這些都是應有的措施。此外，筆者所想到的，還有幾件事：

一、整理遺稿　這個工作，聽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準備著作，那是最恰當不過的。除了他所撰擬的文稿之外，他平日所讀的書上，多有批語，甚多高明的見解，也似乎應該輯錄下來。

二、編印學術性的紀念論文集　這似乎應由中央研究院和臺灣大學主辦，或各自分辦。但所收的論文，不應以兩機關人員的作品爲限。

三、編印紀念册　這似乎應由治喪委員會來辦，專收哀輓或悼念等一般性的文字。

四、政府應該把孟眞先生平生事蹟，存備宣付史館。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孟眞先生是必傳之人，用不着筆者再來建議表揚他。但除此之外，還能用什麼來報答他呢？

六

因爲「欲語淚先流」，所以這一篇不像樣子的短文，拖到今天才寫起。孟眞先生可記的事情太多了。凡是大家所熟知的事情，本文都儘量的省略了去。寫到這裏，熱淚又奪眶而出。嗚呼！我爲臺大三千學生慟，爲普天下嚮慕孟眞先生的學人慟，爲整個的國家慟，豈僅爲了個人的知遇

之感而失聲慟哭哉！

三十九年十二月廿五日於臺大

原載「自由中國」，四卷一期（民國四十年一月一日），頁二〇——二二



傅孟眞先生軼事瑣記

一

孟眞先生是經過山東官費留學生考試而留學英倫的。

那一次留學生考試的結果，孟眞先生的成績，自然是出類拔萃。但因認為他是五四運動的健將，是新潮社的主腦人物，「試官」們都不主張錄取他。理由是：「他是激烈份子，不是循規蹈矩的學生。」

那時，陳雪南（名豫）先生在教育廳做科長，卻攘臂力爭。他說：「成績這麼優越的學生，而不讓他留學，還辦什麼教育！」由於陳先生力爭的結果，孟眞先生幸不至名落孫山之外。

這一屆的立法委員選舉，他當選為立法委員。那時他正在美國養病，一再表示不就此職，直到回國後仍然堅持着不就。當局因為他是人望所歸一定要羅致他，於是託陳雪南先生敦勸他，他才做了立法委員。

他那立委的名義，由於被任為臺大校長而辭掉了。陳雪南先生，卻因為患着重病而「淪陷」

在南京。陳先生大約還健在吧？他聽到孟眞先生的噩耗，必然是老淚横流的。

二

先師李雲林（繼璋）先生——孟眞先生的姑丈，是一位漢學家，在山東是以淵博著名的。因爲治學的基本態度不同，所以李傅兩先生一見面就吵架，常常吵到面紅耳赤，聲色俱厲。是民國二十一年吧？孟眞先生經過濟南轉赴青島，雲林先生也因事赴青，兩位先生同坐在一個車廂裏。因爲談到堯典舜典著成的時代問題，爭論又起了。由堯典舜典爭論到禹貢，又爭論到安陽發掘問題。攘臂怒目，氣壯聲宏。同車乘客的目光，都集中在他們兩人身上。後來，幸而有劉次簫先生排難解紛，才平息了那一場風波。

三

民國三十二年孟眞先生在四川南溪縣的李莊時，他看到一般學生程度的低落，很感慨地對王獻唐先生說：「又得敎書了，不然讀書的種子要絕了！」

四

抗戰期間，他任參政員時，屢次攻擊那時的行政院長孔祥熙。到最後不可開交時，蔣委員乃宴孟眞先生想替孔祥熙說情。

「你信任我嗎？」蔣委員長問孟眞先生。

「我絕對信任。」傅先生答。

「你旣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爲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傅先生顯得有些激動，在座人都失了色，蔣委員長也爲之動容。

不久，行政院長便換了人。

這一段事實，說明了孟眞先生剛直的氣概，說明了總統能容納直諫之士。

五

「我不能看着許多有爲的靑年因困窮而被摒棄於校門之外。」這是他臨終前的一句名言。同時，他也不忍看着許多有才幹的人因無要人介紹而被摒棄於機關之外。

因而，他用人完全是「惟才主義」，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在臺大都是一樣的作風。職員的任用儘可能的經由考試。自己投效而被錄用的有，由於一篇文章被孟眞先生賞識而被聘請來的也有。

今年夏天，一位投效來的某君，經過兩次談話之後，孟眞先生就決定錄用他了。我勸他最好再經過詳細的考核，然後决定，因爲在此非常時期，不能不審愼些。他說：「反正我們有一個月的試用期間，此君如果能幹，固無話說；如果不中用，我們自然不會正式任用他。假若他有什麼

背景，假如他不是眞的爲臺大作事，不管他的背景如何，我隨時都可以把他免職或者法辦的。」

於是某君終於被錄用了。

原載「傅故校長哀輓錄」（臺北市，臺灣大學學生會編，民國四十年六月），頁一五——一六

傅斯年先生安葬文

惟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國立臺灣大學爲故校長傅公孟眞營建兆域既成，是日，值公逝世週年紀念之辰，公家屬暨臺灣大學學生代表奉靈骨安葬；校長錢思亮暨全校員工學生謹獻鮮花時羞而告奠曰：嗚呼！

昨歲哭公，餘哀未歛；歲序已周，音容益遠。九天鶴杳，悵望涕零；存神過化，視此典型。維公砥行，卓犖高世；富貴浮雲，浩然正氣。謇諤議政，愛國愛人；大猷秩秩，薄海同欽。茹古含今，囊括萬有；盛業名山，光懸北斗。聲華蓋代，領袖羣才；探賾索隱，繼往開來。樹蕙滋蘭，上庠敷敎；鱗萃雲從，棫樸芃茂。提攜啟誘，明鏡不疲；火傳薪盡，敎澤宏施。讖語機先，指山爲葬；遽隕哲人，銜悲營壙。拳山聳翠，淡水淋漓；佳城鬱鬱，傍此黌宮。桃李三千，心喪廬墓；風雨晨昏，永沐春煦。嗚呼！青山有幸，碧水長流；山貞水冽，其壽千秋。

原載「中央日報」，一版，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回憶傅先生在臺大的往事

強烈民族意識與忠誠擁護政府

傅先生的民族意識很強，而且他擁護政府的忠誠，也是一般人所不及的。他提到羅振玉時總是說「羅振玉老賊」，加上「老賊」兩個字，這是因爲他不滿羅振玉後來保溥儀搞出「滿州國」那一套事情，對於羅的學術他並不完全加以否定。他所以駡羅振玉，也許因爲羅在節操上很不夠，很使他看不起，正好像他不滿意他的祖先傅以漸一樣。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與這有關的一件事，是在大陸剛要撤退的時候，那是民國卅七年徐州會戰正在緊急的時候，中央圖書館正在準備遷移，那時還沒有決定向臺灣搬。我當時在中央圖書館服務，管理善本書，還帶一個北城閱覽室。所謂北城閱覽室，那是漢奸陳羣在抗戰期間蒐集的一批圖書，有許多佳本。陳羣雖然是漢奸，在日本佔領南京之時，許多圖書館的善本書都流散出來，包油條、花生米等等，在這種情況之下，陳羣在各處蒐集了很多書，在南京的，後來就集中在北城閱覽室。那時的北城閱覽室，包括善本書和普通圖書，差不多有四十萬册。我的職務正是保管這批圖書。政府決定要搬家，我們

的館長蔣復璁先生，要派我爲此次搬往所在地的辦事處主任，但是搬到那裏去呢？有時聽說要搬到廣州，有時說要搬到廣西，又有時說要準備搬到臺灣來。這時候我就想，由於抗戰期間圖書散失情形之慘重，那是因爲圖書管理員未能駐守圖書館的關係。四十萬册圖書體積龐大，絕不可能全部搬家；我想，如果我留在南京，看守這四十萬册圖書，以免散失，共產黨來了也不一定會殺我；即使眞殺了我，似乎也值得。我猶疑不決，就跑到史語所去看傅先生。傅先生說一定要到臺灣去。我說，這一批書散失了我覺得很可惜。他說，你就是在這裏也保不住這批書！我說，到廣州去呢？他說，廣州和廣西都不行，還是到臺灣去。我說，臺灣是一個孤島，孤懸海外，共產黨若以兵力斷絕交通，圍困此島，將來發生飢餓，是很可能的。他說，你不要管這個，「我們不能做鄭成功，難道我們不能做魯王嗎」！這句話使我深受感動。後來政府決定遷臺灣，蔣館長也派我做臺灣辦事處主任，我就到臺灣來了。

「歸骨於田横之島」成讖語

後來我聽說，在這個非常緊急的關頭，傅先生他身上經常放着安眠藥，預備隨時吞藥自殺。到了臺灣後，臺大中文系敎授黃得時先生請他寫字，他就寫了「歸骨於田横之島」七個字。這七個字現在黃先生還保存着。有一次我還建議，把這幾個字可以刻在傅先生的墓壙上，但未實現。由此可見他對民族，對政府的忠心，都不是尋常人所能企及的。

其次談到他的用人。他用人唯才，絕不講關係。在史語所有一位同仁，我記不得是那一位

了。那時史語所在四川李莊，有一個年輕人在史語所所在的鄉村上，逛來逛去，他想見傅先生又不敢見，恰巧碰到傅先生出來，他就迎了上去，見了傅先生就自我介紹，說他是某大學的畢業生，他聽說史語所如何如何好，他想進史語所工作而沒有人介紹。傅先生找他一談，覺得這個年輕人很不錯，於是就用了他。

後來傅先生接長臺灣大學，臺大的校長室秘書主任是黃仲圖先生。黃先生原來在高雄港務局做港務局局長。他聽說傅先生發表爲臺大校長之後，就寫一封信到南京給傅先生，黃先生是臺灣人，對日本人辦的臺北帝國大學（臺大的前身）的情形了解得比較深刻，於是他在信中把臺大的情形敍述一番，並提供一些意見，於是傅先生就聘他做校長室的秘書。

辭聘教授並設法安置

卅八年初他接長臺大，至卅九年十二月去世時止，在這不到兩年的時間內，臺大的教授在學年終了而不被續聘者，先後共有七十餘人，這些人的不續聘也有一番道理。他到臺大之後，特別重視基本的學科，設有「大一國文委員會」、「大一英文委員會」、「大一數學委員會」，這三門學問他都內行，開會時他都作主席。教這些基本課程的都是教授和副教授。像毛子水先生和臺靜農先生都教了好幾年的大一國文。我幸而蒙傅先生看得起，也教了好些年的大一國文。教大一英文和數學者，也都是當時的教授和副教授。不單是教大一的國、英、數，包括教高年級專門課的教授在內，都接到他的一封信，大意說：「不定在那一天，我也許跟教務長，跟你們貴院的院

長，貴系的系主任，到你的課室來旁聽，請你不要見怪。」結果他眞的去旁聽，在第一年的寒假，他就「聽」掉了好幾位。大概都由於受不了他「聽」的關係。也由於他經常去聽，那一位先生的學力如何，敎書的能力如何，他心裏都有一個水準。所以兩年之內，一共不續聘的敎授、副敎授和講師共有七十幾位。當中我記得有七位特別窮困的敎師，雖然把他們辭退了，但，傅先生卻似「揮淚斬馬謖」的心情，心裏很難過；因爲他們實在窮得可憐，也一時找不到事，因而就給他們想了個辦法。那時臺大的經費，是由臺灣省政府支付。陳辭修先生任省主席，雪屏先生任敎育廳長。傅先生就給這七位先生想了一個編纂的名義，放在臺大圖書館，得到了辭修先生和雪屏先生的同意之後，就給了這七位一年的聘約，有的好像還有續聘的。由此可見，傅先生做事是很認眞的，有時也很有人情味。

用人唯才不講關係

傅先生出長臺大後，校長室編了一個刋物叫做「臺大校刋」，到現在還有。最早編此刋的人是誰，現已記不得了，傅先生對他不滿意。後來，傅先生在新生報上看到一篇文章，非常激賞，作者是許冠三，他到處打聽此人，終於找到了。他對許說：臺大校刋的編排不理想，現在想請你來編，給你一個校長室秘書的名義，你是否願意？許先生就一口答應了。沒想到編了一兩個月，那位許先生文章作得蠻好，可是，編校刋卻未能使傅先生滿意。傅先生就對他說，許先生，我找你來是大才小用了，現在只好請你另尋高就吧。就這樣辭掉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那時保管組的股長，在某一件事做得不大妥當，傅先生就把他辭掉了，在還沒有找到人之前，有一個人今已忘其姓名，他原來在某軍中福利社服務，可能在錢財方面不太清楚，致被開革，他聽說此處有一個機會，就寫信給傅先生，表示願意到臺大來做事。傅先生就要我寫信邀他來，先讓我和他談一談。我和他稍談一下，他說他在軍隊中服務的經過，當然不會提到他被開革的事。我那時已被調到秘書室工作，就問傅先生是否和此人見面談談。他說，好。那知兩人一談非常融洽，傅先生決定用此人。我就勸他應該再加考慮，因爲這個人的根底我們並不知道，有沒有思想的問題，他在軍隊中爲什麼不做了而要到我們這裏來？大概傅先生誤會了我的意思，以爲我在勸他不要多引用同鄉，因爲這人正好是山東人。他說，你不要管這件事情，我從來沒地域觀念，他是山東同鄉也好，非山東同鄉也好，我覺得這人可用就用。我說，假使這個人有別的問題呢？他說，我隨時可他開革他，就是總統給我介紹的人，如果有問題，我照樣也可以隨時把他開除。於是就用了此人。可是，不到兩個星期，就有人寫信來檢舉，說他在軍隊中不法的情事。傅先生派人調查屬實，於是又把這人給開革了。由這些事情看來，傅先生用人都才，他絕不講人情和地域的關係。

以上這些事情是我親眼所見，以前在紀念傅先生的文章中也許沒有提到，所以特地提出來請各位指教。

編者按：本文原發表之刊物、日期待查。收入蔡尚志編「長眠傅園下的巨漢」（臺北市，故鄉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三月），頁一一一——一一五。

傅孟眞先生逝世廿週年祭

本年十二月二十日，是傅孟眞（斯年）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忌辰。回憶二十年前，當孟眞先生逝世的消息傳播出來的時候，眞是舉國震悼。公祭的那天，臺大的師生，政府的官員，以及無數的社會人士，那種萬人隕涕的情景，到今天還活現在眼前。以一介書生，而能感人如是之深；就筆者所知，近數十年來，前者有孟眞先生；後者則有胡適之先生。「哲人日已遠。」在孟眞先生逝世已滿二十年的今天，筆者——曾經在某機關被孟眞先生記了一過的屬員——寫這篇追念的文字時，還不禁潸然淚下。

胡適之先生所作的傅孟眞先生集序中，有這樣一段話：

孟眞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併在一個人身上的

才性，而我們的孟眞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

這些話語，絕沒有一點溢美之辭。適之先生雖不是孟眞先生受業的老師；但，孟眞先生卻以師事之。他們相知最深。英雄識英雄，所以能把孟眞先生的個性和學識，說得這麼中肯。

以筆者的學力和識見而言，實在不能深切地瞭解孟眞先生在學術、事業等方面的貢獻。本文只摭拾一些眞正了解孟眞先生的人士所作的紀念文字，再加上一些管窺之見，來作一個簡略的敍述，用以表達景慕和悼念的微意。

孟眞先生幼有神童之稱，十一歲就讀完了十三經，十三歲就以能文著名。十四歲考入天津府立中學堂，十八歲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二十一歲升入該校本科的國文門，二十四歲畢業後，參加山東省官費留學生考試，被錄取。那年冬天，便到英國，次年夏，入倫敦大學，研究實驗心理學，並研究物理學、和數學等科。三年後，卽民國十二年的秋天，轉入德國柏林大學，從事物理，和比較語言學等方面的研究。十五年的冬天，由德返國。十六年春天，就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兼文科學長（後改稱文史科主任）。那時孟眞先生才三十二歲。

當孟眞先生在中山大學任教的半年後，就在該校創設了一個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次年（十七年）春，就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籌備委員會委員。同年十一月，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卽受聘爲所長。此後二十多年，他雖然先後兼任過北京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校長、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立法委員、總統府資政等職；但他的心力，在三十七年年底以前，主要的都耗費在歷史語言研究所裏；三十八年一月

以後，直到逝世的那天——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都把整個的心力耗費在臺灣大學裏。

從上文所舉孟眞先生的學歷和經歷看來，他治學的情形，已可以略知梗概。但，在這方面，他的老同學羅家倫先生，說得更爲詳細。羅氏在「元氣淋漓的傅孟眞」一文（見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日報，改訂稿刊載於傅故校長哀輓錄。此據改訂稿。）中說：

就在五四那年的夏天，他考取了山東的官費，前往英國留學，進了倫敦大學研究院，從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實驗心理學，這看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要明白他這個舉動，就得要明白當新文化運動時代那般人的學術的心理背景。那時候大家對自然科學，非常傾倒；除了想從自然科學裏面得到所謂可靠的知識而外，而且想從那裏面得到科學方法的訓練。認爲這種訓練在某種學科以內固然可以應用，就是換了方向而來治另外一套學問，也還可以應用。這是孟眞要治實驗心理學的原因。孟眞爲了要治實驗心理學，進而治物理、化學和高深的數學。他對於數學的興趣比較濃，因爲他在國內的時候就喜歡看邏輯的書，研究皮爾生的「科學規律」（Karl Person 的 "Grammar of Science"）和或然律（Law of Probability），後來像金斯（J. M Keynes）所著的「或然率研究」（Treatise on Probability）一類的書，都是他很欣賞的。所以可以說，孟眞深通科學方法論。當然以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的傅孟眞，他的興趣決不會限於一方面。他對英國的哲學、歷史、政治、文學的書籍，不但能看，而且能體會。我想他對於蕭伯納的戲劇，幾乎每本都看過；所以蕭伯納死後，他有做文章批評的資格，而且批評的很深刻。……以後到了德國，因爲

一方面受柏林大學裏當時兩種學術空氣的影響（一種是近代物理學，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論，都是震動一時的學說；一種是德國歷來以此著名的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一方面受在柏林的朋友們如陳寅恪、俞大維各位的影響，所以他在柏林大學旣聽相對論，又聽比較語言學。他有了許多科學的方法和理論，又回頭發現了他自己曾經儲藏下的很豐富的中國歷史語文的知識，在此中可以另闢天地，所以他不但配談科學，而且是具備了一般科學理解的通才，並且更配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的所長了。

「他有了許多科學的方法和理論，又回頭發現了他自己曾經儲藏下的很豐富的中國歷史語文的知識，在此中可以另闢天地。」這幾句話，對於孟眞先生治學的基礎、和所以能在學術方面開創風氣的原因，說得非常中肯。由於他在學術方面有那麼廣博而又深邃的造詣，再加上他那卓越的識見，所以他主持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的時候，雖然牛刀小試，就已有倡導風氣之功。後來主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二十多年，更能大展宏猷；除了他自己發表了一些不朽的著作之外，更把史語所帶入了眞正以科學方法整理國學的正軌，培植了衆多的享譽國內和國際間的學者，發表了大量的爲世人所重視的專著和論文，遂使史語所在國際間佔有高尙的地位。

在民國十年的前後，學術界已經有「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呼聲。而且，像北京大學的國學門，和清華學校的研究院，都已經朝着這一個方向走。但，具有這種識見的人究竟不多，所以成就不大。又：自從清代末年以來，歐洲的學者，在甘肅、新疆一帶，從事考古工作，搬走了大批的貴重文獻（如漢晉簡牘、敦煌卷子之類）；而大多數的國人，卻不了解這些新出現的直接資

料之可貴。地質學、古生物學、人類學、考古學等，那時在國內雖然都已萌芽，然而調查、發掘的主持者，多半是外國人士。到了民國十七年，革命軍北伐完成，我國的政治和學術，呈現了一片蓬勃的新氣象，中央研究院和歷史語言研究所於是應運而生。孟眞先生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該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中說：

在中國境內語言學和歷史學的材料是最多的，歐洲人求之尚難得，我們着實不滿這個狀態，着實不服氣就是物質的原料以外，卽便學問的原料也被歐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們很想借幾個不陳的工具，處治些新獲見的材料，所以才有這歷史語言研究所之設置。

「借幾個不陳的工具，處治些新獲見的材料」，這是孟眞先生治學的信條，也是辦理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守則。在這同篇文章裏，他更申述這個意義說：

①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的系統，而不能豐富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

②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

③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

從上舉的幾段話語裏，可見他對於學術資料的重視。在他所著的史學方法論裏，把學術資料分爲兩類：一、直接的史料；二、間接的史料。他認爲凡是未經中間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轉寫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經中間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轉寫的，是間接的史料。他舉例說：「周書是間接的材料，毛公鼎則是直接的；世本是間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辭則是直接的；明史是間接的材

料，明檔案則是直接的。」他對於直接史料的價值，更有剴切的說明。史學方法論（史料論略部分）說：

間接史料的錯誤，靠他（里按：指直接史料；下同）更正；間接史料的不足，靠他彌補；間接史料的錯亂，靠他整齊；間接史料因經中間人手而成之灰沉沉樣，靠他改給一個活潑的生氣象。我們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後可以超越前人；我們要能使用新得材料於遺傳材料上，然後可以超越同見這材料的同時人。

由於他能把握着這一個重點，所以從民國十七年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時起，到二十六年抗戰開始時止，不到十年的工夫，他除了爲史語所搜集了豐富而且切合實用的中外圖書之外，並且在殷墟進行了十五次的考古發掘，所得的古器物在十萬件以上，有刻辭的甲骨達二萬五千片；收購的明清檔案、經初步整理後運到臺灣來的，就有三十一萬多件；金石拓本，也近乎三萬幅。民族和語言的調查工作，已經做過好幾個省份。這些直接資料，在學術研究上都發生了重大的作用。尤其殷墟的發掘和研究工作，曾經成爲鬨動國際學術界的重大新聞。

史語所在籌備期間，所擬定的工作，分爲九個重點，即：一、文籍考訂，二、史料徵集，三、考古，四、人類及民物，五、比較藝術，六、漢語，七、西南語，八、中央亞細亞語，九、語言學。到史語所正式成立後，就把這些工作重點，歸納爲三組，即：第一組、歷史，第二組、語言，第三組、考古（後來又增加了第四組，即人類學組）。這三個組（包括後來的第四組），在學術研究上，都有密切的關係，都是相輔相成的。所以李濟之先生在「傅孟眞先生領導的歷史

語言研究所」一文（見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所長紀念特刊）中說：

廿餘年來，三組工作之相輔相成，就是這一決議案（里案：指分爲三組的決議案）合理的最大證據。由此也可以看出創辦人刻意求進的精神及他的遠見。

中央研究院遷來臺灣後，院方曾一度想把考古組分出成爲考古學研究所，由於李濟之先生的堅決反對而未能實現。李先生之所以反對，我想當是由於史語所分組之合理，各組工作可以相輔相成的緣故。

孟眞先生有如此的遠見，自然在聘請研究人員方面，更爲愼重。因爲他自己有淵博而又深邃的學力，所以他能够深切地瞭解別人在學術方面的造詣；也就因爲這樣，他才有駕御權威學者和獎掖後進的能力。他所聘請的高級研究人員，固然都是權威學者；即使是最低的助理員，也是在最負時望的大學中，選取最拔尖的畢業生。由於他確實能够知人善任，而又絕不私阿於他的家屬、親戚、和朋友，所以在他領導史語所二十多年中，從事研究工作的人員，已故的如陳寅恪先生、董作賓先生；現在的老輩，如李濟先生、趙元任先生、李方桂先生、凌純聲先生等，這些飲譽國際的學者，不必說了。其餘一些年輩較晚以及一些年輕的研究人員，其學有專精，在學術界享有盛譽，也大有人在。因此，用「風雲際會」這句話，來形容傅先生領導之下的史語所，我想是很適當的。

他在臺灣大學雖然只有兩年；但，他不但把臺大整頓得已具有規模；並且已奠定了臺大未來發展的弘規。他首先注重基本學科，一年級的國文、英文、數學，都個別地成立了委員會，他都

擔任召集人。由於他對此三科，都是內行；所以對於教材的訂定，教法的商討，教師的任免，都得到了良好的効果。

他對於教師的聘請，是非常愼重的。他組織了教員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嚴格地審查新聘教師的學力。曾經爲了聘請一位助教，聘任會開了四次會，經過激烈的辯論後，才投票決定。

他經常地和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到各教室裏旁聽教師授課（事前他寫一封極客氣的信給各教師，說明他和教務長等可能來聽課）。一學期之後，就有教師自動地辭職。兩年之內，沒被續聘的教師，就有七十多人。相反地，他請來了很多在學術上有重要成就的人，尤其是文學院的教授。胡適之先生曾說（見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一日胡先生在臺大的講演，講題是「治學方法」；講演全文收了胡適演講集）：

我到臺大來講治學方法，的確是很膽怯；因爲我在國內教育界服務幾十年，我可以告訴臺大的同學們，現在臺大文史的部門，就是從前在大陸沒有淪陷的時候也沒有看見過有這樣集中的人才；在歷史、語言、考古方面，傅先生把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人才都帶到這裏來，同臺大原有的人才，和這幾年來陸續從大陸來的人才連在一塊，可以說是中國幾十年來辦大學空前的文史學風。

胡先生作這次講演時，傅先生逝世已經兩年了。胡先生這些話語，決不會是對傅先生的客套話。

傅先生對於學生的收錄，也極端愼重。他對學識優異的學生，眞可說是愛才如命。對於學識

低下的學生，他絕不肯讓他倖進。他建立了嚴密的新生入學考試制度，命題者是何人，固然絕對保密；印題、校對的人員，必須「入闈」（他自己也親自入闈）。因此，杜絕了請託、賄賂等惡習。這入闈制度，直到現在的大專聯合考試還沿用着。

他常常跑到學生宿舍裏，和學生們聊天，响寒問暖，關切備至。他竭盡所能，替清寒的學生籌設工讀獎助金和獎學金。直到他在臺灣省議會逝世的前一刹那時，還高喊着：「我不能眼看着優秀的學生，只爲了沒錢的關係，而被拒於大學的門外！」

他替臺大奠定了穩固的基礎，創下了優良的學風。以後規行矩步的錢思亮校長，又能蕭規曹隨。臺大之有今天的聲譽，信非倖致。

孟眞先生搜集學術資料的情形，已如前述。他對於學術資料的維護，功績尤偉。抗戰初起時，他把史語所的全部圖書，和安陽發掘的古器物與甲骨刻辭，以及調查語言所作的音檔，調查邊疆民族所得的模本等，初遷長沙，繼遷昆明，最後遷到四川南溪縣的李莊。抗戰勝利後，又完整地運回首都。民國三十七年的冬天，徐蚌會戰之後，首都日漸迫近戰火，孟眞先生又商洽有關機關組織委員會，籌措經費，計劃把史語所的全部學術資料、故宮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古物書畫等精品、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運來臺灣。那時的海運，是極端困難的，不容易僱到船隻。由於孟眞先生的大力，商得海軍司令部的同意，借給一些艦艇，才把這些貴重的文物，運來臺灣。二十多年來，我國文史學者，利用這些珍貴資料，作成了很多有價值的專書和論文；也培植了很多的文史學界的後起之秀。這些學術資料，成了研究中國文化的外國學者的寶庫，甚至成

爲外國人士觀光的對象。而維護這些民族命脈，不至爲共產黨徒所毁壞，其意義尤爲重大。現在已很少有人知道這些文物的遷臺從開始策劃，而籌措經費，而運抵臺灣，都是孟眞先生主持其事。以致慣於臨難苟免的某文教機關首長，還貪人之功，以爲己力，說某些書物的遷臺，全是他的功勞。

孟眞先生雖然沒在行政機關服務；但，他在政治方面，也樹立過不少的偉績。五四運動那天，他曾到趙家樓，打進了曹汝霖的住宅。民國二十年秋冬之際，日本浪人在策動冀、察自治的時候，北平市長蕭振瀛震於日人的威勢，不知所措，曾以茶會招待北平教育界人士，商量對策。孟眞先生在會中慷慨陳辭，堅決反對華北的特殊化。由於他的號召，北平教育界曾發動了一二九的示威運動。抗戰期間，他在國民參政會裏，堅決反對違背科學、違背時代精神的議案；他猛烈抨擊貪污的官員。他曾擔任過協商會議的代表，在延安當面諷刺毛澤東。抗戰勝利後，曾著文抨擊政府某重要官員，迫使他去職。他這些轟轟烈烈的言行，常使愛護他的人們，替他捏一把汗；而他則處之泰然。

他愛護國家、忠於政府的赤誠，尤其使人感動。民國三十三年夏天，當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候，他曾手寫了文天祥的正氣歌和衣帶贊、過零丁洋、高人等詩。付給他的少君仁軌（那時仁軌才九歲），並且附以跋語。跋語中有這樣幾句話：

> 念茲在茲，做人之道，發軌於是，立基於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則必爲生死所困，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矣！

民國三十八年，政府剛遷來臺灣，那時的局勢，非常險惡。臺大教授黃得時先生求他的法書，他寫了「歸骨於田橫之島」七個大字。這七個字，竟成了讖語。從上述的兩件事情看來，已足以表現孟眞先生的志節，而可以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了。

在一般人心目中，孟眞先生好像是叱咤風雲、使人望而生畏的人物；其實大謬不然。他對於高官顯貴，誠然常常面斥其過；而對於地位低微的人，則不但和藹可親，而且體貼周至。他經常地和他的汽車司機一道下棋，一道到飯攤上吃飯。他有時在寧波西街，蹲在路旁和擺棋攤的人共同下棋。他常常跑到單身教職員宿舍的飯廳裏，看大家的伙食情形。遇到有人吃不下伙食團的白水煮包菜（那時大家都窮得很），而自己買點滷菜、燒餅等物的時候，他會向人討半只燒餅或抓些滷菜吃，然後哈哈大笑而去。

從抗戰開始，到他逝世時止，公教人員的生活，非常艱苦。抗戰期間，史語所的梁思永先生害着嚴重的肺病；董作賓、勞榦兩位先生，都因家口眾多，以致三餐都成問題。孟眞先生曾想盡了辦法，替他們找些外快；甚至把他自己心愛的書籍賣掉，以補貼董先生的家用。他自己卻從不自謀。在臺大校長任內，一直穿着一件狹小的、早就褪了色的西裝上衣；到他離開人間的時候，依然是那件衣服。寫到這裏，筆者又不禁淚眼模糊了。

嗚呼！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學識淵博、人格高尚如孟眞先生者，也可謂三生有幸了。

原載「中央日報」，九版（副刊），民國六十年十二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丁鼎丞先生對於學術之貢獻

中華民國四十三年五月十二日，日照丁鼎丞先生遽捐館舍。天不憖遺，邦國殄瘁。中央半月刋，將印行專號，以紀念此有爲有守之開國元老。萬里以鄉晚末學，曾數數側聆先生教益，思爲文以悼先生之喪。顧先生鴻猷大業，昭若日星；耿介廉潔，望重泰斗。凡此人盡知之，而盡能言之，固無庸縷述矣。惟念先生於從事黨政之暇，則手執一編，矻矻孜孜，昕夕無間；歷時六十餘載，成書近百萬言。以先生闇然潛修，不求人知，故世人知之者亦罕；此則萬里所不能已於言者。曩昔先生七秩華誕之辰，傅斯年、王獻唐兩先生，各有文爲先生壽。高明鴻博如孟眞先生，專精小學如獻唐先生，推崇先生備至，其言亦最中肯。萬里從先生問學之日淺，不足以贊先生。謹擷取傅王二先生之言，以草述此篇。庶幾使世人知先生治學之精深，且以見非萬里阿私之言也。

夫傳經之儒，往往莫補於時艱；而社稷之臣，則又無暇於學問。先生旣兼而有之；故孟眞先生云：

> 夫河汾佐命之談，實出於僞託；濟南傳經之儒，未達於有政。其能退而傳經、進而名世、

如我日照丁先生者，曠覽史乘，未多覯也。

孟眞先生不輕譽人，而推重先生如此；蓋不止以伏生、申公視先生也。

先生邃於古韻，以與章太炎、黃侃、劉師培等過從甚密，故於古韻學之造詣益深。任舉一字，卽可知其古隸何部、讀何音，脫口而出，皆可徵信。旣嫻於古韻古讀。於是以今方言上溯古讀，以古語下通今語；參互佐證，音讀旣明，於是古書辭義，往往不煩言而解。以方言爲治古書通辭之工具，雖不始於先生；而眞能弘其用者，則非先生莫屬。此乃治先秦經籍者所不可忽視之途徑；然非精於古韻，則無從致力也。獻唐先生，旣深知先生之學；故揭舉下列四事，以明其造詣之所至。其言曰：

往者讀詩，率於句末求韻。嘉定錢氏，益以連章句中二類。孔氏爲詩聲分例，其法大具。正韻書出分例之後，肇類分組，視前尤詳。餘杭章氏敍，謂：「成均之貞符，東序之祕寶」。喬作梓述，復得先生；所謂金聲而玉振者矣。先生韻聿六例，爲介錯韻，爲遞轉韻，爲連續遞轉韻，爲交錯韻，爲交錯轉韻，爲雙聲通讀韵。中以遞轉一例，尤爲鈐鍵。遞轉韻者，於原韻末句，介以轉韻韻字，用起下句；或於轉韻起句，介以原韻韻字，用承上句。所介之字，在句首句中句末，爲律不一；然遇轉時，其上下兩韻，必介於二句之中，相應相和。再轉三轉亦然。通稽全詩，百不爽一。斯誠弦歌之祕節，沈隱數千年，自先生發之：此一事也。

毛詩各篇韻讀，間有未諧；顧江孔段以下，多著異辭。周頌各篇，尤難爬梳；求其讀而不得，且以爲無韻矣。先生誦詩，於歧韵韻字，以雙聲通轉求之，類皆可諧。通轉必有佐譣，如北

門篇敦遺爲韻，敦以雙聲讀推，引漢書韋成傳證之。抑篇行心爲韻，行以雙聲讀衍，引釋文鄭音證之。此類引申，爲雙聲通讀一例；凡詩中韻讀，曩時參差不協者，皆豁通無間。周頌失韻之文，亦十九得其正讀。冥心參會，而曠若發蒙：此二事也。

古韻部類，各家分合不一。先生初用分韻之二十二部，繼以東與冬合，支與歌合，幽與侯合，緝與葉合，侵、元各與談之一部合。其之、脂、宵、蒸、耕、陽、魚、眞、諄、至、祭十一部如故，凡十七類。祭部初合廣韻去聲祭、泰、夬、廢，入聲月、曷、末、薛諸韻隸之。段孔皆並於脂。戴王別爲此部，是矣。所合各韻，讀去讀入，音準不齊；究收何聲，戴王未言。定海黃氏；謂入聲沫、軷、殺、伐，爲古正音；去聲短言從之。先生不爾，援中原古無入聲之條，改入爲去，而收音於泰。讀祭爲祭仲之祭，夬若噲，廢若敗。凡廣韻去入兩收之字，如靄、軷、欐、沫並隸泰，曷、末則讀泰韻。蹶、泄、綴、揭並隸祭，月、薛則讀祭韻。逐字分疏，不惟證之於書，且以北地方語，一一印合。審聲正讀，獨邁前修：此三事也。

廣韻五支、六脂、七之三韻，雖注同用，而部分未泯。治古音者，自鄭庠以下，至顧江諸家，皆合爲一。段依羣經韻讀求之，仍區爲三。休寧戴氏敍其書，曰：「千有餘年，莫之或省者，一旦理辭。」是誠然矣。惟支、脂、之三韻，音讀難別；古既分用，聲必不同。段氏知其當分，不能判爲三讀。歙江晉三氏，區古韻二十有二，支、脂、之分別，與段默合。段氏致書詢之，江亦不知。先生則通考三韻，定之部音準如舊；別以脂部各字，收音於微，以飛、霏、歸、纍爲古正讀。二者聲勢之別，猶今韻支、微之別。至支部字音，古與歌通；苗先麓、吳樹聲考支歌

古音，皆以歌改支。先生曰：「兩君所據，類南人譔述；轉歌入支者，南音也。中原古讀，則以支入歌，適與相反。……以周秦故書求之，凡中原譔述，支音類讀入歌；漢魏以下稍漓，不如廣韻諸書之甚也。以中原方語求之，凡支部字率有歌音；有讀支者，每與歌音連用，先歌而後支，或先支而後歌，期南北共聽之人，可以互喻也。」觸類引推，乃遍考支歌部字，並合為一。……前此支、脂、之三部，除之音未變，餘則一改其讀，一改其部，三者聲限，遂判若鴻溝。是則段江以來所未明者，先生明之：此四事也。

上舉四事，乃其犖犖大端。惟其積之也深，故其解說古義，往往如匡鼎說詩，使人解頤。而先生則韜晦自怡，不惟不以其書問世，且不輕與人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此不特可以覘先生學養之純，抑尤足以見先生撝謙之德矣。

客歲冬初，值先生八秩攬揆之辰，故舊門人，僉謀將先生之譔述壽世。固請於先生，始允以六種付梓。六種者，毛詩韻聿、毛詩解故、爾雅釋今、爾雅古韻表、方言譯、俚語證古是也。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以先生功在黨國，為籌剞劂之資。毛詩韻聿一書，已於去歲十一月出版。方言譯已付排，不久亦可出書。其餘四種，均在繕校中。此六種而外，積稿尚多；因非先生最後定稿，當俟他日整理後問世。嗚呼！先生逝矣！先生勛望昭著，嘗自笑著述為末業；然即此所謂末業者，已足津逮後學，彪炳千秋。豈不偉哉！

原載「中央半月刊」，三十七期（民國四十三年六月十六日），頁三——五

王獻唐先生事略

先生名琯，字獻唐，後以字行；晚年自號向湖老人。生於遜清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山東日照人也。

先生幼就讀家塾，後卒業於青島禮賢書院文科。院長德人衞禮賢氏，甚器重之。年二十餘，父母相繼去世，家計艱困。乃應濟南山東日報暨商務日報之聘，任編輯職。民國十一年，青島既收回，任青島督辦公署祕書。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克江西，應同邑前輩丁惟汾先生之召，赴南昌，先後任中央黨部祕書及中央訓練部總務科長。十八年返魯，任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銳意蒐羅鄉邦文獻，兼及鐘鼎彝器、泉幣、鉩印、封泥、甎瓦、石刻、書畫之屬，闢羅泉樓以展覽泉幣，建奎虛書藏以儲書籍文物，復傳拓所藏石經、封泥、甎瓦等以廣流傳。於是山東圖書館之名大振。二十六年，抗日軍興，濟南垂危。乃選善本經籍暨文物書畫精品，播遷入蜀。萬里時執役斯館，承命隨行。初寓萬縣，後定居於樂山。二十九年，政府將設國史館，派張繼先生主持籌備事宜；先生受聘爲總幹事。旋以事繁辭卸，改就編纂之職。倭人既降，先生遽攖腦疾。三十六年春，赴

北平就醫，未愈，乃返濟南養疴。山東省政府仍以省立圖書館事委之。三十七年秋，共匪陷濟南，因病不克走避，遂滯稷下。四十九年十一月抑鬱而卒。

先生天資穎異，博極羣書。年十餘，即以工書畫聞於里閈間。日照爲許印林（翰）、丁竹君（以此）故里，流風所被，邑人多治小學。先生既精於金石、音韻、訓詁之學，復資以證古史，故創獲獨多。二十餘歲時，著公孫龍子懸解三卷，已爲學林所推重。中年以後，著臨淄封泥考略、黃縣㠱器各若干卷，論封泥制度，論㠱非紀亦非杞，皆識見卓犖，發前人所未發。而精力所萃，尤在貨幣通考、國史金石志二書；然以卷帙繁重，復值世亂，竟未付梓。別有炎黃氏族考及璽印叢話，皆未定稿。先生嘗執教於齊魯大學暨山東大學，所著文字學講義，亦已散佚。其學術論文多篇，則見於各雜誌。

先生著書之暇，偶爲七言絕句，清逸雋永；惜不自留稿。於繪事，喜爲花卉；尤喜作風荷，信筆點染，儼若弗弗飄風，驟出腕下。書擅籀隸。隸清婉，如其詩。籀書遒勁森嚴，妙得彝器款識刻鑄神韻。間爲篆刻，則宛似漢京風格。信乎先生之多才也。

原載「大陸雜誌」，二十九卷八期（民國五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頁三六

祭胡適博士文

維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三月二日，中央研究院故院長胡適之先生治喪委員會全體同人，謹以鮮花清酌之儀，致祭於先生之靈曰：

嗚呼！何國運之屯蹇，乃遽殞我哲人，憶昔日之色笑，疑噩夢而非眞。溯先生之壯年，早蜚聲於寰宇，理博涉乎中西，學貫通乎今古。旣閎中而肆外，爰掌教於上庠。導士林以先路，振文風之頹唐。著讜論以牖民，倡自由與民主，闡科學之眞詮，作中流之砥柱。繄先生之治學，維實證之是求。理雖賾而必探，事無微而不搜。當國步之艱難，歷聘問乎歐美，宣正義於殊方，揚國威乎遐邇。迨日德之煽亂，烽火遍乎寰瀛，乃銜命而出使，國是賴以權衡。比勝利之來臨，爰歸長夫大學。遇匪亂而赴美，作反共之先覺。闢邪說於新陸，宏教澤於異邦；作文化之鬪士，爲學術之津梁。及旣返乎臺員，爲羣彥之祭酒，多士荷其裁成，國人仰爲泰斗。維先生之議政，言無隱而必誠，作政府之諍友，息反側之紛爭。維先生之持躬，允克忠而克恕，若霽月與光風，故不憂亦不懼。維先生之接物，咸藹然而情親，人無分乎中外，位無別乎卑尊。方幸國有老成，爲萬

方之矜式。何期天不憖遺，竟怛化於瞬息。嗚呼！天慘慘而色黯，風蕭蕭而聲悲。歎招魂之無處，對遺容而淚澌。嗚呼哀哉，尙饗。

原載「中央日報」，四版，民國五十一年三月三日

編者按：本文依先生改定稿排印。「理博涉乎中西，學貫通乎今古。」「闢邪說於新陸，宏教澤於異邦；作文化之鬥士，爲學術之津梁。」等句，爲先生所增入。「比勝利之來臨，爰歸長夫大學」二句，原作「迨勝利之來臨，爰歸國而長大學。」

國立中央圖書館故館長定遠包君墓碑銘

君姓包氏，諱遵彭，字曰龍溪，安徽定遠人也。父耀祖公，以文名。君幼而岐嶷，長尤敦敏，先後肄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暨國立政治大學。每試輒冠儕輩，學既優，始任於民國二十九年，歷任三民主義青年團籌備處第三組組長，中央團部編審室編審，海軍總司令部新聞處處長，幼獅通訊社社長，咸著勛績。四十四年冬，教育部籌設歷史文物美術館，聘君主其事。翌年，籌備竣事，受命爲首任館長。籌備之初，館舍惟老屋數椽，空無所有，君擘畫經營，甫十載，頓見棟宇侖煥，文物充盈。近年爲世人所盛稱之國立歷史博物館，卽歷史文物美術館之易名也。五十七年春，調長國立中央圖書館，仍兼主歷史博物館館務，理繁治劇，夙夜匪懈。越歲，辭博物館兼職，專理圖書館館務，蒐羅典籍，不遺餘力，於國際文化交流之業，厥功尤偉。君本患肝疾，以盡瘁事國，不遑調攝，幹略初展，遽謝塵寰，哀哉。君事親至孝，母李氏，攖痼疾，侍奉湯藥，累年無倦容。皈依天主教，以篤行，膺羅馬教廷錫封額我略勛爵。曾數遊歐美諸國，並在賓州大學從事研究工作，治公之暇，歷執敎於政工幹部學校、東吳大學、輔仁大學、國立師範大學

諸校，作育甚眾。所著五四運動史、中國海軍史、中國青年運動史、歐洲風土錄、漢代樓船考、清季海軍運動史，都若干卷行世。夫人趙英階女士，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畢業，治家之餘，兼任教職。子家駒，國立臺灣大學學士，賡讀生物化學碩士學位。女家鯉，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畢業，供職教育電臺，一門雍穆，允堪矜式。君生於民國五年九月十八日，卒於五十九年二月二十日，春秋五十有五。以是年三月一日葬於臺北天主教公墓，爰刊貞石，而爲之銘。銘曰：

孝思烝烝，五十而慕，秉職不回，殫精竭慮，菁莪既茂，著述既豐，胡天不弔，厥命弗融，神州未復，柩此焉藏，安茲玄室，魂兮其無徬徨。

編者按：本文依先生原稿排印，標點爲編者所加。

故立法委員漢三李公墓碑

客歲殘臘，漢三李公遘疾，戒家人勿令諸友知。比大漸，頻呼余，家人乃走告。余亟往視，已不能言，但瞠目相視。是夕遂不起，一若忍死以待余者。嗚呼慟哉！越數月，余悲懷稍殺，乃爲文以表其墓。按狀：公諱士傑，字漢三，中年後，以字行。山東菏澤人也。世以耕讀傳家，至父守俊公，家計稍裕，遂命公遊學曲阜。民國十五年畢業於山東省立第二師範學校，畢業前一年，入中國國民黨，爾後獻身黨政工作，植基於此。國民革命軍北伐，曾參與豫東之戰，及徐州會師諸役。國民政府成立後，歷任菏澤縣黨部籌備委員，兼縣立第一小學校長，濟南市黨部委員，曹、濰、蒙陰三縣教育科長。抗戰軍興，受命組織民眾，發動地方武力。二十六年九月任魯省第二區專署視察，兼攝蒙陰縣長。嘗率地方團隊與日軍激戰八晝夜。二十九年冬，擢任山東省黨部執行委員，兼省政府委員。日軍旣降，任山東省黨部委員，兼宣傳部長。三十七年行憲之始，當選爲第一屆立法委員，廉正自守，迄於歿世。公天資聰穎，在校讀書成績常冠儕輩。治事有幹才，所至有聲。又輕財好施，菏澤貧民受惠者眾。抗戰期間，公從事敵後工作爲匪黨所執，自分

必死。匪黨裹脅之，貧民有識公者，乘夜竊釋之，詢其故，蓋以報德也。晚年，篤志於學，於周易、尙書，及漢代史，功力最深，即以此三科教授於淡江文理學院，諸生翕服，所著先秦兩漢之陰陽五行學說，及周易卦爻辭釋義二書，旣行於世。別有周易校釋一書，尙未脫稿。彌留之夕，猶殷殷以此爲念也。公有四子六女，女濟民、二民、少蘭、九妹，子中民，隨侍臺瀛，餘陷於大陸。公以民國前七年正月二十五日生，六十一年三月三日以肝疾卒，享年六十有八。是年三月十四日葬於臺北大直天主教公墓。公治易學，篤好鄙說，晚年與余過從甚甚。乃年未杖國，遽爾怛化，臨文思舊，殊不勝人琴之慟焉。

編者按：本文依先生原稿排印，標點爲編者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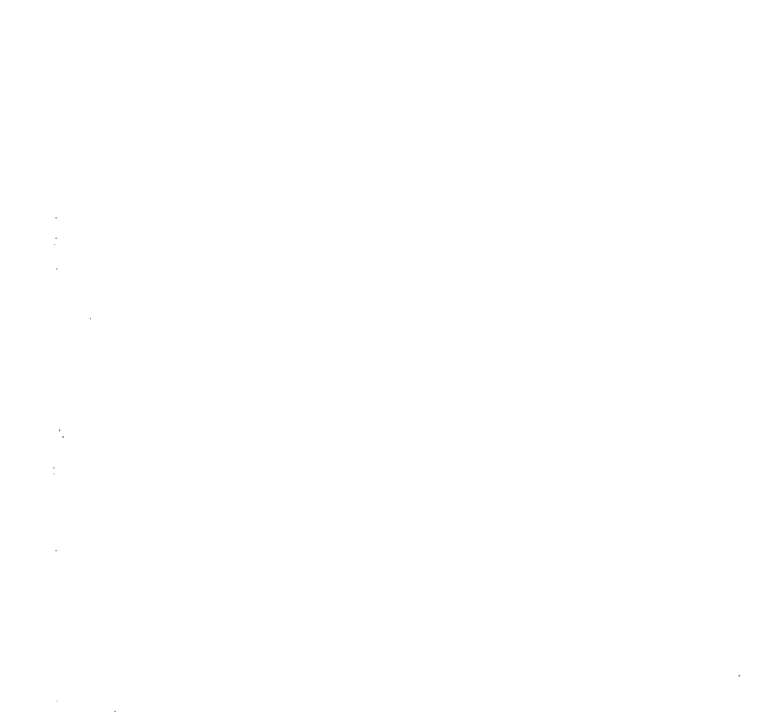
故立法委員聊城杜公墓碑

公姓杜氏，諱光塤，字曰毅伯，山東聊城人也。父履平公，遜清廩生，科舉既廢，負笈東瀛，比返國，創辦東昌府中學，暨東昌府師範兩校，育才綦眾。既而擢任山東省視學，鼎革後，歷攝益都、河間、雲和等縣篆，所至有聲。公資廩穎異，復以渥承履平公庭訓，故就讀西序，每試輒冠儕輩。民國九年，畢業於北京大學預科，與山東省官費留學試，已入選，值省庫支絀，未克成行，乃入北京大學法科就讀。次年，赴新陸入芝加哥大學攻政治學，旋轉入哥倫比亞大學，習公法，以成績卓異，獲榮譽博士學位。繼在原校深造，民國十五年獲法學碩士學位，即繼修博士課程，次年夏博士學科試及格，將撰論文。時戴季陶先生長國立中山大學，數函促公任教，乃於十七年返國。值廣州暴動，學校停課，遂參加革命行列。是年六月奉大學院院長蔡元培先生聘爲國立青島大學籌備委員，委員九人皆當時碩彥，而公因兼教務長擘畫經營，貢獻特多。既而青島大學易名爲國立山東大學，公仍長教務，至二十五年，以病辭職，時甫三十四歲耳。二十六年，受聘爲教育部專門委員，兼高等教育司第一科科長。未幾，東鄰犯順，政府西遷，山東各校

師生數千人流亡後方，哀鴻待哺，教部因籌設國立湖北中學，及教育部戰區中學教職員服務團，公兼主其事，經費之籌募，師生之安集，課業之推動，應變之措施，理繁治劇，厥功甚偉，而公亦心力交瘁矣。二十九年應聘爲國立西北大學教授，歷長總務、訓導、教務，暨文學院，春風化雨，成才彌多。三十一年冬，政府遴派爲監察委員，旣服獬冠，遂辭教職，在任七載，聞風彈事，秉正不阿，儆貪勵頑，有古御史之風焉。公於二十六年已當選國民大會代表，抗戰勝利，國民大會於三十五年十一月在南京召開，關於憲法草案之審查，公皆始終其事，損益折中，以迄制定，建議良多。三十七年當選爲立法委員，迭主外交委員會議席，於外交政策之謀畫，外交事務之興革，重要條約之審議，多所獻替，迄公之歿，在職凡二十有八年，盡瘁事國，未嘗告勞，世以此多之。公身任顯職而不廢作育之業，議政之暇，歷任東吳大學、政治大學、東海大學諸校教授，於政大兼主外交研究所，並創非洲研究計劃，及門者多青年俊彥。五十七年春受聘爲美國辛辛納提大學客座教授，獲是校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實至名歸，爲學林所豔稱焉。公精擘法學，蜚聲域外。五十九年十二月海牙國際公斷法院聘爲公斷員，國人以此榮之，而公澹如也。公勤於治學，靡間朝夕，著譯書十餘種，皆關於法學暨外交者。其中現代國際關係與國際組織暨民主國家的憲法問題兩書，尤爲風行。公以發展非洲研究計劃，曾數度出國考察，俾資借鏡。五十七年於訪問美國各大學時，以勞勩過度，曾患心臟血管阻塞症。六十四年元月夫人劉氏謝世，公伉儷情篤，鼓盆之痛，不能自抑。是年六月二十日心疾復發，竟與世長辭，嗚呼哀哉！公生於民國前十一年八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五。夫人諱書琴，系出陽穀望族。子觀海早逝；女三：長芳若，任

中學敎席，適李君廣涵；次芳蘅，美國德州大學畢業，適劉君中我；季芳芷，美國貝勒大學畢業，適王君學孟；嗣孫二：長毅蓀，爲次女之仲子；次孫強，爲長女之仲子；均在學。是年七月十九日與夫人合葬於陽明山第一公墓。公勳業懋著，撰述等身，旣國家楨榦，亦法學祭酒，總統乃頒榜褒揚，永爲國人矜式焉。

編者按：本文依先生原稿排印，標點爲編者所加。



我所認識的李濟先生

當民國四十三年秋到四十四年夏，李濟之先生應邀到墨西哥和美國講學的時候，美國有些大學要請他作專任教授，許多在美國的我國朋友，也慫恿他應聘，他們說：「你也這把年紀了，在美國享幾年福吧！何必回臺灣去過那窮苦的日子！」

但，李先生並沒因友朋的勸告而動搖了他的意志。他說：「當此國家艱難的時候，我縱然不能替國家幫什麼大忙；但是，如果在國內能教出幾個優秀的學生來，也算替我們多難的國家盡了一點責任。」於是他毅然決然地回來了。

從這一件事情可以見出李先生的愛國之誠。

前年，他那部名著——殷虛器物甲編、陶器——出版了。他最得意的學生，在考古學界最有希望的青年張光直（現在美國，已得博士學位），最近寫了一篇文章，批評他這部書，頗有些吹毛求疵的地方。在別人覺着：這後生對於老師，未免太不客氣了。但，李先生卻欣欣然有喜色，一再稱讚張光直讀書仔細，做學問不苟且。他眞是「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

從這一事情，可以見出李先生的襟度。

去年，李先生得了學術獎金的那天傍晚，他打發人約我去他家吃飯。當我到達之後，我驚奇地看到他的餐桌上已經擺下了一隻清燉的大肥雞；——因爲這在他家是很少有的現象。我想：這大約是爲了慶賀得獎而特設的豐盛晚餐了。那知道李先生卻笑着說：「我們養的一隻母雞死了，今天無意中打個牙祭，所以請你……」。

「那裏是死雞！剛生病就殺了。」李太太沒等李先生說完，便截住了他的話題。

從這一件小事，可以見出李先生的生活情形，和他那安貧樂道的素養。

李先生名濟，字濟之，是湖北省鍾祥縣人。他生於遜清光緒二十二年（卽民國紀元前十六年，西曆一八九六年）。照我國計算歲數的習慣來說，他今年是六十三歲了。當他幼年的時候，還是人人必需讀經習史的時代；加以他的尊人巽乎先生（權），是以詩詞名家的。因而李先生在幼年時代，對於我國古書，就已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他十四歲入北平（那時還叫做北京）清華學校（那時還是舊制），民國七年畢業，就在這年，他進入美國麻州的克拉克大學，學習心理學；次年，改習社會學，得到了碩士學位。民國十年，轉入哈佛大學，研究人類學和考古學，得到了博士學位。

他於民國十二年返國，在天津南開大學敎書。到十四年，淸華研究院成立了，他受聘爲該院的講師。十七年冬天，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聘他作專任研究員，並兼第三組（卽考古組）的主任。二十二年，受聘爲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並被聘爲故宮博物院的理事。三十七年，當

選爲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三十八年，兼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這年秋天，臺大成立了考古人類學系，他受聘兼該系主任。三十九年，受聘爲故宮、中央兩博物院及中央圖書館聯合管理處理事。四十四年秋，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長。去年十二月，因新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先生，因病不能在最短期間就職；他奉總統命，暫代中央研究院院務。綜觀他一生的經歷，沒有一天離開了學術研究的崗位。尤其他辛苦培植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三組，三十年來，他始終領導着工作，從沒間斷過。

「先生爲國人中運用科學方法研究我國民族及上古文化之第一人。前者爲人類學之研究，後者爲考古學之研究。」這是芮逸夫教授稱讚李先生的話（見所著李濟先生在考古學人類學上之貢獻——教育與文化週刊第十六卷二期）。勞榦教授，在李濟教授的學術地位一文（亦見教育與文化第十六卷二期）裏，敍述到李先生主持安陽殷虛發掘事宜時也說：「認識科學考古的重要，而主張聘請李先生的，是傅孟眞先生。此後推動中國近代學術的工作，而做劃時代的進展的，是李濟之先生。」這些都是極其公平的議論。

李先生在民族學和人類學方面的成就，可以用芮逸夫教授的話，作一個簡單的說明。芮先生說（見前所引之文）：

> 先生在美時完成其中國民族之人類學的研究，著有「中國民族之形成：一個人類學的研究」（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 Anthropological Inquiry）。其初稿於民國十二年，曾由雷寶華氏節譯爲中文，名「中國人種之構成」，載於十四年出版之科

學雜誌第九卷第十一期。其後復加修正，於十七年由美國哈佛大學出版。二十餘年來，中外學人，凡論及中國民族或人種問題者，大都徵引其說。日人須山卓氏並譯成日文，名「支那民族の形成」，昭和十八年東京生活社出版。其書根據現代中國人之體質特質，自春秋至明末二千餘年間建築城池之發展，自三代至明末三四千年間十大姓氏之起源與分佈，自東漢至明末一千五百年間之人口統計與分佈，以及南方傜吉、蕿、撣、藏緬三系與北方匈奴鮮卑、契丹女眞、蒙古三系民族融合之史實，分別作精密之分析與探討，而後作綜合的結論，認爲中國民族之主要成份有五：(1)黃帝子孫，圓頭窄鼻；(2)通古斯，長頭窄鼻；(3)藏緬羣；(4)傜吉蕿羣，圓頭寬鼻；(5)撣人羣。次要之成份有三：(6)匈奴；(7)蒙古；(8)倭人，低頭。此一結論，在近三十年來，因若干方面資料之漸增加，容或有可修正之處；然中國民族之科學的研究，實由此而奠定始基。

這是李先生在民族學和人類學方面的貢獻。而他平生的精力，尤以耗費在考古學方面的爲最多，其成就也最大。遠在民國十四年的秋天，他卽接受美國復利爾藝術陳列館的聘請，在和清華研究院合作的名義下，兩次到山西夏縣，從事考古發掘工作。十七年擔任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之後，更率導該組同人，大規模地，連續地從事安陽殷虛的發掘，以致有舉世震驚的成績。十九年冬，主持發掘山東歷城縣龍山鎭城子崖遺址，發現黑陶卜骨，證明山東在古代有一種獨具特色的文化體系，和仰韶文化不同。抗戰期間，復領導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和歷史語言研究所合作，在雲南的大理附近，發掘了十個遺址，證明了南詔史前文化和仰韶、龍山兩種文化歧異，到臺灣

後，也曾率導着臺大考古人類學系的師生，發掘過臺北圓山遺址，此外他曾經調查過的遺址，更不勝枚舉。

由於上述發掘的結果，因而考古學方面，便產生了很多蜚聲中外的著作。李先生自己著的專書，則有西陰村史前的遺存、殷虛器物甲編——陶器和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ree Lectures Illustrated by Anyang Finds（中國文明的開始）三種；主編的書刊，屬於考古學方面的，則有安陽發掘報告，城子崖，殷虛文字甲、乙、丙三編，中國考古學報，雲南蒼洱境考古報告，考古人類學刊等八種；李先生所著的論文，單是關於考古學方面的，到目前止，已發表的，就有二十多篇。由於他研究的結果，證明了骨卜、蠶絲、裝飾藝術等，確實地起源於華北，而打破了「中國早期的文化都是來自西方或北方」的謬說（詳見芮逸夫先生所著李濟先生考古學人類學上之貢獻），「而為悠久之中國文化盛增光輝」（用芮逸夫先生語）。

由於他的這些貢獻，所以在國內外學術界，早就享了重名。遠在民國二十七年（西曆一九三八年），英國皇家人類學研究所，就選他作榮譽研究員；這是國人很少得到的榮譽。二十五年冬，應英國大學聯合會及瑞典國皇太子（卽今王古斯塔夫六世）之邀，先後赴倫敦和斯德哥爾摩講學。四十二年秋，以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資格，赴菲律賓出席第八屆太平洋科學會議和第四屆遠東史前學會議；會後，被選為常任理事。四十三年秋，應邀赴墨西哥大學講學；接着又應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之請，講中國文明之開始。四十六年夏，再以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資格，赴西德出席青年漢學家會議和東方學會議。這些，都顯示着李先生在國際上的聲望之隆。

至於李先生自己所著關於殷虛出土器物的專書和論文，以及他主編的安陽發掘報告，中國考古學報等問世之後，普遍地受到國內外學人的重視。法國的伯希和、英國的葉滋、瑞典的高本漢、日本的梅原末治……，都曾著文宣揚或引述過這些材料。國人在學術研究方面，能夠趕得上世界水準的實在太少了。而李先生所領導的考古學研究工作，便是少數可以符合世界水準的學科之一。他之所以被人們目爲考古學權威，乃是眞正可以當之無愧的。

李先生曾主張古物國有，任何人不得私藏；因此，他自己家裏，從來沒收藏過一件古物。他對於公務之認眞，一如他治學的態度，絲毫不苟。他那嚴肅的風度，和對於學生考試之嚴格，使學生們又是敬他，又是怕他。他對眞正優秀的青年，其獎掖，愛護之情，一如傅孟眞先生之愛才如命。當歷史語言研究所進用一個研究人員的時候，即使是一個起碼的助理員，他也要博諮周訪，徵詢許多學者的意見。等到大家都認爲可以的時候，他才提到所務會議，由大家投票決定。他那審愼的態度，也正如當年的傅孟眞先生。

中央研究院前院長朱騮先先生辭職後，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票選胡適、李濟、李書華三位先生爲院長候選人，　總統迅卽遴任胡適之先生繼任院長。但胡先生現在美國養痾，短期間不能回國就職；　總統遂命李濟之先生暫代院務。這次公平的選舉，和最高當局的英明措施，博得國內外學人一致的好評。但，當朋友們興奮地來慶賀李先生的時候，他總是謙虛地說：「我的肩膀，只能負荷五十斤的重量；現在給我五百斤重的擔子，雖然是暫時的，但我如何能挑得起呢？」

筆者學識譾陋，對於博學多識的李先生，實在不配來寫介紹的文章敍述的，只是憑筆者淺陋的學識，所能認識的李先生。

原載「幼獅」，七卷一期（民國四十七年一月），頁一三——一四

學博識卓的沈剛伯先生

七月三十一日的早晨，當薇拉颱風接近本省的時候，突然傳出了噩耗——博學卓識的沈剛伯先生，與世長辭了！在文史學界，這消息，正像驟然颳來的颱風，震撼了人們的心弦。在飄風苦雨聲中，更增加了人們的悲慟。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筆者初入臺灣大學服務時，才認識了剛伯先生，那時我對他的印象，是：才華橫溢，處事明快，教學認眞，而風趣超絕。以後相處，雖然將近三十年；但由於筆者學殖淺陋，不足以認識剛伯先生在學術上高深的造詣。現在情不自禁地來寫這篇悼念的文字，只能就所見所聞，作一番粗淺的敍述，略抒悲慟之情而已。

剛伯先生世代書香，幼年在私塾讀書，在經史方面，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武漢大學畢業後，負笈英倫，在倫敦大學專攻西洋史。由於他的天資超絕，對本國史旣能貫通古今，對西洋史也都瞭如指掌。回國後，歷年在中央大學、臺灣大學等校常開的課程，有西洋上古史、希臘史、羅馬史、西洋近代史、西洋文化史等。曾從他受業的學生，一致認爲，他上課時從來不帶講義，

而口若懸河，敍述史事，歷歷如數家珍。遇到中西相關的史事，總是旁徵博引，相互印證。遇到中西相類的史事，又能相互比較，以明其得失成敗之故。因而，受業的諸生，如聽生公說法，如坐春風，無不樂而忘倦。

剛伯先生擔任臺大文學院長兼歷史系主任二十餘年，由於他中西兼通，深深瞭解世界的學術「行情」；因而，關於文、史、哲各方面，培植學生應當走什麼路向？聘請教師應該延攬什麼樣的學人？課程的開設應該注重那些學科？都有正確的安排。尤其在民國三十八年，日據時代的臺北帝國大學，剛改成臺灣大學不久，百廢待興。有猷有爲有守、而又深於文史之學的傅斯年先生，擔任臺大校長，就敦聘剛伯先生以歷史系主任兼文學院長。傅、沈兩公，對於文史之學的觀點，旣然「英雄所見略同」；加以各學系主任的通力合作，把文學院打下了優良的基礎。以教授的陣容來說，胡適之先生認爲政府自大陸撤退以前，內地任何大學的文學院，都不如臺大文學院的陣容堅強。

剛伯先生擔任臺大文學院長兼歷史系主任二十多年，從沒有用過一個私人，也沒有妄用公家的一文錢在他私人身上。凡是遇到資助學術研究、或出國講學的機會，他都給予文學院的同事，他只靠他和他夫人曾祥和女士的兩份薪水過活。當政府遷臺之初，公教人員待遇非薄的時候，他眞是一貧如洗。然而他卻甘之如飴，絕不怨天尤人。

他學識淵博，而不喜歡作尋章摘句之學。由於多年負責行政工作，以致無暇從事專書式的著作。但他每寫一篇論文，或發表一篇學術性的講演，都能特具卓識，或發前人所未發，或言一般

學者所不能言。讀其文的固然歎其識見之卓越；聽他講演的，尤有「語驚四座」之感。

剛伯先生酒興旣濃，酒量尤豪。同人等有時醵貲共飲，先生初則清言娓娓，逸趣橫生。微醺之後，疾惡如仇的性格就更爲明顯。他雖然吃醉了酒，在飯館裏還是保持着他的威儀，一定走回家裏才嘔吐。近十年來，他稍稍節飲。問他原因，他說：「太太的嘮叨不足畏；女兒的婉勸不能不顧忌呀！」

前年夏天，文史界同人相與集會，商量到那年冬天，慶祝剛伯先生八十大壽的辦法。剛伯先生聽說了，竭力勸阻。他說：「總統　蔣公，今年逝世，國喪期間，怎麼可以做壽！」同人們懍於他的辭嚴義正，於是商量改在次年舉行。但，到了去年，他還是不肯接受；經過再三請求，他答應了接受祝壽論文集，而把宴會改在夏天，且不肯設立壽堂。這些，都說明了先生崇敬　蔣公的心情和他的謙德。事後，他寫了一首長詩，分贈給同人，題曰：「感時咏懷兼謝諸友」，詩云：

我生逢季世，時局若蜩螗、八旬積年歲，三度歷滄桑。欃槍掃大地，巨變撼遐方。
道器多非舊，言行漸改常。竊國師操莽，食人率虎狼。天地殆將閉，蘭芷亦不芳。
乘桴避秦吏，接輿嘆楚狂。亢龍猶有悔，屈蠖且深藏。時來直諒友，示我以周行。
更傳遠方訊，謂我當自強。無庸悲老廢，參茸可試嘗。不用憂矇瞖，割治便無妨。
相將慰寂寞，設宴羅酒漿。相與增光寵，特刊集文章。流俗輕舊物，盛年愛時妝。
諸君獨厚我，體諒入微茫。此情無由報，此意永難忘。短歌聊致意，藉祝壽而康。

剛伯先生不以詩名，而詩才如此的俊逸。「爨槍掃大地」以下八句，描寫大陸淪陷後的慘狀，實不愧爲詩史。

今年是文史學界最不景氣的一年，俞大綱、方東美兩先生既相繼去世，現在剛伯先生又和我們永別。「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我們怎能不感到慟傷呢！

原載「中央日報」，三版，民國六十六年八月十二日

孔德成先生應邀訪日散記

這次孔德成先生應日本道德科學研究所和廣池學園的邀請，到日本講學，經過的情形，各報多有報導。現在再就各報所未說到的，而且是較爲重要的各點，略作敍述。目的不是在宣揚孔先生此行的成功；而是因爲在戰後的中日邦交方面，這一件事，是有相當重大影響的。特別在日本民衆的心目中，由於孔先生此行的結果，使他們對於自由中國，不但普遍地加深了認識的程度，而且也油然地興起了親切和愛護之意。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同時，從日方招待孔先生的熱烈周到等情形看來，也可以反映出來日本一般的人士（尤其中年以上的人），受我國儒家思想涵育之深，以及愛護儒家學說之誠，這些，都是值得國人注意的。

值得讚美的「招待工作」

道德科學研究所，是擁有一百五十多萬會員的民間團體；它的支部，遍及日本全國各大都市。所長廣池千英，是一位道貌岸然的學者；理事大竹平八郎（參議院議員），則是一位才識出

眾的幹才。因而，他們兩位，都很得會員們的擁戴。也就因爲這樣，他們對於招待孔先生的工作，眞是做到井井有條，而且是無微不至。

早在孔先生赴日之前的若干時日，道德科學研究所已經和我國駐日大使館，把孔先生訪日的日程表排定了。除了總日程表之外，凡預定要到的地方，當地都另有日程分表。日程表上的時間，排得非常緊湊。演講、聚餐、遊覽、休息、觀劇……，一一都估計好了時間，排入日程表。因此，就連幾分鐘的時間，也都被排在表中了。

賓主都依照日程表的時間，嚴格執行，一點也不馬虎。如果臨時想增加新的節目，就很不容易有加入的餘地。因而，有的僑團臨時想請孔先生講演或座談，就被日方給拒絕了；以致有些僑胞很不高興。但，平心而論，日方之拒絕，是可以原諒的；因爲如果接受了僑團的臨時要求，就必定影響了既定的節目。從而，他們預定招待孔先生的場所、招待的人、獻花的人、聚餐地點、交通工具等，就都受了影響。這些，關係還小，日方特別注重的，是孔先生的安全問題；凡孔先生預定要去的地方，日方都早已通知了當地警察機關，或明或暗的在從事保護工作。如果臨時改變節目，萬一發生意外，他們說：「我們怎能負得起這麼重大的責任啊」！所以，僑胞們假如瞭解了這些情形，他們那不愉快的心情，就必定會渙然冰釋了。

負責招待的人員，除道德科學研究所總部派有兩人主持其事之外（此兩人，一爲廣池學園的助教授，一爲廣池學園的講師），每一地方，都組有規模的招待團，分組辦事。他們有負責指揮歡迎之羣眾的，有負責管理交通工具和照料行李的，有負責照料住宿和飲食的，有負責照料演講

的，有負責照料參觀和遊覽的。卽使照像的也成爲一組——叫做寫眞係。寫眞係的人員，有專照黑白靜體片的，有專照彩色幻燈片的，有專拍攝電影的。他們計劃之周到，用心之精細，眞是無以復加。甚至每次聚餐的菜單，也都設計精印而成。其他的事情，就可以想見了。

我政府對日寬大政策的功效

抗戰勝利後，我政府對日本的寬大政策，眞是表現了泱泱大國的風度。那時，還有些國人，對此寬大政策感到不滿意。到現在看來，這一政策收效之宏，眞是無與倫比。

大竹平八郎，幾乎是每天都陪着孔先生的。孔先生每次講演或盛大的集會時，都由他致辭介紹。在好幾次盛大聚餐會上，大竹平八郎都率直地說：

由於我們日本對於中國的侵略行爲，所以，當我們戰敗之後，在我們意料中，報復我們最慘酷的，一定是中國。那知道，事實竟大大地出於我們意料之外，蔣總統不但沒有要求我們賠償，而且兩百多萬戰俘，很迅速地都給遣送回來了。這種恩德，是我們所有的日本人都永遠不能忘的。

每次辭畢，四座都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孔先生講演時，替他作翻譯的，是淸水董三公使。每逢講到孔子的恕道學說時，孔先生總是很巧妙地幾乎要舉出我國對日寬大政策的例子來，但卻「盤馬彎弓故不發」。當這時候，淸水董三便以翻譯者附加注語的辦法，詳細地把總統對日寬大政策的事實列舉出來；並且說：「蔣總統

這種作風，是得到了孔子的眞傳，也就是保特了東方傳統的精神文明。」話甫說完，臺下必起了如雷的掌聲，歷久不絕。

此外，在某次宴會席上，日本文部大臣松永，也曾作過上述的表示。

這，對於中日兩國的邦交，是一個牢固的基石。

「聖人」的外交辭令

十月十二日，是孔先生到達日本的那天。那天，是日本「註定了」下雨的日子。據說：日本以前有一個高僧，法號禮蓮；他是十月十二日圓寂的。因爲他之圓寂，使上蒼都感到悲慟，所以每年這天，老天總要下雨，以表示哀悼。

可是，今年的十月十二日，並沒有下雨。當孔先生在羽田機場下機時，燦爛的晚霞，映照者成千累萬擺動若狂的中日兩國國旗，蔚成了大觀。於是日本朋友們都在嘖嘖稱奇：「這都是孔先生的盛德所感召的！」

孔先生在關西一帶演講遊覽，共計一個星期；在這一星期當中，只有一天落過小雨。由於晴多雨少，對穀物有良好的影響；因而關西的人們，也都以爲是托先生之福。

尤其使人解頤的，是：奈良東大寺旁鹿苑中的羣鹿。這些鹿，平時都在附近的山林裏面。如果有人來參觀，管理者把號角吹起，羣鹿便飛奔而至。但據當地人說：「假若參觀者是品德高尚的人，那麼，鹿就大批地到來；否則，就祇來寥寥的幾隻。」當孔先生去參觀的前幾天，印度的

尼赫魯曾去看鹿；管理者雖然頻吹號角，卻只來了很少的幾雙。但當孔先生來看時，大鹿小鹿便成羣結隊而至；而且上頭撲面地向人們要食物吃。不用說，這更是孔先生的盛德所招致的了。這些「靈跡」，都成了大竹平八郎在公開場合中同羣眾們再三宣揚的材料。

「聖人」（朋友們給孔先生上的尊號）致辭時答覆大竹的這些話語說：

十月十二日的晴朗天氣。是象徵貴我兩國邦交的前途光明；關西的五穀豐登，是象徵貴國的國運隆昌；至於鹿出來的多少，並不是因爲我有美德所以鹿才出來的多。祇是尼赫魯太缺德所以鹿就不肯出來了。

於是，羣眾們都報以熱烈的掌聲。

瞻拜朱舜水先生墓

朱舜水先生對於日本的政治和文化影響之大，遠在我國一般人士想像之外。明亡以後，他懷着復國的赤誠，奔波於日本、安南、暹邏之間，經過了十五年漫長的歲月，歷盡了常人們之不能忍受的艱苦，終於在永曆十二年（清順治十五年，日本萬治二年），定居於長崎。到了清康熙四年（日本寬文五年），日本江戶幕府三親藩之一的德川光圀，便請他到水戶，待以賓師之禮，而從他受業。他以春秋尊王之義，啟導德川光圀。後來德川光圀主編的大日本史（日本人所公認的最早而最有價值的歷史），特別着重大義名分，便是承襲他的學說。由於德川光圀的影響，日本也就結束了幕府割據之局。這，實際上是舜水先生的功績。至於儒家學說

在日本流傳之普遍，和入人之深，也大有賴於舜水先生的倡導之功。

他於康熙二十一年（日本天和二年）四月十七日病歿（年八十三歲）。德川光圀把他埋葬於太田附近的瑞龍山麓。

在日本招待孔先生的日程表上，十月二十七日，是「休養」的一天。這天，孔先生便徵得日本招待人員的同意，在日本朋友熱誠的協助和招待之下，去瞻拜了舜水先生之墓。

太田，在水戶（茨城縣治所在地）的正北方。從東京到此，汽車約需五小時的行程。孔先生等一行，連同招待人員，共約十餘人，於早晨七時三刻從東京動身，因爲在水戶曾憑弔了一下弘道館孔子廟的遺址，又到了西山莊參觀一下德川光圀隱居之處，以致到達瑞龍山麓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三點多鐘了。

瑞龍山是德川光圀歷代墓塋的所在地。德川光圀葬舜水先生於此，想是因爲他對於已故的舜水先生，還有依慕不捨之意。從山腳到朱墓，約摸有三分之二公里的路程。夾道叢林茂密，幽靜而嚴肅。塋域雖不算大；但墓外萬木聳翠，墓前清澗曲流，倒是舜水先生最適當的埋骨之所。墓碑正面七個字：「明徵君朱子之墓」：是德川光圀親題的，深合朱晦菴通鑑綱目的筆法。碑側和碑陽，則刻着舜水先生的門人安積覺所撰的「墓碑記」（原沒標題；姑爲取名如此。）敍述舜水先生的生平，頗爲詳悉。

孔先生等一行，在墓前各獻花一束，並分別行三鞠躬禮。同來的日本人士，也各分別行了禮。又徘徊了許久，然後離去。回到東京時，已經快到九點鐘了。

感人的一幕

十一月三日，是日本的文化節。這天，日本漢學界耆宿鹽谷溫老先生，率領着他得意的弟子和再傳弟子共十餘人，在毗鄰皇城的東條會館，設宴爲孔先生餞別。

餐廳旁邊的客廳裏，陳列着鹽谷先生關於漢學方面的著作，約摸有二十多種，多半是說經之作。餐會開始了；八十高齡的鹽谷先生，肅然起立致過歡迎辭之後，便從和服的襟內取出一本書，雙手遞給了孔先生——這本書，乃是袖珍本的孝經。他虔誠地請孔先生把第一章朗讀一遍；並且他也準備着朗讀一遍。當孔先生讀過之後把孝經交給他時，他笑着說：「不用，不用」接着，他又肅然地站起來用日本字音背誦了一遍，聲調悠揚。使人體會到「琴韻書聲」，這四個字連用的妙處。

餐後，他預先準備好的筆硯擺起來，請求孔先生的書法。同時，他跪在矮几旁邊，取了一幅單張的册頁，顫抖着手題了七個字贈給孔先生。那七個字是：

一寸光陰一寸心

大家以懷疑的眼光盯那着個「心」字，他似乎也覺察到別人不了解他所以以「金」易「心」之故。於是他又在下面注了七個小字，是：

不知再會在何時

寫罷擱筆，他似乎有些悽然。大家對着他那含淚盈眶的龍鍾老態，才明白了「一寸光陰一寸心」

的意思。

當孔先生告辭的時候，鹽谷先生率領着他的弟子們，高舉雙手，三呼「孔德成先生萬歲」。之後，他雙手把孔先生緊緊地抱住，久而不捨，同時，老淚一滴一滴地落在孔先生的肩上。對着這種場面，不少人也被感動得流下淚來。

一個遺憾

當日本道德科學研究所商請孔先生赴日講學的時候，曾說明可帶隨員二三人，一切由他們招待。孔先生爲了節省日方的招待費，最後決定，只約了屈萬里和鄭清茂同去，旋經總統批准，自然也很快地得到了日方的同意。十月十一日，也就是臨行前的一天，總統於百忙中抽暇召見孔先生和屈、鄭二人。除了告訴他們三人：日本某些地方有些值得參觀的古蹟文物之外；並囑咐屈、鄭兩人，好好地幫助孔先生。此外，絕無一語涉及政治性的問題。總統自然知道，請孔先生去講學的，是日本的民間團體，所以不必要作什麼政治性的指示。

總統批准的和召見的是三個人，日本所邀請的也是三個人。那知道當十月十二日上飛機的時候，卻從半道裏又殺出來一個程咬金。

此君據說是國立政治大學的教授，到日本後吃、住、行，一切也同樣地受日方招待。孔先生行則同行，孔先生止則同止，弄得孔先生莫名其妙。

日方的人士都在竊竊私議了：「他是　蔣總統派來的。」

這些風言風語，孔先生早就聽說了：他心裏雖然難過，但因爲那都是「竊竊私議」。所以不便於作什麼正面的表示。

有一天，經常負責總招待的日人某君（廣池學園助教授），率直地問這位政治大學教授和蔣總統的關係，他答以「沒什麼」。

孔先生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實在受不住了。他把那位教授以及另一經常負責招待孔先生的廣池學園講師某君，共同請到他房間裏，鄭重地告訴他們說：「某君絕不是我們總統派來的，他和我們總統絕沒有關係，我們總統絕不做這一類的事！」於是那兩位日本朋友，帶着半信半疑的神情，諾諾而去。

筆者以沈重的心情，敍述此事，敍述此事的動機，絕非有意責備這位政大教授；相反地，筆者還很同情他，因爲：第一，此君之去日本與否，非他本人的權力所能決定。因而，他雖然被愛護我政府的國際友人疑爲總統所派的甚麼人，以致可能影響到我國的聲譽；但這責任實不應該由他負擔。第二，像日方招待孔先生等與一行所住的那種旅館，所吃的那種伙食，所用的那種交通工具，此君如果自掏腰包，則他所帶的一百美金的旅費，至多也不過能夠支持四天。因而，他不得不馬馬虎虎地也受日方的招待。

往者已矣！筆者誠懇地希望：以後如有此類事情，最好多加考慮，早作安排。免得臨急抱佛脚，以致發生不好影響。

原載「民主評論」，九卷四期（民國四十七年二月二十日），頁一一——一三
以筆名「書儒」發表。



楊振寧二三事

瘦小的身材，聰明的面貌，兩眼炯炯有神，對人恂恂有禮，平時則沉默寡言，談學則滔滔不絕；這就是由於糾正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而舉世聞名的楊振寧博士。

楊振寧在美國普林斯敦的住宅，和愛因斯坦的故居同在一條街上，街名是梅賽路。愛氏的故居是一一二號，楊氏的住宅則是二八三號；兩者相去，約有五分鐘的步行路程。他們是普林斯敦高深研究所的同事；不過，當一九五五年愛因斯坦去世時，楊振寧還不過是一個三十歲上下的小夥子。

當民國三十九年，胡適之先生擔任普林斯敦大學圖書館東方部主任的時候，有一天，在紐約到普林斯敦的公共汽車上，遇到了高深研究所的所長歐本海默博士。歐本海默對胡先生說：

「我們所裏有一位研究物理的年輕朋友，名叫楊振寧，你認得他嗎？」

「當然認得。」胡先生說：「他的父親叫楊武知，是北大的名教授，是我的老朋友。」

「不出十年，他必然能成爲一個世界知名的物理學家。」歐氏很肯定地說。

隔了七個年頭，在一九五七年，楊振寧和李政道，果然因糾正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得了諾貝爾獎金，而一舉成名。

楊振寧雖然是物理學家，但，他在本國文史方面的常識是相當豐富的。他尤其喜歡着本國的美術、考古、小說等類的圖書。在高深研究所他的研究室裏，雖然都是有關數學和物理學的著作；可是在他寓所的書房裏，卻大都是美術、考古的圖籍。

有一天他問我：「中國古代飲酒的爵，我所見到的，它們的把子都在右邊，有沒有在左邊的？」我想了半天，說：「我沒見到過。你怎麼想到這一問題？」

他笑了。「三句話不離本行，」他說：「我是研究相對論的；我注意到我國許多事物，都是對稱的；因而想到爵，它們是不是也對稱呢？」

一個晚上，高深研究所裏的中國朋友，在一塊聚餐。在座的人，除了我之外，他們都是物理家或數學家。飯後，大家聊天。他們談起了一些小說中的人物和情節，歷歷如數家珍。他們所談的那些小說，我不但於其內容一無所知，甚至於連書名也沒聽說過，不禁自慚形穢。原來他們是在研究數理科學之暇，以看小說來鬆弛他們的腦筋。

說到這裏，我覺得我們政府應該多選些小說，以及以輕鬆的筆調報導自由中國實況的書刋，充分的寄贈給去國已久的學者們——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學的學者們，一方面供他們鬆弛腦筋，另一方面可以使他們多多了解祖國進步的實況。

楊振寧博士的夫人杜女士，有頭痛病，多年來總是醫治不好。每當頭天晚上失眠，或氣候變化的時候，她的頭痛病便會發作。發作時只有倒在牀上，既不能講話，家裏也就不便會客。有些本國人士，想到楊家拜訪楊振寧，由於上述的原因，就有時被婉拒。因而，一些不知道實情的人，便不諒解楊氏夫婦。其實，那是錯怪了他（她）們。

楊夫人和她丈夫一樣，也是彬彬有禮的人。有客人到他們家裏去，楊夫人總是以點心招待；而且，她總是跪在地毯上替客人倒茶（茶几很矮，站着倒茶很不方便。）致使客人怪不好意思。她不但很和善，而且很有風趣。也是在一個聚餐的場合，大家談起某一個言行乖戾的青年。有人說，那個青年的母親很潑辣，他的父親在家裏沒有地位，因而他沒受到好的家庭教育，以致養成了他那乖張的個性。這時，楊夫人揷嘴道：

「那一家孩子的爸爸能在家裏有地位呀？」

說罷望着楊振寧笑了一笑。楊氏也報以微笑，表示他是P．T．T．的忠實會員。

楊振寧的確很會體貼他的夫人。當楊夫人頭痛之疾發作的時候，下午，小孩子放學回來，楊氏總是把他們帶到研究室，或者開車帶他們去遊玩，以免孩子們在家攪擾他們的媽媽。

楊振寧是很樂於給人們幫忙的。他是普林斯敦高深研究所中唯一的中國籍的永久研究員。永久研究員，對於臨時研究人員（半年的、一年的、二年的）有推薦之權，也有投票表決權。因而，不少的本國青年數學家，或物理學家，得進入高深研究所作臨時研究人員，都直接地，或間

接地受到了他的協助。

去年春天，我打算寫一篇短文介紹高深研究所的情況，他供給了我不少的資料。五月中旬，我到加拿大多倫多去後，他還複製了一份歐本海默所作高深研究所二十五週年紀念册的序文寄給我；同時，他又借到一本高深研究所第一任所長弗勒斯納的自傳，留在普林斯敦童世綱先生家裏，以待我歸來閱讀。因爲，我得到七月初才能由多倫多返美；而楊氏在六月上旬就要離開普林斯敦，到長島去就紐約州立大學教授的新職了。

這雖是一件小事，也可見他樂於助人的情形。

楊振寧在紐約州立大學的年薪，是四萬五千元，超過了任何大學校長的待遇。在美國兩千所大專院校中，能享受這樣優越待遇的教授只有十個人。無怪當楊氏接受這一聘約時，紐約時報曾以顯著的地位，刋載了這個消息。

但，楊氏所以離開高深研究所，似乎並不專是看在「孔方兄」的面上。他和歐本海默是最要好的朋友，而歐氏於去年六月辭卸了他那所長的職務。這可能也是楊氏離開普林斯敦的原因之一。

楊振寧既離開了高深研究所，歐本海默又辭卸了所長的職務；更不幸的是歐氏於去夏竟患了惡疾（喉癌）。將來我國的自然科學家們，想登龍門（高深研究所）的，可能會受到不少的影響。

原載「大華晚報」，五版，民國五十六年一月二十日

童世綱先生退休了

童世綱先生退休了！在美國圖書館界，這是一個重要消息。（六月二十九日普林斯敦時報，以巨大篇幅刊載特寫一篇。）童先生是武昌文華大學圖書館學系畢業的高材生。抗戰期間，曾服務於軍委會。勝利後，應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的邀請，在該館服務四年。民國三十九年，普林斯敦大學圖書館葛思德東方圖書部成立，胡適之先生以教授名義兼該部主任。次年，胡先生邀請童先生來該部相助為理。一年後，胡先生辭職；主任一職，便由童先生繼任。其後該部日益壯大，不久便成為分館；童先生繼續主持館務，到今月六月底退休為止。共計經歷了二十六年的歲月。

葛思德東方圖書館的基本圖書，是葛思德（Guion Moore Gest）的舊藏。葛氏是一位建築師，不識中文，他收藏了十萬册以上的中文書，其中有三萬多册善本。他之所以有此雅興，實出於一個偶然的動機。關於這事的詳情，胡適之先生曾有「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收藏」一文，作了詳細的敍述。原文是用英文寫的，發表於一九五四年普大圖書館年史的春季號。民國五

十四年，陳紀瀅先生譯成中文，以專書的形式出版。因此，關於葛氏收書的經過，這裏就不再贅述。

葛氏這批收藏，起初是運到加拿大的蒙持利爾（Montreal），存放在麥克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一九三七年，普林斯敦的高深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得到洛氏基金的資助，將這批圖書買來。高深研究所和普林斯敦大學，一向合作無間，於是以一元的代價，把這批書租給普大；租期是九十九年。

人所共知，普大是以數學、物理等學科享譽世界的。關於近東的研究，也非常著名。但，直到一九四九年，普大還沒有研究遠東的部門。一九五〇年前後，紐約和附近各州，有十位著名的哲學家，在紐約組織了一個俱樂部，每月聚談一次。那時普大的校長達茲（Horald Dodds）、和剛卸卻駐美大使之任不久的胡適之先生，都是這個俱樂部的會員。胡先生瞭解這批圖書的價值，因建議達茲以這批圖書爲基礎，發展東亞學術的研究。起初，達茲還有些躊躇，因爲鄰近幾所大學的圖書館，都早已有了東方圖書部；耶魯、哈佛的東方收藏，那時已有六十多年的歷史；哥倫比亞收藏東方圖書，那時也有了四十年。達茲恐怕不可能和那幾所大學爭一日之長。但，由於胡先生的力勸，以及李維（Marior J. Levy）教授的贊助，葛思德東方圖書部，終於在一九五一年的秋天誕生了。胡先生對於葛館的「催生」之功，在普大圖書館史上，是值得大書而持書的。

一九五二年秋，童先生接下這付沉重的擔子之後，眞是慘淡經營。起初，他唱獨腳戲；舉凡整理舊藏、採買新書、以及編目、登記、寫卡片，乃至於在書套上繕寫書名，都由他一手包辦。

後來，雖然漸漸地增添了一些助手，他依然夙夜在公，甚至在週末，也常常兀坐在辦公室裏。由於他的苦幹，在一九六〇年後，葛思德東方圖書部，已具有良好的規模；又由於當時普大圖書總館館長狄可斯（William S. Dix）的全力支持，和東亞學系牟復禮（F. W. Mote）、詹森（Marius B. Jansen）諸教授的大力贊助，東方部已獨立成爲分館；到本年六月底止，藏書量已超過了三十萬册；單就中文書而言，已達二十三萬餘册。所藏中文書，在北美（包括加拿大）各大學中，已躍居第二位；若就中文善本書而論，則無疑地是首屈一指。

十一年前，我初次來普林斯敦的時候，普大東亞方面的教學和研究，還只是歷史系的一個節目；六七年前，才發展成爲東亞學系。現在更是蒸蒸日上，去年評鑑的結果，在北美各大學的東方學系中，普大已高登第四位。就各大學東方學系的年齡來說，普大的東方學系，是最晚的晚輩；但只在數年之間，竟然後來居上。使一些前輩東亞學系，不免有後生可畏之感。東亞學系如此迅速地嶄露頭角，固有賴於葛館藏書之豐富；而葛館藏書所以能如此豐富，亦有賴於東亞學系諸教授之大力支持。二者互爲因果，相得益彰。

東亞學系和葛館所以能夠合作無間，最主要的是童先生瞭解東亞學系的師生們需要些什麼，也能虛心接受該系師生們的建議。葛館現有工作人員十八位，包括中、美、日、韓四國的男士和女士，他們都能仿效童先生的作風，於是葛館裏的情形是：採訪快捷，編目迅速，卡片齊全，服務週到。勤勤懇懇，一切爲支應學術研究而工作。童先生常說：「讀者總是對的。」他和他的同事們，眞能作到這一步。

由於童先生的卓越表現，在北美圖書館界，自然地成爲模範人物。一九七三年，他當選爲美國東亞圖書館學會的會長。讚揚他的文章，在美國，牟復禮教授的「介紹童世綱先生」（載於圖書館學報）、和 Miss. Donovan 的「一九五二——七七葛思德東方圖書的童世綱主任」（載於最近一期的美國東亞圖書館學會通訊）；在我國，則有陳紀瀅先生的「胡適、童世綱與葛思德東方圖書館」（載於傳記文學）；筆者也曾有「童世綱先生主持下的葛思德圖書館」一文，載於東海大學的圖書館學報。對於他辦理圖書館的成績，各有或詳或略的報導。

今年五月間，童先生已決定於六月底退休了，普大副校長利氏（A. Ress）教授，曾寫給他一封信，感佩他「非凡的成就」；認爲他的業績，「將成爲世世代代學生及學者們知識和樂趣的源泉」。六月七日，普大學舉行二百一十三屆畢業典禮，是一個數千人的盛大集會。其中有褒獎退休教職員的節目。在二十一位退休的教職員中，校長波文（W. G. Bowen），持別把童先生請到臺前，讚揚備至。事後，他並且寫給童先生一封信，大意說：

> 我願再一次謝謝你多年來給普大的貢獻，我們大家都知道你在發展葛思德圖書館方面，所完成的非凡的工作。它是世間稀有的寶藏，而其所以如此，絕大部分都應該歸功於你。你給予我們的東亞學術研究工作一種特出的貢獻；所有認識你的人，對於知識的成果，因而具有崇尚品質和衷心尊重的態度。

這些由衷的讚頌，絕非溢美之辭。

東亞學系主任，除了以盛大酒會表示惜別之意以外，還精心設計了一個銅牌，釘在葛館的目

錄櫃上，上面刻着幾行字，是說：

凡是利用葛館圖書的人，都應該感謝童世綱先生對於此館的貢獻。

東亞學系的教授們，又持製了一種書籤，由牟復禮教授的夫人陳效蘭女士繪製圖案，陳大端教授撰一對聯。現正籌募經費，準備購買珍本圖書，把這書籤的影本，夾在每一部書裏，用來紀念童先生的功績。

這些，不但是童先生個人的光榮；而且，由於他卓越的成就，以致在美國人心目中，也增高了中國人的地位。

童先生所以這樣鞠躬盡瘁地工作，除了固守職業道德以及爲中國人爭面子兩種信念之外，他還另有用意。他希望以實際的工作來發揚中華文化，並促進中美文化的交流。關於後者，他經常地、義務地，協助我駐美使館辦理一些文教工作。關於前者，凡是與中華文化有關的書籍，他有聞必購；凡是有志研究中華文化的人，他儘量予以閱書的方便，乃至個人私事的協助。他不喊什麼口號，只是默默地工作。舉例言之，當毛共發動批林批孔的時候，他舉辦了一個孔子學說展覽。美國人士，看了這項展覽之後，自然了解到孔子的偉大，也自然了解到毛共的謬妄。因此，中美協會（會長是于樞機主教）於一九七四年發給童先生一個獎狀，以褒揚他在發揚中華文化、促進國際文化交流方面的功績。

明天，童先生就要離開他固守了二十六年的崗位了！無數的人都懷着悵惘的心情；同時，無數的人也都躭心將來葛館的發展。筆者也忘記了自己的拙劣，情不自禁地作了一首七律，以慶賀

他的榮休：

卅年勞勩效長恩，海外螂嬛寄此身。
業繼績溪宏册府；功留葛館惠儒林。
石渠勇退人猶健；雲夢思歸志期伸。（童先生，湖北人。）
我欲共君同發願，臺員勝境結爲鄰。

六十六年六月三十日於普林斯敦大學

原載「聯合報」，十二版，民國六十六年七月十四日

讀老劄記



體道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

道，說；常，常久不變。言道可以說者，非常久不變之道。

淮南道應訓：「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韓非子解老：「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惟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

名可名

名，名之。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常，古與尙通，上也。（兪說）。按：崇尙也。
兪云：「言尙無者，欲觀其微也；尙有者，欲觀其歸也」。
王弼云：「妙者，微之極也。」
憨山云：「徼，猶邊際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王弼云：「同出者，同出於玄也。……玄者，冥也；默然無有也」。

衆妙之門

衆妙皆從此出。

養身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言將作僞。

美，指物；善，指事。斯，乃。已，語已詞。

長短相形

形，形容（顯露）。王弼本作較，與傾韻不叶。

高下相傾

按：傾，仆倒也；猶言低下也，言有高始見下之低，與前後相隨句法同。

萬物作焉而不辭

按：作，興起也。

俞云：「不辭，猶不言，卽上文所謂行不言之敎者」。按：不辭，仍以河上公解爲佳，參卅四章。

爲而不恃

不恃，不恃己能。

安民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

王注：「賢，猶能也。」

是以聖人治

王本治上有之字。

虛其心，實其腹

王注：「心懷智而腹懷食。」

弱其志

按：志，意也，弱其志，意志低微而無奢望。

常使民無知無欲……則無不治

下文云：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使民無知無欲（無爲），則無不治。

無源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沖，說文引作盅，云：「器虛也。」俞云：「盅訓虛，與盈正相對，作沖者叚字也。」

按：道沖而用之，猶器物之「無之以爲用也。」然器之用可盈，而道之用不可盈，故云：或不盈。

淵乎似萬物之宗

憨山云：「宗，猶依歸也。」

挫其銳，解其紛

挫，折也。銳，鋒芒也。

紛，紊亂也。（治絲益紛）參五十六章。

湛兮似若存

湛，深沉也。揚雄文：「反湛身於江皐。」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廿一章）

象帝之先

象，似。

虛用第五

天地不仁

按：老子以不仁爲貴。

以萬物爲芻狗

「結芻爲狗，用之祭祀，旣畢事則棄而踐之。」魏源說。（本莊子天運篇）

按：芻狗義以河上公及王注說爲得。

按：任其生死，不加以施爲。

聖人不仁

按：此老子所謂聖人。

以百姓爲芻狗

按：不加以教養。

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

槖，囊屬。籥，樂器似笛。或云：槖籥，冶工所用之風箱也。

多言數窮

窮，不通。

不如守中

按：中，心意也。守中，謂保持其意而不言也。詩序：「情動於中。」疏：「中，謂中心。」

成象第六

谷神不死

按：谷神，葢謂空虛之神，玄冥也。牝，猶母也；所以生物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物所從出，故曰門。天地根，天地亦從之出。

綿綿若存

謂谷神。

用之不勤

按：用之，謂谷神生萬物也。任其自然，不假施爲，故曰不勤。王注訓勤爲勞，言萬物用之而不以爲勞也。亦通。

韜光第七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

按：自生，謂自營其生，亦卽私其生也。

易性第八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按：處下，故云不爭。

處眾人之所惡

王注：人惡卑也。

故幾於道

幾，近。

居善地

善地，卑下之地。

心善淵

如止水之靜

與善仁

按：與，施與也，善利萬物，故曰仁。

言善信

按：潮汐有定時，故曰信。

正善治

正，讀爲政，按：爲政能謙下，則治必善。

運夷第九

持而盈之

按：保持之使盈滿。

揣而銳之

說文：「揣，………一曰捶之。」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天道虧盈而益謙。

能爲第十

載營魄抱一

楚辭遠遊：「載營魄而登遐兮」。王注：「抱我靈魂而上升也」。以抱訓載，以靈魂訓營魄。

丁氏箋注：「一者，道也。……一字，乃道家口口相傳之隱語耳」。

能無離

離下王本有乎字，淮南本同。

專氣致柔能嬰兒

丁氏箋注引朱子云：「專，非守之謂，只是專一無間斷。」按：嬰兒體柔，以喻性柔。

王本兒下有乎字，淮南本同。又疵、知、雌、知下並有乎字。

滌除玄覽能無疵

丁氏箋注：「玄覽，心照妙理也。」

愛民治國能無知

愛民治國能無知之知，唐景龍碑本作爲，是。

天門開闔能無雌

兪云：「天門開闔能無雌，義不可通，蓋涉上下文諸句而誤，王弼注云：言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是王弼本正作能爲雌也」，唐景龍碑本作爲雌。

無用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

「輻條的數目，因時代有所不同，大體殷代十八條，西周二十一或二十二條，春秋二十五條，戰國二十六條，由少漸多。」（新中國的考古收獲，頁五八）

編者按：此條見於原書所附之浮簽。

埏埴以爲器

丁氏箋注引馬敍倫曰：「說文無埏字，當依王本作挻，而借爲摶」。挻，音羶。

說文：「埴，黏土也」。

故有之以爲利

丁氏箋注云：「車載重行遠，器所以貯藏，室、人所寢處。此三者，皆所以爲天下利也」。

檢欲第十二

五味令人口爽

王注：「爽，差失也」，魏源云：「謂失正味也」。

猒恥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魏源老子本義云：「寵，榮也，貴重也，世人不知辱之爲辱而寵之，不知患之爲患而貴之。是榮其辱而貴其患也。若驚，甚言其寵也。若身，甚言其貴也。」按：辱，葢謂榮名之屬。大患葢謂爵位之屬。

開首兩句，應取憨山說。

何謂寵辱

一本辱下有若驚二字。

辱爲下

王本辱作寵，是。老子以榮名爲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得之若驚，喜而驚；失之若驚，憂而驚。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

按：以，已通；已，此也。言貴此身以爲天下者，乃可寄託之以天下也。王本寄下託下並無於字，是。言可以天下寄託之也。

贊玄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王注以「無狀無象」訓夷字。

搏之不得名曰微

搏，執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丁氏箋注：「言無從分別，故復混而爲一」。

繩繩不可名

繩繩，緜緜不絕皃。

無物之象，是爲忽恍

無「物」之象，物本或作「象」。

道之爲物，惟怳惟惚（廿一章）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丁氏箋注引劉師培云：「有，卽域之假借字。有，通作或，或卽古域字。詩商頌玄鳥：『奄有九有』。毛傳：『九域九州也。』國語楚語：『共工氏之霸九有也。』韋注：『有，域也』。並其證。」

丁氏箋注引馬敍倫云：「或，本字，域國均後起字。」

是謂道紀

丁氏箋注：「道紀，卽道基也。馬敍倫曰：紀借爲基。詩終南：『有紀有堂。』毛傳曰：『紀，基也。』」

紀，唐景龍碑本作己，按：疑當作已。

顯德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

爲士之「士」，傅奕本作道。後漢書黨錮傳注引亦作道，是。

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容，形容。

與兮若冬涉川

與兮之與，王本作豫，葉夢得巖下放言云：「先事而戒謂之豫」。

猶兮若畏四隣

猶，獸名。

儼兮其若客

儼，莊嚴。

渾兮其若濁

渾，混也。

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俞云：「蔽乃敝之叚字，……永樂大典正作敝」。按：敝，殘舊也。

歸根第十六

至虛、極，守靜、篤

至，王本作致。按謂致力。極，至也。篤，純也。

吾以觀其復

復，返也。

夫物芸芸

芸芸，盛多皃。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

按：常，久而不衰也。

不知常萎作，凶

萎，他本皆作妄，是。

知常、容

丁氏箋注：「知常則善惡兩忘，物我無間，何所不容！」

公乃王

衆皆歸往。

淳風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無爲之君。

丁氏箋注：「下，下民也。」

其次侮之

河上公注：「禁多令須。」須當作煩。

信不足焉

河上公本此句下脫「有不信焉」四字。

猶兮其貴言

猶兮，王本作悠兮，是。

貴言，不肯輕易發言也。

功成事遂

遂，成。

百姓皆謂我自然

按：我，百姓自我也，言百姓皆謂「此我自然如此，非君之力也」。

俗薄第十八

知惠出，有大僞



惠，他本皆作慧，是。

六親不和有孝慈

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亦見管子。

還淳第十九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

三者，指聖智、仁義、巧利言。「以爲文不足」，傅奕本作「以爲文而未足也」。按：言三者止以爲文飾而已，而未足以治也。（本丁氏箋注）

故令有所屬

徐大椿注：「故令其別有所屬：意如下文所云也。」

異俗第二十

絕學無憂

丁氏箋注：「絕學則無爲，無爲則無累，故無憂」。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按：人之所畏二語，謂常人。言常人見他人所畏者，己亦以爲不可不畏，人所畏者，絕學與不分善惡等是也。

荒兮其未央哉

按：荒，迷亂也。央，止也，已也。

眾人熙熙

熙熙，悅樂皃。

我獨怕兮其未兆

說文：「怕，無爲也。」，或作泊（王本），澹泊也。

按：未兆，謂無喜怒之跡象。

如孾兒之未孩

丁氏箋注：「孩，本作咳，說文，小兒笑也，若嬰兒未能笑之時」。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乘，王本作儽儽，廣雅云：「疲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

若昏，一本作昏昏。

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悶悶，一作閔閔，昏暗也。

忽兮若海

忽兮，王本作澹兮，水搖皃。

按：澹，靜皃。

漂兮若無所止

漂，王本作飂（音劉），高風也。

而我獨頑似鄙

似、以古通，以猶而也，似鄙，而鄙也，俞有說。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魏源注：「食母，見禮記內則篇，卽乳母也」。按：貴食母，卽爲腹不爲目之意。

虛心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容，包容。因唯道是從，故無不包容。

忽兮怳兮，其中有像

王本怳作恍，忽作惚，像作象。

按：象，影象也。

怳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窈冥，幽暗皃，魏源注：「恍忽，似有似無，窈冥，則全不可見」。

莊子：「至道之精，窈窈冥冥」。

按：象、物、精，皆謂道也，象非形，物則有形，精則更勝於常物，其中有信，言其中信有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名，謂道也。

以閱眾甫

俞云：「甫與父通，眾甫者，眾父也，……眾父者，猶云萬物母，天下母也，莊子天地篇：可以爲眾父，而不可以爲眾父父」。

按：閱，容也（義見詩谷風毛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父出於道，故云。

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

然，謂出於道也。

益謙第二十二

曲則全

曲，委。

枉則直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弊則新

弊，王本作敝，草木凋敝，至春而新。

多則惑

丁氏箋注：「凡事多端，則雜而生惑。」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王注：「一者，少之極也。」抱一語，已見第十章，一者，道也。

不自見故明

徐大椿注：「其智愈周。」

不自是故彰

徐注：「其德愈顯。」

不自伐故有功

徐注：其功愈著。

不自矜故長

按：其祿位保持愈久。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按：末句意謂能曲則全誠歸之也。

虛無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悠兮其貴言。

河上公注：「希言者，是愛言也。」愛言，愛吝其言。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徐大椿注：「飄風驟雨，乃天地不自然之氣，故不能久。」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俞云：「下道者二字，衍文也。」「引淮南道應訓所引老子不叠道者二字爲證。

失道而後德。

徐大椿注：「從事，謂學道也，所學者道，故同於道，失道而後德，德爲道之次；所學者德，則亦同於德，德之下皆爲失；所學者失，則無德而不失矣。」

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

失之，他本皆作得之，是。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徐大椿注：「必我之信先不足，而後人之不信隨之。」

苦恩第二十四

企者不立

跂，王本作企，首二句言欲上人先人者皆自取辱。不立，立不久。

跨者不行

跨，邁大步；不行，行不遠。

自見者不明

自見，不採納他人之見。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多餘曰贅。

物或惡之

物，括人言之。

象元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

混，猶囫圇也。

寂兮寥兮

丁云：「無聲不可聞，無色不可見，故曰寂寥。」

王注：「寂寥，無形體也。」

獨立而不改

不改，不變。

周行而不殆

釋文：殆，怠也。

大曰逝

周行，故曰逝。

逝曰遠，遠曰反

不怠，故曰遠，後爲人所由，故曰反。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謂王。

陳修句解云：「道以自然爲歸，故云道法自然。」

徐大椿注：「地載人，天包地，道統天，其大有等，故遞相法也。」

重德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重，指身；輕，身外物。靜，指性命；躁，嗜欲。

丁氏箋注：「重可載輕，靜可制動。」

淮南主術篇注云：「躁，動也。」

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

釋名：「輜車，載輜重臥息其中之車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按：榮觀，華美之景物也。

燕，安。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失臣之臣，王本作本，本，根也。

輕，不重其身，躁，妄動。

巧用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

轍迹，憨山解：「猶言痕迹。」

嚴氏纂解：「不行之行，是善於行。」嚴氏纂解：「行不言之教……不言之言，是善於言。」

又：「讁，通謫，過也。」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釋文：「楗，距門也。」即拒門之木。丁氏箋注引宋范應元云：「橫曰關，竪曰楗。」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約亦繩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嚴氏纂解：「善者吾善之，故曰常善救人，不善者吾亦善之，故無棄人。」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憨山解：「物，猶事也。」

是謂襲明

徐大椿注：「襲，重也。」憨山解：「襲，承也，猶困也。」按：襲，包裹也，猶隱藏也。

是謂要妙

魏源以「至要不煩，至妙不測」釋要妙。

反朴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

徐大椿云：「雄者剛強，雌者柔弱，知剛強之道，而寧自居於柔弱，則天下皆流而歸之，如谿壑之能受物也。」

常德不離

徐大椿注：「常德者，自然之德。」

復歸於孾兒

孾當作嬰。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谷空能容物。

復歸於朴

丁氏箋注：「歸於樸，卽抱一也。」按：朴乃混然一物，器則各有專用。

朴散則爲器

魏源云：「守雌，不求勝也，守黑，不分別也。守辱，無歆豔也，朴不可以一器名，及太朴既散，而後形而上之道，爲形而下之器矣。」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用之」之「之」指未散之朴言。

故大制不割

割，分散也，指朴言。

說文：「制，裁也。」又：「裁，製衣也。」制，作。

無爲第二十九

吾見其不得已

已，語詞。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

天地與其他定形之器不同，故曰神器：陳修說。

執者失之

執，守持也。

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

按：或行等數語，意謂一有作爲，必有不平。

隳，墮之俗體，墜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魏源注：「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惟因其自然而已。」

儉武第三十

其事好還

還，猶言報應。

善者果而已

陳修注：「果，是效果。」按：果而已，意謂惟在得其效果而已，言不必以兵爭，自有致勝之道也。

偃武第三十一

夫佳兵不祥之器

讀書雜誌：「佳，當作隹，字之誤也，隹，古唯字也。」元大德三年道德經幢（在寶雞）正作隹。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

恬惔爲上

恬，靜也。惔，王本作淡，或作澹，恬淡，淡泊無所營爲也。

勝而不美

不以勝爲美。

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以勝爲美者，是樂殺人。

吉事尙左，凶事尙右

檀弓上：「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尙右。二三子亦皆尙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尙左。」按：賓階在右（西），阼階在左（東），是通禮亦尙右也。

殺人之衆

之衆，王本同，他本多作衆多。

聖德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

按：道常無名，言道之常者無名也，「可道者非常道」「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故云。

朴雖小，天下不敢臣

參二十八章。

萬物將自賓

堯典馬注：「賓，從也。」

始制有名

按：制，作也，言始制爲名字也。

名亦既有，天亦將知之

他本天作夫，之作止，下止字同。是。

按：既有名，則已失其樸，是可以知止而不必更有所營爲矣。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與，他本皆作於，是。

按：言道在天下，譬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任成第三十四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

說文：「氾，濫也。」王注：「言道氾濫，無所不適。」

徐大椿注：「氾濫周流，左右無方也。」

功成不名有

按：名有，謂名其功爲己有也。

常無欲，可名於小

按：道微妙，故可名爲小。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王本作「以其終不自爲大。」

仁德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徐大椿注：「大象，所謂無象之象；往，謂歸往。」

往而不害安平太

太，泰通。康泰也。

樂與餌，過客止

丁氏箋注：「樂，鐘鼓之樂也。餌，飲食也。」

微明第三十六

將欲噏之

噏，或作翕，或作歙。

必固張之

丁氏箋注引馬敍倫云：「固，讀爲姑且之姑，韓非說林上：周書曰：將欲取之，必姑予之。是其證。」

將使弱之

「將使」，他本皆作「將欲」。

是謂微明

按：微，隱暗也，微明者，似隱微而實明也。

魚不可脫於淵

按：水至柔，故不可脫。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按：利器，指上述四事，以皆柔勝剛之道也。

爲政第三十七

化而欲作

作，爲也。

亦將不欲，不欲以靜

按：不欲，承上文「欲作」言。言不欲有作爲也。不有作爲則靜，故云以靜。釋詞云：「以，猶而也。」

又按：欲，慾望也。作，興起也。不欲，無願望也。亦通（本憨山說）。

編者按：本章末先生題有「四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籀讀至此，鵬識」等字。

論德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

按：道無上下，而德有上下，故道高於德。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無以爲」，韓非解老，文選魏都賦注，及傅奕本皆作「無不爲」，是。

王注：「無以爲者，無所偏爲也。」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下德有心爲德，故有爲。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憨山云：「仁義皆出於下德……但上仁無恃爲之心，故云無以爲。」

則攘臂而仍之

攘臂，袒臂也。仍，王本作扔，廣雅：「扔，引也。」

前識者道之華

前識謂智。

憨山解：「前識……謂明見利害於未然者。」

是以大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

丁氏箋注：「處厚不處薄，謂貴德而不尙禮；處實不處華，謂體道而不用智，彼謂薄華，此謂厚實。」

法本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

一，參第十章「抱一」注。

侯王得一以天下爲正

憨山解：「正，猶長，所謂君長也。」呂覽高注：「正，主也。」正，或作貞。

其致之

傅奕本致之下有「一也」二字。

地無以寧將恐發

丁氏箋注引劉師培云：「發讀爲廢，說文曰：廢，屋頓也。」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

蹷，顚仆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轂

轂，他本皆作穀，二字通，不穀，不祿也。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王注：「玉石琭琭珞珞，體盡於形，故不爲也。」
丁氏箋注：「琭，玉皃。落落，石堅皃。」
按：言不必分辨太淸也。

去用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徐大椿注：「相反之處，乃道之動機。如春暖欲至，先有冬寒是也。」又云：「弱者，乃道之作用，如將取先與之類是也。」

按：反，還也。反還，謂歸根也，歸根曰靜。靜，虛無也。無又生有，故曰動。

按：反，翻也，如將噏固張，將弱固強之類。

同異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見之眞，信之篤。

故建言有之

王注：「建，猶立也。」

夷道若類

類，他本作纇。丁氏箋注引易順鼎云：「纇，不平也，纇與夷正相反，故曰夷道若纇。」

大白若辱

辱，或作黷，黑也。

建德若偷

偷，一作媮，惰也。

質眞若渝

眞，或作直或作貞。作貞是。

大音希聲

聽近不聞名曰希（十四章）

夫唯道善貸且成

丁氏箋注：「貸，施與也。成，謂物賴之以成功也。」

道化第四十二

道生一

按：一，謂渾沌，猶易傳所謂太極也。

冲氣以爲和

按：和，調協也。爲，猶成也。言以冲虛之氣以成其調協之道。

强梁者不得其死

莊子山木篇：「從其強梁。」釋文：「強梁，多力也。」

徧用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按：馳騁，意謂任意奔馳而無礙也。

立戒第四十四

身與貨孰多

按：漢書何式傳集注：「多，重也。」

其愛必大費

按：愛，吝惜也。

洪德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

盛德若不足。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按：躁，動也。動則身暖，故勝寒。

姚氏章義：「躁動者使吾體和，不必附火而溫能勝寒矣。靜者使吾氣定，不必當風而勝熱矣，皆清靜之道也。」

躁、靜皆有意爲之，寒熱皆得其偏，故不如清靜無爲也，本憨山說。

按：老子尙寂寞而惡煩熱，故云清靜爲天下正。

儉欲第四十六

卻走馬以糞

卻，退也。以馬治田。

知足之足，常足

知足之足，別於不知足者之足而言。

鑒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智周萬物。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利令智昏，物欲蔽而心暗。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無爲而成

易繫傳：「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忘知第四十八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按：有事、無事，謂有爲、無爲也。

任德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

胡氏述義云：「道有常而心則無常」。

以百姓心爲心

胡氏述義云：「此明心無常之故」。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善之，謂善遇之。（本憨山說）

聖人在天下怵怵

怵怵，王本作歙歙，云：「歙歙焉，心無所主也」，或作惵惵，乃歙歙之異文（劉師培說）

爲天下渾其心

爲，治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故云渾其心。

貴生第五十

出生入死

魏源注：「天下惟生死二者，出乎生則入乎死矣」。莊子以出爲生，入爲死，丁氏箋注，胡氏述義並有說，按：出生入死，猶言生生死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王注：「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亦十分有三耳」。按：人之生云云，謂人本欲取生道，及其動也，乃之於死地，如是者亦十有三也。

按：生之徒，謂順其自然而生者；死之徒，謂因疾病而早世者，動之死地，謂求生太過而反死者。十之三，猶三之一也。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生生，養生也。此二語，承人之生二語言。

入軍不避甲兵

避，他本作被。

兕無投其角，虎無所措爪

他本投上有所字，措下有其字。

養德第五十一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命，令也，言道德之尊貴，由於自然，不由命令也。

成之熟之

成、孰，王本作亭、毒。按：文選謝靈運詩注引蒼頡云：「亭，定也。」廣雅：「毒，安也。」

歸元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始謂道，「道生之」，故爲天下母。

既知其母，復知其子

王本作「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塞其兌

憨山解：「兌，爲口；門，乃眼、耳，爲視聽之根。」

參同契云：「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旋曲以收視，坎乃不用聽，兌合以不談，希言順鴻濛」，以兌爲口。

閅其門

閅當作閉。

終身不勤

憨山解：「勤，勞也。」

見小曰明

小，微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

憨山解：「光，道之用也。明，道之體也。」徐大椿注：「用其光以照萬物，而不爲物眩以失其明之體，則常能自見，必不罹於殃咎。」

是謂習常

習，因也，他本或作襲，義同。

益證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按：廣雅：「介，獨也」，謂天使我單獨的有知也，行於大道，言由大道而行也。

憨山解：「介然，猶些小，乃微少之意，蓋謙辭也。」亦通。

唯施是畏

姚氏章義：「施者，不塞其兌而遺身殃者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按：徑，小道也。

朝甚除

王注：「朝，宮室也。除，潔好也。」

是謂盜夸

呂覽下賢篇注：「夸，詑而自大也。」按：盜夸謂盜取人物以自誇大之人也。夸，又有泰義，見史記賈誼傳臣瓚注。盜夸，韓非解老作盜竽，姚鼐謂其雖古亦不可從。

修觀第五十四

子孫祭祀不輟

言歷世永久。

修之於國，其德乃豐

國，疑古作邦，與豐叶韻。

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諸本何上有吾字。

玄府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王注：「赤子無求無欲，不犯衆物。」

猛獸不據

丁氏箋注：「以爪拏案曰據。」

玃鳥不搏

玃，諸本作攫，搏取也，攫鳥，謂鷙鳥。

筋柔而握

筋當作筋。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

峻，小兒陰也，或作全。

知常曰明

參十六章。

益生日祥

日，諸本作曰，下同。

憨山解：「祥，妖也，言益生反爲生之害也。」

心使氣日强

丁氏箋注：「心使氣則外皃強梁，與修道最爲背馳。」

物壯將老

將，諸本作則。

玄德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

知者不言，知，讀如字。王注：「因自然也。」希言自然，悠兮其貴言。

挫其銳，解其紛

憨山解：「遇物渾圓，不露鋒芒，故曰挫其銳；心體湛寂，釋然無慮，故曰解其紛。紛，謂紛紜雜想也。」參第四章。

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

按：以上數語，意謂役物而不役於物。

淳風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正，謂無爲，四十五章云：「清靜爲天下正。」

按：國與天下對言，則國謂諸侯之國。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憨山解：「此，指下文有事而言。」

順化第五十八

其民醇醇

醇醇，朴質皃。

其政察察

按：漁父辭：「孰能以身之察察」。五臣注：「察察，潔白皃。」引申當有明察之義，所謂以察察爲明也。

其民缺缺

按：缺缺，不足之皃。

孰知其極，其無正

按：極，正也。猶善也，禍福互相生，孰能知禍善乎抑福善乎。故云：其無正邪？

他本「無正」下有邪字。

善復爲訞

訞，他本皆作妖。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方而不割，按：言聖人之方，乃由於自然，非因割截而成也。下三句視此。又按：方必由於割，方而不割，是以不方爲方也。（下視此）此卽和光同塵，故無禍福之倚伏。

廉而不害

廉，角棱也，害，諸本作劌（音穢），傷害也。

光而不曜

按：曜，光之照射也，光而不曜，意謂以不光爲光也。

守道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

魏源注引蘇轍云：「嗇者，有而不用也，歛藏其用，至於沒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

夫唯嗇是謂早服

按：服，從事也。

早服謂之重積德

魏源注引朱子云：「早服是謂重積德者，言早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

重積德則無不剋

剋，他本皆作克。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徐大椿注：「所以能有國之道，即所謂母也。」

是謂深根固蔕

蔕，或作柢。

居位第六十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憨山解云：「若以道德君臨天下，則和氣致祥，雖有鬼而亦不神矣。不神，謂不能爲禍福也。」又云：「且鬼神非無，……但只爲民之福，不爲民害，故曰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耳。」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徐大椿注：「鬼神之不傷人，由於聖人之不擾害乎民；則鬼神之德，皆聖人之德也。故民皆歸德於聖人，而鬼不與焉。」

謙德第六十一

天下之牝

天下之牝，王注：「靜而不求，物自歸之也。」虛而能受。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取小國，小國附之；取大國，大國容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而取，猶言被取也。

爲道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

室西南隅曰奧，深邃之處也。

不善人之所保

丁氏箋注：「道爲不善之人所倚以自保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淮南道應、人間兩篇，並引作：「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是。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

丁氏箋注引吳澄曰：「拱璧，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徐大椿注：「天子立則必用三公爲輔，其聘三公也，先之以拱璧，而後駟馬隨之。」

按：拱璧言其富，駟馬言其聲勢顯赫。先猶前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耶？

日，他本皆作曰。

「以求得」，唐景龍碑本及傅奕本並作「求以得」，俞云：「言人能修道，則所求者可以得，有罪者可以免也。」

恩始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

憨山解：「凡有爲，謂智巧。有事，謂功業。有味，謂功名利欲，……聖人去功與名，釋智遁形，……是去其大者，而取其小少。……故大其小而多其少也。」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

徐大椿注：「難事先於易時圖之，大事先於細時爲之。」又：「所以聖人終身不爲大事。當其細時，聖人已先爲之。」

多易必多難

多易，視事多易爲也。

守微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

持，支持。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聖人之所過

憨山解：「若夫眾人之所欲者，功名利祿、玉帛珍奇，所學者，權謀智巧。……皆其過也。……聖人離欲釋智，以復眾人之過耳。」

淳德第六十五

知此兩者亦楷式

楷，王本作稽。

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丁氏箋注：「人皆欲智而我獨欲愚，是與物情反矣。相反於物，乃順於道，是謂大順。」

後己第六十六

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

按：不重，言不以被壓抑而覺其重，不害，言不覺其障碍之害也。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

我下諸本有道字，是。

按：肖，似也。不肖，今語所謂不像，意謂不像世人所謂道。

若肖久矣其細

其細下，諸本有「也夫」二字，王注：「久矣其細，猶曰其細久矣。」

一曰慈

老氏賤仁而貴慈，

慈故能勇

徐大椿注：「慈則殺伐出於不得已，故威武莫敵。」

儉故能廣

王注：「節儉愛費天下不匱，故能廣也。」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按：二十九章云：「天下神器」。本章器字，疑亦指天下言，成器長言爲天下之主耳。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按：天將救之二句，言天將救助某人或某物，則必以慈道護衛之也。

配天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

王注：「士，卒之帥也。」

善戰者不怒

按：戰以怒爲主，而善戰者則不怒，言以不戰弭兵也。

善勝戰者不與

勝戰之戰，諸本皆作敵，是「與」，傅奕本作「爭」，河上或本作「與爭」。

善用人者爲下

爲下，諸本有「之」字。是。

古之極

按：極，法也；猶言道也。

玄用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按：主謂主動，客謂被動。

是謂行無行

上行字謂用兵，下行字讀如珩，行陣也。（本丁氏說）

王注：「行，謂行陣也。」

上衎字，布置。

仍無敵

仍，王本作扔，引也，按：意謂誘敵也。

輕敵幾喪吾寶

王注：「寶，三寶也。」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王注：「抗，舉也。加，當也。」

按：哀者，謂可憐者，亦即使人同情者。

知難第七十

言有宗，事有君

憨山解：「宗、君，皆主也。」按：主，謂道也。

知病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知不知，謂知之而若不知；不知知，謂不知而自以爲知也。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病病，以病爲病也。

愛己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諸本大上有則字。

按：首二語言民不知當政者有威可畏，則當政者之大威至矣，言民皆服之也。

無狹其所居

按：狹，隘也，作動詞用，猶扼制也，所居謂所爲。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陳修注：「說文：『厭，笮也』……卽壓榨。」

按：後厭字，惡也。

任爲第七十三

天之所惡

惡，敢也。

繟然而善謀

憨山解：「繟，音闡，舒緩也。」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恢恢，廣大皃。

制惑第七十四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憨山解：「若民果有畏死之心，但凡有爲奇詭之行者，吾執一人而殺之……如此，誰又敢爲不法耶？」

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

丁氏箋注：「司殺者，造物也。」兩「殺者」下，諸本皆有「殺」字，是。

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諸本手上有其字，一本手下有者字。

貪損第七十五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

憨山解：「厚，重也。」按：求生厚，謂厚自奉養也。

按：老子雖重養生，然尚儉而不厚生。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忘其身而後身存。參莊子養生主。

戒強第七十六

是以兵强則不勝，木强則共

共，王本作兵，言以斧斤加之也。列子黃帝篇、淮南原道篇，並引作「兵強則滅，木強則折。」

天道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有餘者二句，承上二句之喻，指天道言。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言孰能以其有餘以奉天下乎？唯有道者能之也。

其不欲見賢

見，表現也。

任信第七十八

其無以易之

按：易，更易也。言無有更佳之物可以易水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

憨山解：「當時諸侯兩相構怨，霸者主盟而爲和之。大怨既和，必有責報；報之不至，而怨亦隨之，是有餘怨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憨山解：「契，貸物之符券也。……貸者執右，物主執左，所以責其報也。」不責於人，不責其報。

按：怨由於爭，既執左契而不責其報，則無事矣，無爭則無怨，故勝於和大怨。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按：孟子引詩「徹彼桑土」，趙注：「徹，取也。」此二語意謂有德者但執左契而不望人之報（留把柄而已），無德者則專司取償也。

獨立第八十

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

伯下諸本無人字，此人字，衍文也。按：什伯，十倍百倍也，什伯之器，利器之用勝於常器十百倍者也，如桔槔於甕之類。

顯質第八十一

知者不博

抱一，故不博。

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魏源注引吳澄云：「不積，謂虛而無有也，虛而無有，故所應不窮。」

莊子天下篇論老子云：「以有積爲不足。」又云：「無藏也，故有餘。」

編者按：本章末先生題有「四十五年八月三十日讀訖　翼鵬」等字。

參考書目

河上公章句二卷
王弼注二卷　古逸本
徐大椿注二卷
老子章義二卷　姚鼐
老子考證一卷　湯仰暉
老子道德經箋注一卷　丁福保
老子述義二卷　胡遠濬
增補老子古義三卷　楊樹達
讀書雜志（餘編）　王念孫
諸子平議
古本道德經校刊　何士驥
老子本義二卷　魏源

老子新考述略二卷　楊家駱
道德經白話解說二卷　江希張
老子白話句解二卷　陳修
白話老子讀本二卷
老子新讀二卷　倪直明
老子章句新編纂解　嚴靈峯
老子微旨略例一卷　王弼
老子衆說糾繆一卷　嚴靈峯
老子想爾注校箋　饒宗頤
老子哲學　張起鈞
老子道德眞經解三卷　憨山大師
王寒山注二卷

編者按：本參考書目原浮貼於先生批本老子卷首，今移此。